



冰眼看日本

● 冰冷雨天

作者是定居日本的中国人，以一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的眼光观察日本社会，可以帮助大家增加对日本社会的了解。

一. 土头土脑的自民党

题目有点奇怪，日本不是发达国家吗？“发达”好像就有点意味着“洋气”，怎么会跑出来一个“土头土脑”的自民党呢？你还真别说，日本就是土！不止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这么说，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在这点上都这么认为。推而广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点土头土脑，起码照中国的对“土头土脑”的定义来说。

有个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題：怎么能够最简单地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想了好一会儿，回答他说：有一个很方便而且有效的方法，到乡下去一趟，乡下人日子过的比城里人好的，那就是发达国家，反之就是发展中国家。我去过的意大利，德国，日本全是这样。

别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敢说。但是日本则全是因为有了一个自民党，其实我看自民党改名农民党更合适。为什么？很简单：乡下出身的人当权。他们只代表农民的利益。

为什么会这样？理由也很简单。日本人讲究论资排辈，总理，各省的大臣都是由政治家也就是议员出任（大臣有时候由民间人士出任的，但很少。）当大臣，当总理得讲究你当选了几回？你有没有把握下次再当选？总不能出现大臣，总理选不上的笑话吧。其实这种笑话也有，不过真是凤毛麟角罢了，起码作为执政党得防止这种事的发生你说是吧？那可是形象问题。

这样一来，乡下人的优势就出来了。城里人脑子灵活，喜新厌旧。今几个喜欢张三，明几个保不准就觉得李四长的更秀气。如果看谁都不顺眼的话，那这次选举就不去了，您的选区如果是在城里的话，下次您还能不能选上，说实话把握不大。而乡下人呢？村长一声令下，全村的选民冲着管他是乌龟还是王八蛋的人物就去了，老婆的话不听可以，村长的话也能不听？这样一来那个管他是乌龟还是王八蛋的人物也就当选了。那位一当选，就得想方设法地为他的选区弄项目来，

大家有钱挣。下次再选，自然还是他，就这样，四，五期一来，就有资格当大臣了。所以查一下日本的大臣，总理的出身，几乎全是哪个犄角旮旯的。田中角荣是新泻的，中曾根康宏是群马的，竹下登是岛根的，全是些个兔子不拉屎的山沟沟，可现在就不一样了，别提多漂亮了。哪怕是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这些二世祖，生活在大城市，还是要经常回去看看，那是他的地盘，将来是指着那儿吃饭的。

农民兄弟帮忙自己爬了上去，就该给农民兄弟回报是不是？所以日本的国策之一就是“不准一粒大米进口”，哪怕是老大的大米也不行，和老大闹起贸易摩擦起来，其他地方有商量，牵涉到农产品就没有商量。去年开始的因为疯牛病而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就是最新的例子了。除去战后最初那么几年，就一年从国外进口了大米。政府从农民手里高价买进大米，平价在市场上销售。然后从国际市场上平价买进小麦和其他农产品，高价在市场上出售，用来补贴大米的亏损。可是在1993年行不通了，那年遇到冷害，大米收获量不足，只好从泰国，中国，澳大利亚，美国进口大米。托冷害的福，那年算是把全世界的大米吃了个全。

还有就是大兴土木，在日本乡下常常可以看到莫名其妙的体育馆，博物馆什么的。300人的村庄，平均年龄70岁，嗨，建了一座可以进行世界级比赛的体育馆。干吗要建？建馆能有钱，建好了还可以向政府要维持费，日本农民的收入中，土木费用和务农费用差不多，有些地方土木所占比重还要高一些。经常听的到人在抱怨说北海道的高速道路上除狗熊以外没活物在跑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看日本人干事真是土的有趣。最有趣的一件事是10年前的一件事，山东人往日本卖大蒜头，价钱太便宜，弄得日本农民活不下去了，就有议员建议政府要采取措施，政府也真傻乎乎地对山东大蒜头进行制裁。中国就来了一个反制裁，反制裁品目中有一项是手机。当时手机在日本也还没有普及，通产省宣称手机出口只占对华出口的0.3%，所以无所谓。话音刚落，手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了，这一下是那个痛哟，眼睁睁只能看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在中国卖手机。后来制裁是取消了，但是中国人记了仇，日本手机在中国审批起来特别严，NEC有一款手机光审批就花了一年，一年后的手机你卖给谁去？就为了几颗大蒜头，丢了几百亿美元的生意。后来大阪又有人要制裁中国的毛巾，一来城里人说

话没人听，二来刚吃过亏，通产省对大阪人说，改动什么脑筋动什么脑筋去，就别动制裁中国毛巾这个脑筋。

日本人也知道自已土，所以特别喜欢说别人也土。在京都开的世界环境会议大家都知道吧？那次美国来了一百多位议员，日本人就叫了：这一百多位议员中有 70 多人居然从来没离开过北美大陆，你看多土？他就没想到，人家是老大，没必要出去溜达。日本议员是成天往外跑，不是美国就是中国，去年五月黄金周，跑美国 40 多人，跑中国 40 多人。今年被愤青闹了一下，跑美国 50 多人，跑中国的就只有五个人了。他那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说：我其实不土，我那后边有人，我去美国见到了谁谁谁，我去中国又见到了谁谁谁，除了我那一亩三分地选区，我也有能说上话的地方。

但也就是这种缺乏自信，就是自民党和日本人最土的地方。

二：“独裁”的日本政府

日本有一个名词“55 年体制”，什么意思呢？1955 年以后，日本政坛形成了两大党派，一派是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一派是万年主要反对党的社会党。直到 1993 年在恶名高著的政坛黑手小泽一郎的策划下，羽田孜率羽田派从自民党分裂，宫泽喜一内阁垮台为止，日本政坛一直维持着这一构图。以后经过细川护熙内阁，羽田孜内阁以后，自民党又和前敌社会党联合，组成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的内阁，以后的桥本龙太郎又把总理的宝座夺了回来，经小渊谦三，森喜朗一直到现在的小泉纯一郎。又还是自民党执政。还是“55 年体制”的延续。

可以说，日本战后几乎是一党执政，但是能不能说日本是一党独裁呢？我觉得不能这样说。首先第一，与很多国人想象中的不同，自民党没有所谓党章，党纲，只有具体的政策。意识形态味道几乎淡到无。他只是一个选举团体，一切为了下一次的选举，所以为了获得选民，他们准备做这个，做那个，忙的不亦乐乎。其实民主国家的政党大多如此。

其次，自民党内部派阀众多，桥本派，森派（小泉就属于森派，所以日本传媒经常有到底谁是总理的说法，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过分，但是森喜朗对小泉纯一

郎的影响力很大这一点是肯定的)，高村派，龟井派等等等等。组阁时大家讨价还价，坐地分赃，真正的暗想操作，比如小渊谦三总理在任上死了，几个人关在酒店里两天，就定下来森喜朗为自民党新总裁，接下来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日本国的总理大臣，这件事当时是被批判得很厉害的。所以后来小泉上台时就大造舆论进行选举，小泉第二任的时候要搞选举却没对手，愣拉也要拉两人来作为小泉的竞争对手，要不然选民那儿通不过。照国人对于党派的理解的话，自民党可以分为无数党了，起码就意识形态来说自民党是具有极广的覆盖面，自民党内的左派观点和日共都快差不多了，而右派的代表可以举一个原干事长石原慎太郎来作为例子。

自民党内的派阀中是不是就看法一致呢？也不是。那为什么要有派？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帮派大了组阁时会长能混个总理当当，自己的派系的阁僚名额也摊得多。那为什么不干脆就一个派？理由是钱，会长得是敛钱的好手，你能敛到多大数的钱，你才能搞个多少人的派。政治活动是很费钱的，据说一年得个一两亿日元，也就是一两百万美元。50个人的派阀一年要多少钱？原来田中角荣是一把敛钱好手，“金权政治”这句话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所以当年的田中派如日中天，气派无比。田中一垮，没人养得起那么多人了，于是田中派也就随之四分五裂。当然也不是派阀大了就一定当总理，当年的海部俊树就很有意思，他是最小的派阀的会长，因为大佬们谁也不服谁，争不出名堂了，政府又不能没有总理，就折衷了一个最小的小弟，这一下谁都没有意见了，海部也就过了一把总理瘾。

从哪儿弄钱呢？五花八门的政治捐款，都是些介于贪污受贿和沿街乞讨之间的玩艺。正当和非正当很难区别的清楚，可以说是政治捐款，也可以说是回报。但是别人有收入才会有回报呀，政治家的任务不就是使大家都有钱赚吗？政治和金钱的问题在哪个国家都是扯不清的问题。所以政治家的贪污案往往一审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结果还是审不清楚。田中角荣，金丸信不都是没等到审完就一命呜呼了吗。有个叫中村的原建设大臣涉嫌受贿被抓起来了，关在大狱里面还接连两次当选，因为没判决以前他是推定无罪的，这也是一种奇观。

日本政治家的贪污以后再写专题吧，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和中国相比。

说句怪话，政治家原来是选民选出来执政的，但有了这个职业以后，就起了异化，政治家只是为了选举而存在了。一个没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受民选制度

制约（日本的选举基本上是很公正的，不象台湾那样贿选公行。）的由众多派阀组成的自民党，独裁的起来吗？它只能就是忙于选举，为选举聚钱，为了聚钱而制定各项法律法令来使各利益团体满意从而乐于为其提供政治活动资金。这样一来，立法权倒是用得很好。道理很简单，总得使各利益团体有钱可赚才行。

再举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十来年前有个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里放沙林毒气，死伤不少人，就有人要求宣布奥姆真理教为非法。日本有一个“破坏活动防止法”是可以宣布某个团体为非法的。宣布为非法后，团体的名称不能再用，三人以上的团体成员聚会即为非法等等。但是，所有的政党都反对，那个法是当年麦克阿瑟在韩战时定下来对付日共可能的暴动的，制定以后一次也没有用过。倒不是有人同情奥姆，而是大家担心，你今天可以宣布奥姆为非法，明天你就可以宣布日共为非法，后天呢？长而久之，日本就会变为独裁国家，所以这个先例决不能开。至于奥姆怎么办？好办，警察叔叔辛苦一点就是了。

那么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原因究竟在哪儿呢？我看是在它有一个坚定的支持层：农村人口和建筑业，这在冰眼看日本之一里面谈过了。再看看日本其他政党的支持层就知道了：日共，支持层主要是律师，医师，教师这些自由职业者；公明党，支持层是创价学会这个宗教团体；民主党，支持层是工会，而日本的工会本来就是御用工会，这几年随着经济的不景气，更是一蹶不振。所以没有其他政党能够 and 自民党在支持层上相比。

那么，日本政府又是控制在谁手里的呢？控制在高级公务员们手里。更准确地说，是控制在一小批东京大学毕业的精英官僚手里的。日本的政府机关雇员分为职员和公务员，每种又分为地方和国家。国家公务员分初级和高级，（原来有还有一种外交官，日本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就是外交官。现在外交官和高级公务员统一起来了），每年高级国家公务员就招考 300 多人，其中东大出身者能考上 70%，原来还更多，最多时占到 90%，这几年受到批判，其他学校毕业的比例高了起来。但是光考上是没用的，不是东大毕业，考上高级公务员也爬不上去。日本政府各省局长以上任免名单都要登报公布的，想从每天报纸第二版的任免名单里面找出一个不是东大毕业的人可真不容易。

这些高级公务员从处长做起，爬向公务员的顶峰——事务次官。大臣和政务次官都是政治家，也就是议员，随着内阁的更迭和改组而走人，这些高级公务员是

不换的。大臣和政务次官都是外行，只能拿着公务员们为他们准备好的讲稿去国会答辩，而这些高级公务员们都是真正的专家。前几年一提起日本的国际竞争力，第一条就是日本的公务员制度，但现在也暴露出不少弊端，提出了不少公务员制度改革方案。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时，有所谓“政官民三位一体”的说法。现在不景气了，反过来有了政官民互相勾结的弊病。日本政府的权力是很大的，对经济的干涉度很深，有点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权力很大并不是独裁，因为公务员不参与政治。这套政治体系是当年麦克阿瑟设计的。有这么一种说法：麦克阿瑟本人是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在日本所实行的却绝对是社会主义。几年前有一次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加藤宏一和日共书记长志位和夫在电视里面吵了起来。志位质问加藤为什么原来可以的事情现在不行了，加藤的回答令人喷饭：“原来我们是搞的社会主义，现在开始我们要搞资本主义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在看哪国的电视？

三：色咪咪的日本男人

我们公司的事务员都是雇的日本小丫头。日本女事务员（日语叫 OL，Office lady 的意思）的制服都是西服背心加裙子，我们公司不一样，外面再加一条围裙，弄得象餐馆似的。有些客户觉得奇怪，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还不是你们这些色咪咪的大叔（日语发音是 HNA O SAN）给闹腾的。

我们办公室小（日本的 office 租金太贵），文件资料堆的到处都是，柜子顶上也有，小丫头们有时要站在凳子上去拿柜子顶上的文件，那些色咪咪的日本大叔们就敢公然把头伸过去看小丫头们的裙底风光。小丫头们当然不高兴了，又不敢得罪客户，于是我们想出了这个穿围裙的法子，好歹小丫头们在心理上觉得安全一点。

意大利男人和法国男人的殷勤是挺有名的，用英语说他们那是 fresh，而日本男人就不能用那个字，因为日本男人不是以一种欣赏的目光在看女人，或者是一种骑士精神在对待女性，而是纯粹是从性的观点在看女人。那么用什么字呢？想了想，没有。还是用日本字吧：H。这个 H 是从哪儿来的呢？据说是在昭

和初期开始一些时髦女性用来代表 husband 的隐语，那么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赤裸裸的——夫妇嘛，还能干啥。

赤裸裸到了什么地步呢？到了 JETRO（日本贸易振兴会）要对各公司下通知，要求各公司对驻外员工加强教育，不准乱说乱动，以免被卷入性骚扰诉讼。因为三菱自动车（北美）几年前曾发生过这类诉讼，结果三菱自动车（北美）败诉，美国的官司一旦打输了，随之而来的巨额赔偿可想而知：赔了三千万美元！

不教育不行，日本男人在国内是无法无天的，讲几件匪夷所思的邪门事吧。

一次客户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慰安旅行，日本人的所谓旅行就是泡温泉，泡的时候有人在把男池和女池分开来的墙上找到了一个小洞，这时奇观发生了：社长掐着表，大家排好队轮流凑在那个洞前面看，谁也不准多看一秒。

还有一次在访问客户时，听到他们的常务在问一个小丫头：“你的胸脯那么大，是真的还是假的？”

小丫头：“当然是真的了。”

常务：“为什么？”

小丫头：“真的假的不一样的。”接着花了 30 分钟给那位常务先生讲解怎么看胸脯的真假，托福，我从此以后也学会了看真假。

还有一个客户，特别喜欢摸小丫头 PP，我只好对他说，如果以后再这样的话就不能做生意了。他很不理解，说小姑娘的 PP 不就是给人摸的吗？我说我不管，反正你在我的办公室不准摸。他问我为什么，我只好说实话：看到你摸我也想摸。

在日本时间长了，老夫也染上了日本鬼子的怪毛病，接到国内电话，说断了一根 PIN，要我们赶快发一根给他们，老夫放下电话就指示 CAD 担当的小丫头：“赶快给中国 XX 公司寄一根 JB 去”，小丫头脸不变色心不跳：“哈依，请问尺寸是多少？”

就连有名的经济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植草一秀都在地铁里面把镜子伸到女学生的裙子里边去给警察抓了现行，弄得身败名裂。你说这泼日本男人不教育教育能放他们出国？一个个等着吃官司吧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以为日本男人都是色情狂了吧？恰恰相反，日本男人在平均意义上还可以说有点性无能。两年前出过这么一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事情：日本的议员们大多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有个做过总务厅长官的自民党议员

太田诚一，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讲到不久前发生的早稻田大学学生的集体强奸案时居然说：那些强奸犯总算还有性欲，比那些连婚都不结，小孩也不养的人好。结果弄得轩然大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本意：他是在表示对出生率低下的担忧，但是场面上的话不能那样讲呀。

我们公司里的几个日本小伙子就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欲望，更不要说性欲了。成天除了工作以外就是看漫画书，用手机发伊妹儿，要不然就是琢磨上哪儿整一辆二手车。有时候真不知道他们活着干什么？可能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太大，人的基本欲望反而被压制起来了，为了缓解这种精神压力，日本社会和日本男人选择了一种奇怪的放松方法，就是不断地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或者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社会也在不断制造大量有性骚扰嫌疑的话题，有一位日本女演员叫藤原纪香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说实话纪香的身材确实不错，但原来就是身材还行，并不是超级明星。5年前，有一家体育报在老人节时对 1000 名 75 岁以上的老人做了一次很具有日本特色的社会调查，题目是“你最想（被）CAO 的（男）女影视明星是谁？”其中名居女星榜首的就是藤原纪香，这一下她一夜之间成了超级明星。

日本还有一种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社会现象，就是娶大娘子。中国虽然有所谓“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但也几乎就到此为止，而且也不多。而日本家庭女大于男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有名人。原来的田中角荣访华时印发的内部资料中说他太太比他大 8 岁，当时中国人吓了一跳，其实在日本不稀奇。知道宫泽理惠的人很多吧，日荷混血儿，18 岁的时候那可真叫漂亮，而就是这位漂亮的小丫头，居然被未婚夫（一位相扑横纲，当时 18 岁，和她一样大）抛弃，情敌是一位 28 岁的老阿姨！

28 岁的老阿姨河野景子到底是 TBS 的看板节目主持人，漂亮，说得过去。那享名日美两国的棒球运动员铃木一郎呢？讨了一个电台主持人，比自己大 8 岁，而且长的特别不利于环境。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社会压力太大，娶大娘子又当妈又当姐又当老婆，男人轻松。在外面那么累，回来还有一个跟你缠不清的嗲妹妹，你受得了吗。

所以说，由于社会分工的畸形，日本男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真正的“男人”，他们没有照顾女人，孩子的能力，而只能被人照顾，他们属于心理发育未成熟的一群。

四：疯狂的日本女孩

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同期进的公司，我派驻日本四年后，他被派驻纽约，可能是因为他老爷子是某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缘故，小子一下子就是副主任。

临行前，我和他在一个酒吧里喝到早上3点，他说他一定要在美国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我对他说：“按你的条件没问题，就一条，管好自己就行了。”

那哥儿们一到纽约，就挂电话过来：“喂，纽约的日本人真多”。

我没言语，“嗯”了一声。

那哥儿们继续兴致勃勃：“都是女孩子诶”。

我还是没言语，因为我已经知道这小子下一句话是什么了。

果然，下一句是：“日本女孩子很热情诶”。

完了，这小子算是被糖衣炮弹打中了，等着瞧吧，还打自己的天地呐，等着被遣送回家吧！因为是朋友，就送了一句忠告“当心一点，好自为之，首先做好生意要紧”。

忠告管忠告，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果然过了一年，那哥儿们因为生意成绩太差，回国去重操旧业：当他的工会主席去了。

开玩笑，敢去纽约的日本小姑娘，是能招惹的吗？

欧美有句话：“Ladies First”，这句话要到了日本的话，应该说成：“Ladies Last”。日本的女人不是人。我是生了个小子，如果是闺女的话，早八百年就请调了，还能呆在日本？

儿子读幼儿园时，有校车来接，小孩子不懂事啊，车子一来一窝蜂地往车上跑，边上的阿姨不乐意了，把孩子们都赶下来，先让男孩子上，坐好了以后，再让女孩子上。也就是说，女人走出家门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先让男人！

出了幼儿园，想上学，日本的公立中小学特别混蛋，充其量也就是个儿童收容站（日本的公立教育制度以后再谈），想读书只有去私立学校。东京的麻布，

开成，神户的滩，鹿儿岛的拉扎尔，都是名牌，可是一条，不收女生。调低档次，进二流的吧，象白陵这样的男女共校，女孩子的考分要比男孩子高 30 多分才进得去，考中学哦，总共才三门功课！

有一次电视里面搞智力竞赛，主持人出几个暗示，参赛者猜是哪儿。日本的智力竞赛和中国的不一样，没有不准抢答的规定。主持人的第一条暗示“找女厕所很难”刚说出口，下面的答案已经出来了：“东京大学”。没错，还真是东大。

走上社会找工作吧，一般会社分事务职和一般职，女人就只能从事事务职，不能从事一般职，理由是一般职要加班，而女人要照顾家庭，不能加班，所以就只能从事事务职。日本社会认为：日本没有资源，只有人，只有人的打拼才能活下去，所以他们的理想社会是：男人是工作机器，女人是贤妻良母，来支持工作机器的良好运转及其培养新一代的工作机器和与之配套的贤妻良母。

日本社会是很保守的，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细胞，因为家庭是工作机器保养场，家庭出了问题，工作机器就不能高效运转了，那还了得？所以社会对婚外恋，婚外情（日语叫不伦）的视线是很严厉的。十几年前有一部流行小说叫《失乐园》，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这种压抑的反弹。结果被大众传媒拿来取笑政治，当年正好是自民党和社会党成立联合政权，传媒讥笑村山内阁是“不伦内阁”，说政权都是通奸政权，通奸小说荣登榜首不就是很正常了的吗？

日本男人是怎样看女人的呢？有一次听一个很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讲课，讲到产品质量管理的重要性时，那位专家举了一个例子，他认为日本输掉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产品质量控制做得不好。他说，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比美国的 P-36 性能要好，这是由于日本工人的手艺人素质的原因，喜欢精雕细凿，完成品总可以达到或超过设计构想。而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机械生产的粗制滥造。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壮丁们都上了战场，情况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女人孩子们不会象他们的儿子，老公，父亲一样的精雕细凿，而美国的女人孩子们则和他们的儿子，老公，父亲一样的可以敷衍了事。所以美国飞机的质量基本没有变化，而日本飞机的质量却大幅度下降，更不要说美国后来开发的 P-51 野马式的参战，日本空军根本就不是美国空军的对手，不输才怪呢。由此可见产品的质量控制有时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话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的话，

我承认他的话几乎完全正确。但是接下来的话就有意思了：“所以要推广规范化，标准化，这样女人也能做过去只能由男人做的工作”。

日本女人的社会地位就是这样，苦不苦？很苦是不是？可是一个社会总有它公正的一面，日本社会对女人的公正性就体现在：对婚前女性特别宽容。所谓婚前女性，指的是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后刚刚就职的年轻女性，老处女可不算在内哟。一方面是这个年岁的女性特别可爱，还有就是想想她好日子也没几天过了，有什么事就算了吧。

所以这个年龄层的小姑娘是在黄金年龄，滥交，援交，抽烟喝酒是理所当然。社会对这些不良少女及少女的不良行为只是皱皱眉头，并不做严厉谴责。也难怪，谁来谴责呢？老爹？这不良的资金源不就是这些老爹辈的H大叔吗？那么老妈？用红楼梦里老祖宗的话来说是“自小人人打这么过”，只不过30年前你抽的大麻，30年后人家吃的是摇头丸罢了。于是这些不良少女更是有恃无恐，抹的三分象妖，七分象鬼，成群结队在马路上流窜，随时随地就在地上一坐，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说也奇怪，在日本时间长了，看到倒也不反感，反而由衷感叹一句：“年轻真好”。

年轻是好，可年轻也有年老的时候，怎么办？不结婚呗。但是社会对这点不宽容，玩玩过了，疯疯过了，该收心过日子了。以管不住嘴著称的前首相森喜朗就说过“年轻时候不结婚，到年老了要社会照顾，又这么便宜的事吗？”结果遭到女性团体的一致攻击，说他歧视妇女。

但社会就是这么想的，你怎么办？对于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还有另外一条路：去美国。想疯的去美国继续发疯，想上进的好女孩也只能去美国上学，找个工作，然后“出口转内销”回日本。这样一来不错，两头冒了尖的全去了美国，剩下些中不溜儿在日本，正好维持一个安定，平稳的日本。你说社会的这种平衡妙不妙？

至于我的那位哥儿们，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碰到的肯定不会是日本的好女孩，只能是那些疯女孩。在纽约打天下的豪情，就只能化作一腔柔情了。

五：“太监化”的年轻人

老冰在《冰眼看日本之二》中说“日本政府又是控制在谁手里的呢？控制在高级公务员们手里。更准确地说，是控制在一小批东京大学毕业的精英官僚手里的。”

那么作为日本的“有志青年”，目标就应该是：上东大，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然后做职业官僚，治国平天下。

这其实没有错，这是作为儒教精髓的“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虽然日本人成天在嚷嚷什么日本人已经忘记儒教了，日本人需要向韩国人学习，学习韩国人的重视儒教。我看日本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儒教社会。起码是精神社会是一个儒教的精神社会。

在这种儒教的氛围中，有人考上了东京大学，却中途退学！社会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应该谴责，批判，对不对？且慢，如果这位“无志青年”从东大退学以后，创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不到十年，现在股票上市，，年间销售额 108 亿日元（1 亿美元）总资产达 585 亿日元（5.6 亿美元）呢？而且还不断地兴风作浪，一幕又一幕地导演着 M&A 的活剧呢？

这有什么不对呢？这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创业家吗？这不是向旧习惯势力，传统观念挑战的改革家吗？这不很值得大家学习吗？

但是，日本社会却不那么看他，起码很有一部分人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LIVEDOOR 的 CEO 堀江贵文简直就是一个混蛋。首先，他放着好好的东大不读，去搞什么因特网。其次，他的公司不好好做生意，成天寻思去兼并别的公司。再其次，那么年轻，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再再其次，他出来不穿西装打领带。再再其次.

大家可能以为看堀江贵文不顺眼的都是七老八十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因特网的老人吧，还真不是。在 LIVEDOOR 和 TBS（东京放送，日本三大传媒之一）打官司的时候，民意调查显示，20 多岁到 30 多岁的青年人中对堀江贵文的支持率最低，低于 40%，反而 40 多岁到 50 多岁的人对堀江贵文的支持率最高，达到 55%！

怎么回事？实际上也好理解，日本社会是一个讲究“年功序列”的社会，从学校就开始的，日本学校的先辈可以任意使唤后辈的，但同时有照顾后辈的责任，

一直到老。一辈一辈下来几乎已经成为遗传因子的一部分了。我们办公室原来有个大姐大，进来最早，虽然没有任何头衔，但后来的小妹妹们全归她管，这样我们特别省力，有一个不是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主任多好。但后来要结婚，辞职了。我们还正在担心怎么办的时候，头一天连说话的声音都小的听不见的二妹一大早满脸浩然正气地来上班了，几个小丫头也很自然地就向她去讨注意了，嗨，真好。所以经常日本的年轻人比老人还要保守，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一直就是要听比自己年长的人的话，不管是生理年龄，还是工作年龄。他们自己也总认为自己还不行，还需要人带。到了自己带人的那一天，才认识到其实自己和原来没什么两样，只是原来没有给自己机会罢了。这就是对掘江贵文的评价好像倒了过来的原因。

日本年轻人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作“太监化”。日本本来就存在了少子化，高龄化等社会问题，现在这些年轻人又这么没有活力，是够日本社会喝一壶的了。

没活力到了什么地步？

对穿着没兴趣；日本年轻人的穿着，是要多邋遢有多邋遢。有一次在上海和平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冰用日语和他打招呼，同行之人有点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再简单没有了：穿破裤子进五星级酒店的，除了日本的傻小子还会有别人？我们公司有一个小丫头，长的也不错，成年到头就是一款牛仔褲，当然颜色不一样。你要想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不需要看日历，只要看看岩谷那小丫头的裤子颜色就知道了。这几年还兴起了 KOSIPAN，也就是把裤子褪倒不能再褪的地方穿着，本来亚洲人的腿就短，这一来腿就没了，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

对吃没兴趣；女孩子怕发胖，可男孩子怕什么呢？老冰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原因，干鬼子活，得有一点基本功：一顿两顿可以不吃，一晚两晚可以不睡，要不然干不了。老冰们到了交货的时候，也是经常连轴转，不吃不喝不睡，怎么了？边上人家本田的部长都已经两顿没吃了，你好意思去拿就在手边的饭团子？时间长了胃就可能萎缩了吧？

对钱呢？前不久出过这么一件事，名古屋有一个小伙子买了一大堆破产公司的垃圾股票，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垃圾股票居然涨了，小伙子赚了 3000 多万日元（30 多万美元），小伙子这一下反而傻了。怎么，钱来得这么容易？这一

来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儿？小伙子作了一个很奇怪的决定：爬到一座大楼的顶层，把个 3000 万给洒了，造成交通堵塞（能不堵吗？），被警察逮捕了。这件事是一个特例，甚至可以说这小伙子有点不正常的，说明不了问题。但是有趣的是我周围的日本小伙子的反映，几乎都表示：虽然自己不一定会那么干，但是能够理解那个名古屋的小伙子，没一人说那个小伙子是变态神经病的。

日本有一个词是“NEET”，什么意思呢“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没在学习，就业或受训，中文有没有对应的词？这部分人全日本有 52 万！注意，不是说的失业者。

对这没兴趣，对那没兴趣，总会对什么有兴趣的啦，还真有，什么？移动电话—手机。裤子可能会忘了穿，手机决不会忘了带。用手机发伊妹儿是日本人的发明，原因是日本电话费太贵，NTT 开发出来吸引用户的，但一出现就改变了日本社会的面貌（中国现在也一样），人手一机，手指乱颤。现在的 mobile 系统再加上游戏，音乐，完了，人生只需要一样东西了：手机！本身现实世界就使得人人都想逃离它，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好的道具，能不受人欢迎吗？日本人本来就拙于口舌，现在连话都不要说了，多好！看过一个电视节目，GG 和 MM 约会，两人呆了一天，说了不上十句话。一分手，嘿，不约而同掏出手机，给对方发起伊妹儿来了，那刚才在干嘛？

mobile 开创了几万亿的市场，同时很多人把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也归罪于它：mobile 把青年人的钱和时间全吸引过去了，让青年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你不管做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人来买。所以网络和 mobile 是万恶之源。

听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但是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吗？

美国 9.11 以后，全国上下回想着一首曲子“God Bless America”（天佑美国），我挺喜欢那个旋律，就从网上 down 了下来，做成 MD 在办公室里当 BGM，一个小伙子问我是什么曲子，我告诉了他，他仔细听了会儿，很严肃地对我说：“要是日本也有这样的曲子，我也爱国。”

六：老太老太也会“变态”

如果你问一个日本男人：“你太太最希望的是什么？”，如果你和他熟到能开开玩笑，他很可能对你说：“可能是盼我死吧。”

别笑，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的话，对于中年以上的日本妇女来说，死老公可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好到什么程度？首先，老公的生命保险来了，一般日本人都有一亿日元以上的保险，这就是说老公死了，一百多万美元来了。

一百多万美元管一百多万美元，住房的分期付款怎么办？放心，那也有保险，借款的是老公不是，老公一死，债权没有了，一幢房子归了老婆。

光有房子有什么用？养育孩子不也要钱吗？没事，有母子家庭津贴，母亲工作不工作不管，按月发，到小孩成人为止。不仅如此，所得税免了，健康保险也免了。

小孩成了人，女人不要老吗？没关系，有“寡妇年金”，老公年金的70%归老婆拿了，加上自己的那一份国民年金，还怕活不下去？

你说，死老公是不是一件大好事？老公活着，白天不见人，晚上还添乱，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不高兴了还要吹胡子瞪眼睛，猫厌狗嫌的是不是？

其实在日本退休后离婚的事很多，退休前老公成天不在家，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讨厌，忍一下也就过去了。这一退休，搁一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的臭老头在眼前，看着堵心，碰着恶心，倒楣的是这臭老头还自以为是以主人公自居，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得了吧，拜拜了您哪，离婚喽。

日本女人不是社会地位很低吗？不是很苦吗？为什么社会对这些寡妇又如此厚爱呢？其实这不是在厚爱女性，是做给男人看的：拼命去吧，死了也不要紧的，老婆，孩子不会饿死的！

日本社会男尊女卑，女人出去办事，肯定处处受刁难，最常听到的就是：“叫你们家主人来（日语称老公为“主人”，而称老婆为“里面的人”！）”，冰太为此受过不少气，老冰就教冰太一个方法：不说日语。冰太的日语其实可以，但现在办事起来不说日语，说英语，东洋鬼子怕西洋鬼子，哪怕只是女西洋鬼子，甚至是假女西洋鬼子，东洋鬼子听见英语绝对不敢再罗嗦，一般情况下不可以的事情这时也全部“哈依”。老冰怎么知道的呢？有一次老冰去淡路岛世界花卉博览会玩时一时兴起，用英语向小姐问路，结果是不但得到了满意的回答，而且会

场派了一个 PPMM 全程陪同，细心解说，老冰舍不得离开那 PPMM，在会场里转了整整一天。

而在日本家庭里则女尊男卑。很简单，“主人”离开了“里面的人”活不下去，家里还有多少钱？儿子读几年级了？“主人”日理万机，管不了。全是“里面的人”在管，和“里面的人”吵翻了，哼，看你明天穿什么内裤？有能耐你光着 PP 去上班！

那些倒楣男人在家里受了“里面的人”欺负，出去了就更加变本加厉地去欺负别人家的“里面的人”和那些就要成为别人家的“里面的人”的人，同时那些“里面的人”们也把一肚子气撒在自己的“主人”身上，整个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的老两口，女方先走了，男的很快就会跟着而去，而男的先走了的话，你看着吧，顿时女的年轻了起来，精精神神的准能再活个几十年。我有个客户，老爷子有一手绝活：能在金属上开直径细到 0.2mm，深度达 20mm 的圆孔，而这是精密设备少不了的。养了两个儿子，全是国立大学毕业，一个进了水产公司，一个进了化学公司，嫌老爷子没出息，一辈子就开那么一个小作坊，要进大公司去发展。老爷子火冒三丈：“八格野郎，老子没出息？你们开的奔驰不都是老子给买的！你们就有出息啦？看你们将来有没有出息给你们的儿子买奔驰？”说着老爷子关门歇伙，退休不干了。

退休以后不到两年，老头就生了胃癌。两个儿子一个在泰国当厂长，一个在马达加斯加买章鱼，老爷子半夜 3 点钟走的，就老太太一人在身边。老太太也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医院的护士叫她打电话给亲戚朋友，这老太太当时可能真是糊涂了，就记起来我的电话号码了，半夜三点钟打电话给我。我一听电话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说我马上就到，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开车也就 10 分钟吧。我一边开车一边想，老太太呀老太太，老爷子兄弟八人你不喊，把我个老外喊去有屁用啊？到了医院我问她，你的电话号码簿呐？老太太这才明白过来，把电话号码簿给了我，又继续去哭她的“主人”去了。

说着话，那老爷子也走了三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老太太，整个越活越年轻了。原来成天在家里，人胖的象个桶，现在天天在外面打义工，帮忙护理残疾人，老年人什么的，累的都出腰身了。上个月去看爱知万博，没想到在那儿也

碰到了她，自己掏钱去那儿帮忙捡垃圾。碰见我就告诉我今年又去过了那些国家，“印度的咖喱真难吃”什么的。

跑到世界哪个犄角旮旯，都能看到成群的日本老太脖子上挂着护照，在一面三角旗的指引下糊里糊涂地走向什么地方（老头也有，但比起老太来少得多了）。原来来中国的不少，现在改去印度了，反正她们也分不清中国和印度有哪儿不一样，是外国就行了。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长，日本老太太就更长了，平均 85 岁（老头 77.8 岁）。不知道是不是寿命长了，青春期也跟着长？反正有时候日本老太的举动，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变态”，老冰在“冰眼看日本之三”里举的老太追星族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老冰在咖啡馆等人，边上一位老太太过来搭讪，拿出一摞照片，说是在韩国拍的，什么《冬季恋歌》的拍摄现场，好在就在此时朋友来了，救了老冰，否则老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光是裴勇俊，日本老太说起什么“贝肯汉姆”，“姚明”什么的也是情急吼吼，面红耳赤，比 18 岁的小姑娘有过之而无不及。哦，也不是，有一点肯定不及：18 岁的小姑娘的机会怎么说也比 60 岁的老太要多吧。

七：“无所事事”的老头

日本的老人是很优裕的，特别是现在的一代老人，年金收入很高，不要交税，免交保险，公共交通几乎对老人都是免费的（起点年龄随地区不同而不同，因为那是各个地方的财政开支，一般是从 65 岁开始），又没有家庭负担（日本人没有带孙子的习惯），成天除了打义工，就是出国旅游了。有人很骄傲地跟我炫耀：“这是在敦煌买的挂毯，两万元人民币”，我拿过来一看，也就价值一两百块的一块破抹布而已，心想，反正你有钱，就当替你的老爷子向中国人付赎罪钱吧。

但是这种老人的优裕是不是万岁万万岁的呢？回答是：否。出生率的底下，就业人口的减少，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缴纳年金保险的人数年年减少，领取年金保险的人数年年增多，也就现在的老人们是最后的幸福一代了。不过大家也心平，到底现在的日本是这些老人们给苦干出来的，现在多拿一点也是应该是不是。再加上这些老头老太参加选举特别积极，个个政党都争着要拍他们马屁，这没办法。

中年人苦，青年人苦，在老冰看来你受苦活该，给了你选举权你不用，政策不向你倾斜你就不能怪制定政策的人了是不是？

老冰说过日本老太太精神的都变态了，那老头呢？也那么精神？不，老头可怜。日本的男人都是工作机器，除了工作什么都会，就连日本人最喜欢的高尔夫也是工作的延长线：不是为了和客户联络感情就是为了增进公司内部和睦气氛。

你说，这样的一个老头，退休回家了，除了给家人一个怎么莫名其妙家里多出来一个陌生人的感觉以外还能有什么？

知趣的老头，想法子到外面去找些事干干，有还去上班挣钱的，但那都是些手艺人，一般的人嘛，周围的后辈好不容易把你给盼走了，能挺直腰杆活一阵子了，你说你回来那不添堵吗？用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爷爷，您就别回来啦”。

都干些什么呢？比如喜欢打棒球的，到附近的中小学去当业余教练，想方设法培养出一批职业运动员来，完成自己未竟的职业运动员梦。或者拍几张照片，向什么大赛投投稿，一不小心还中了，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艺术家，对自己错误的一生嗟叹不已之余，立志要把浪费掉的时间夺回来，每天背着照相机，三脚架，拍海，拍山，拍花，当然还有象花一样的姑娘。

什么都不会？走路会不会？会走路的话爬山去。日本山多，虽然按中国的标准并不高，但也不好爬，日本的长野县一带有一片山叫“南阿尔卑斯”，一开始老冰觉得日本人怎么这样变态，连山名都不会取呀？后来有一次去了才知道那名字是德国人给取的，因为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景色相像。确实是象，白山黑水绿草，和你在《音乐之声》里面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在山上就能看得到一队队老头，背着全付行头，不知疲倦地在“天天向上”。当然经常会出点儿意外什么的，弄不好送掉老命。

怕死？那就去钓鱼吧，海边常看到老头在钓鱼。最邪门的老头是钓起来了，拍一张照片，然后再把鱼放回海里去的那种老头。哪是在钓鱼，就是闲得难受。

不管怎么样，这些老头总有事可干，而且还挺专心，所以这些老头没事，能活长久。

那么活不长久的老头都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没事了，成天跑扒金库（pachinko，一种半赌博方式，日本是禁止赌博的）或者是逛风俗院（也是一种半妓院，日本也禁止嫖娼）的一类。本来退休了生活节奏就起了变化，再加上这种花钱又耗精力的爱好，家里人肯定还要骂，三下五除二，见天照大神去了。

还有就是那些好喝酒的老头，日本人喜欢喝酒，但酒量一般都不大，老冰在日本不止一次把客户喝的第二天上不了班，但日本人还是喜欢喝。日本人下班后喜欢去小酒馆喝一点，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是下班晚，9，10点钟了，先找点东西垫垫饥，二来是白天工作上有点什么不痛快，借了酒劲消了它，一进酒馆就没有了上级下级，前辈后辈了，大家有酒喝酒有牢骚发牢骚。有一年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条变态标题：“虽然是空前未有的不景气，大阪去年还是有19人冻死街头”，这种“虽然。。。还是”的逻辑你能看得懂？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冻死街头的不是homeless(无家可归者)，而是喝高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迷在哪个小胡同里面躺下来就被冻死了的酒鬼们。

这么喝不喝出病来才邪门呢，老冰总认为这是日本男人活不过女人的一个很大原因。

女人比男人长寿，也不是说每一个女人都比每一个男人长寿，总有鳏夫光棍。那些鳏夫光棍要想再婚就难了，你说老太们活得滋滋润润的，谁愿意去找一个老包袱来伺候呀？可没个老伴这些老头还真没法活，因为什么都不会呀。所以有不少老鳏夫，老光棍就到国外去找老伴，南美，东南亚什么的。中国来的也不少，四五十岁，夫妇下了岗，儿子又要上大学了，怎么办？狠狠心，离婚嫁个日本老头。这样的中国大嫂老冰也见到过几个。过的怎么样老冰也不知道，反正老冰总是对她们讲这句话：“再坚持几年，老头死了，家产不一定能得到，起码那年金总是你的，到那时候再回去吧。”

八：“混帐”的日本教育（1）

日本是教育的先进国家。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就很注意教育，可以说明明治维新是一次教育维新也不为过。到现在还能从日本学校的一些规矩中看得出明治维新时代的痕迹。

日本的小学里中午供应午餐，叫“给食”，不是免费，但和免费也差不多，一个月五千日元把，随便打一天工，收入绝对不止这个数。为什么要给食？日本的妈妈们不工作的很多，而且小学生从家到学校一般只要走不超过 10 分钟的。完全可以回家吃，也可以带便当的。似乎找不到要给食的理由。给食的理由要追溯到明治时代了，那时候日本人还穷，一般人家是吃不饱的，而且小孩是很贵重的劳动力，穷人不愿把孩子送去读书，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给食”的办法来吸引学生，另外，不准带便当也是怕小孩在吃饭时争穷比富，弄得富人得意，穷人自卑，大家吃一样的伙食，增进平等观念。

还有就是穿校服，日本的校服的由来和给食的由来是一样的。现在大城市的公立小学一般都取消了校服，小城市和农村及其私立小学还穿校服，但已经不是免费的了，特别是私立小学，校服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工具，吸引着爸爸妈妈们。中学基本上还穿校服，也有很少的中学不穿校服的。日本的教育制度和现行的一样，也是 6-3-3-4，不同的是春季开学，（老冰在文革是被秋季改春季，然后又又是春季改秋季的折腾过一回），其中义务教育是 9 年：小学，初中。高中是要考的，往往听到人们在解释问什么是那个高中出来的理由时说“那儿的校服漂亮”。也有不穿校服的高中的。像有名的神户滩中就没有校服，但是因为人家有他没有，所以和有一样：上下学时间不穿校服的就是滩中的。

日本政府把教育看得很重。什么叫“很重”？举一个例子：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很多的国家，什么地震，台风，海啸，滑坡等等等等，全国各地都有避难所，这些避难所一般都是该学区的中小学，也就是说：这个地区最坚固的建筑物是中小学。有人可能会问：这些中小学就坚固的能抵御得了那么大的自然灾害？那没关系，到发生连中小学校舍都抵御不了的自然灾害时，您也不用费心找避难所了，反正什么都没有了。

日本全国没有文盲，大学的招生能力已经超过考生人数，只要你想上大学，就肯定能找到一个大学去上，当然上完了以后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同时学费也很贵，但是你可以找银行申请几乎是无息的教育贷款，还款条件也十分优厚；各个地方自治体还有奖学金（有要还的有不要还的）；几大大众传媒像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什么的也提供半工半读的奖学金，每天帮他们发 4，5 小时的报纸，他们

给你提供食宿，交学费，每月还有9万日元的零花钱，当然你得是日本人；换句话说，你如果上不了大学，那可能原因很多，但绝不可能是钱的原因。

照这么说来，日本教育岂不是完美无缺了？

正好相反，日本教育是各行业中受批判最多的，最混账的，也是让人想不通的事情最多的。

从幼儿园，托儿所说起吧，日本的幼儿园是私立的，公立的是托儿所，当然收费便宜，但是少，得到区役所（区政府）去排队，说出你要上托儿所的理由，比如太太要工作什么的，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安排。进私立幼儿园吧，学制是两年，每天只管半天，吃完中饭，妈妈们就得去把宝宝们接回来。这就是日本教育的第一个混蛋的地方：建立在妈妈们不工作的基础上。没事就传妈妈们到学校里去，为了节约经费，学校的很多工作也由妈妈们来，比如打扫卫生什么的，那有工作的妈妈们怎么办？不去也行，但要注意了，日本人是喜欢抱成团欺负人的（日语叫IJIME），欺负谁呢，欺负那些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所以，工作***孩子很可能成为被欺负的对象。我们公司有一个小伙子，长的一表人才，但据说从小就受人欺负，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长的漂亮，一直到上高中了，女孩子们开始护着他这才翻过身来，翻过身来了反而开始欺负女孩子，男人就是MMD没良心。反正在日本你得注意一条：不能和别人不一样。

幼儿园出来了，上小学了。小学开始就是真正的“教育”了。日本教育区分的十分清楚：精英（elite）教育和工具（tool）教育，将来的管理工具们的精英和受精英们管理的工具们，可以说从三年级起就让你自己选择，机会均等，不欺负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问你想上什么大学？国公立大学学校又好，学费又便宜，自然是大家的首选。老冰说过，日本政府掌握在一小撮东大毕业的精英官僚手里，想成为精英官僚吗？那就上东大吧。怎么上东大？有的是各种名牌高中，所谓名牌高中，就是每年有多少人能考上东大。怎么上名牌高中？先上名牌初中（日本叫初中为中学，高中为高校），一般名牌高中有75%是由名牌中学直升而来。那么，怎么上名牌初中？

这就是日本教育最邪门的地方。怎么上名牌初中，居然与小学校无关！

日本各地有不少所谓名牌小学，但大多数是“自动扶梯式”的，也就是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直升，但那都是有名私立的，像庆应，早稻田，还

有什么”march”（明治，青山，立教，中央，法政）什么的，不是普通人去的地方，学费太贵。普通家庭还是想上国公立大学。要命的没有小学为此负责。为什么，普通公立小学居然反对学生学习！

日本在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很深，包括教育，日本最大的教员工会的日教组在思想意识上非常反美，但在教育方法上很推崇美国式的自由发展，主张要给学生以自由的时间，不要负担太重，日本叫“ゆとり教育”，就是轻松式教育的意思。这本来也没有错，但在日本行来就挺幽默了：“轻松式教育”成了“不教育”了。

怎么个不教育法？比如，不准说圆周率是3.14，那对小孩太难，圆周率是3！英语的Sunday, Monday 什么的全部背下来对学生太惨无人道，背三个就行了，至于星期四怎么办？那就祈祷天照大神保佑和老外打交道时没星期四什么事吧！谁要是敢说一句“学生应该以学为主”的话，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侵犯儿童人权，为人类公敌！

夸张了？没有，这是直到去年为止的日本绝大多数公立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现实！

本来义务教育就没有留级这么一说，因为一留了级就不是九年了，这样一来连小测验都没有了，布置作业的老师是老顽固，鼓励竞争是大逆不道，是对平等的反动。反正不能提“名次”这个字，登峰造极的学校连运动会跑步冲线时都要大家一字排好了，一起“冲”过去，以免被人指责为“鼓励竞争”。

但是，这种教育方法，行得通吗？

九：“混帐”的日本教育（2）

那种“轻松式”的教育方法，行得通吗？

当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日本是一个东方文化的国家，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和中国人差不多。比如日本的父母夸耀自己的儿子时和中国人一样：“我儿子在XX大学”，而美国人在夸耀自己的儿子时是说“我儿子是XX大学毕业的”。也就是日本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怎么进得去才是最重要的。而只要进去了，几乎没有出不来的。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师资，教学质量，毕

业后的出路及其收费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国公立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光靠唱“轻松式教育”的高调是没有用的。

再加上本身“读书就能做官”，日本社会就是一个考试社会，什么都要资格，执照的。公司，组织内的晋升也要考试的。几年前连接一下上网用的 ADSL MODEM 都要专门资格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有比搞什么“轻松式教育”更加荒谬的事情吗？

但就这么荒谬的事情，在日本居然能够横行许久，却是有日本文化上的原因：日本是一个“立前先行”的社会，（“立前”是“大道理”的意思）也就是大道理压倒一切。对以美国式游戏规则为代表的现代国际标准的崇拜（加上公立中小学的官营性及其老师们的公务员身份带来的惰性）使得无人能够挑战文部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社会的平均性带来的，日本号称“一亿国民总中流”，也就是全民中产阶级的现实使人看不到精英教育的好处：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能过上适当的生活，为什么要去苦孩子呢？

那么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们能不能上大学？能上，只是什么大学罢了，莫名其妙的大学多着呢，怎么看怎么都是野鸡半野鸡，也不是没有入学考试，（日本和中国不同，没有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的，各学校自己命题考试。全国有一个中心考试，但那只是一个资格考试，有些大学用来定自己的报考线的，再加上私立大学采用中心考试结果的也还不普遍）你不是怕数理化吗？咱们不考行不行，就考你国语总行了吧，总不成你日本人不会说日本话？就这样还是招不满人的学校还是有，私立学校他是一门买卖，没了生源还办个屁。前两年有些学校去中国招了不少人来，山形县好像有个学校 600 多新生，日本人只有 18 人（？），其余的全是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留学生，后来好像出了什么事，那就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反正这种大学好上。

出来了怎么办？日本从战后的经济到十多年前为止一直不错，只有没人，不愁没工作的，日本有一句谚语形容人手不够时说“连猫的手都想借来用”，何况人乎？再加上这种没上大学的，末流大学出来的本来就是作为工具（tool）用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被麦克阿瑟废止了的旧式高中的教学风气的怀念，老冰也挺欣赏那种高中教育，旧式高中对日本在战前的飞速发展功不可灭，有空也介绍给大家看看。

有了这种社会现实，“轻松式教育”可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日本社会对所谓“轻松式教育”一直就存在着反对意见，说也奇怪，说日本是一个儒教社会，讲究“学而优则仕”，但并不讲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例可证：一万人口中，研究生在学比例日本是二人，而美国是八人。就是说日本人并不热衷于读研究生。但对于本科及本科以前的教育，日本人是很有热情的。公立学校不教怎么办？不能指望公立中小学，那是受文部省行政指导的，人家都提到人权这个高度来了，你总不能说你就支持侵害儿童人权吧。那还有什么办法？有的是。东方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的不能做，因为实际上行不通，而做的又不能做，因为说出去了要倒霉。日本也一样，和文部省讲不清道理的话就不和他们讲了，自管自作吧，于是社会上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产业：进学塾，也就是补习班。

日本的补习班可真是一种产业：大的补习班居然做到了股票上市的规模，怎么样，匪夷所思吧？学生在学校里玩，下了课再拼命，也是一种奇观。现在手机普及了，小孩子拿手机的不稀奇，5、6年前，你看到一小屁孩子脖子上挂一手机，不要问，去补习班呐，爸爸妈妈怕他回家时在车上睡过了站（回家要晚上11点左右），准备打电话喊醒他或是让边上的人帮忙喊醒他的。

正规的补习班一般都是从四年级开始，也有从三年级开始的，这就是我在前一中中说的在三年级时选择是做 elite 还是做 tool 的意思。补习班也有等级，看历史上考试成绩而分别，每年考完了，补习班都要出广告，把今年他们补习班考上了学校的名单全部都要祥详细细登出来，包括出身学校和考上的学校，以便让家长们选择。有的时候也有掺假的：有的小孩转补习班的，一旦考上了，前面的补习班会来和你商量，怎么样？能不能借借你们家公子小姐的名字用用？所以广告的真假，有时候要问补习班的孩子们才知道。

为了考进好的补习班里的好班，又有了补补习班的补习班，从幼儿园就开始。日本人有一个习惯：一件事该谁做就谁去做，家长一般不管小孩功课，只是监督和提供后勤支援。我们小老板和小冰都没有去过补补习班，一来我们是中国人，喜欢辅导孩子，二来公司有几个光棍哥儿们姐儿们，在日本正闷的慌呢，正好折腾两个小孩来取得快感。两个孩子都很容易地上了补习班的 S1(super 1)班，去考试那天全公司的同胞出动，在考场外边侃大山，在场的鬼子们都知道了：有中国

人来了。俩孩子考完了出来，一脸的坏笑，直嚷嚷：“简单，简单”，把边上的鬼子们全吓趴下了：到底是中国人。顺便说一句，日本人基本上都认为中国人比他们聪明，其实他们认为哪个民族都比他们聪明，但是没有人能比他们吃苦耐劳，所以他们能成功。也不知道这是在捧其他民族还是在骂其他民族。

这又是日本教育的一个混账之处：用税养的教育机构反而不管教育，纳税人还得花钱去买教育！不过这种状况可能将来会改变，文部省已经承认“轻松式教育”是“有问题”的，当然还不肯承认是错误的，但已经发了一大通誓要改变这种“学力底下”的现象。为什么文部省突然抽风了呢？原来2003年OECD对41个加盟国的27万6千15岁的孩子的PISA调查（国际学习到达度调查）表明，日本名列14位，在发达国家中仅仅比德国好，这下日本才急了，光讲人权还是不行，再讲下去社会就没有合格的劳动力了，就没饭吃了。

但现在日本的教育还是严重两极分化的。不读书的一群，和读书的一群。和中国“自古俊杰出寒门”不一样的是，日本读书的一群基本上家境比较好的。这是因为日本社会比较平均的原因：通过读书来改变社会地位不是一种普遍的动机。家境不太好的家长并不认为他们过的不好，孩子将来和他们一样不是挺好吗，干嘛要花钱给孩子找罪受？但家境较好的家庭要保住社会地位的话，小孩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要不然现在的企业，医院，事务所将来谁来接？

那么日本的学校教育还有什么地方和中国的学校教育不一样呢？

十：“混帐”的日本教育（3）

不管你说日本的公立中小学怎样放弃自己的责任，怎样地退化成了“孩子收容所”，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保障，人家毕竟是主流教育，大多数孩子还都是上的公立制中小学。一到年纪，区政府就会给你家来信，通知你们家孩子该上学了，哪一天到什么小学去报到去。你如果不去，你得和区政府说明理由：你去上什么私立小学。但不能不去，否则是犯法的。奥姆真理教事件时有一位坂本律师因反对奥姆真理教而被奥姆真理教灭了门，同时惨遭毒手的还有一岁的儿子龙彦。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尸首，所以被列为失踪，到入学年龄了，学区的小学为小龙彦一

直保留着学籍，教室里有他的桌椅，到7年后破案了，学校在为小龙彦开过追悼仪式以后才注销小龙彦的学籍。这才是义务教育制。

不管老冰怎么从在文革中已经被批的一无是处的“智育第一”的观点来批评日本的公立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有两点老冰是很欣赏的，也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缺乏的：首先是体能教育，公立中小学是进行“工具”教育的，作为工具，坚固性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日本学校很强调学生的体能活动。有些人所不理解的日本中小学生的短裤短裙实际上是从这个考虑出发的。小学还只是玩，不强调竞技体育，只要在地上摸爬滚打就行了，所以日本的中小學生回家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脏兮兮的。我们老板娘有一次说笑话，说她从小姑娘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象着那样一幅图画：有人敲门，她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怯生生地叫她“妈妈”。“现在是每天回来一个叫花子大模大样地叫我妈妈，比我当年想象中的脏孩子还要脏上十倍！”，老板娘很为浪漫的想象和严酷的现实间差距而忿忿不平。

老冰有个客户是经营磨具公司的，生了仨丫头，一年一个，刚到日本时去他们家玩过一次，那时候那仨丫头刚在读小学初中，一进门，院子里仨黑炭头一字排开跟老冰鞠躬，把老冰弄得一愣：怎么了，这哥儿们白白净净的呀！老冰不由得有了“灵魂深处一闪念”，很为那哥儿们抱委屈。去年又去了一次，仨丫头全上大学了，一进门还是一字排开给老冰鞠躬，只不过黑炭头变成了漂亮的白净丫头，老冰这次是心里对那太太心里那个惭愧哟，错怪人家啦！那时候的黑炭头是叫太阳给晒的，不是老冰瞎想的什么原因。

小学生也有玩竞技体育的，主要是棒球。（日本人特别喜欢在老冰看来特别枯燥无味的棒球，可能与日本人枯燥无味的民族性有关系，但老冰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人也喜欢棒球。）因为有附近的大爷大叔们休息天来学校当业余教练。现在也有玩足球的，但不多，原因和玩棒球的学校多是一样的：不太有像样的业余教练。日本法律规定学校必须有游泳池和体育馆，体育馆的另一个用途就是灾害时作为居民的避难所使用。

上中学以后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全体都必须参加一个体育俱乐部，下午3:30到6:00为俱乐部活动时间，日语简称为“部活”，也就是说每天必须运动两个半小时！星期六还有，有的学校星期天还有半天！国内的小孩子们没有这样

运动吧？中国学校里有一个“校队”的名词，搞的是精英体育，日本没有什么“校队”的，有比赛俱乐部所有人大家一起去，也就是说每一名学生都是属于某一个“校队”的，当然比赛时有“regular member”和“bench”的说法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不仅是“工具教育”这样重视体能，“精英教育”也是一样的。小老板和小冰就读的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进学校”（以升学为目的的学校），出过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每年1/3的学生能上东大的，够牛B吧，在运动方面和其他学校一样。小冰参加了一个土头土脑的俱乐部：篮球，去年还是全区第一名，全市也进入了8强，在市里比赛的时候，同场子的队就惨了：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不相信“白猪”也会打球（日本人叫进学校的学生为“白猪”，意思是只管学习不运动，晒不到太阳所以白白胖胖，这点和中国人的想法一样），全涌到这边来看来了，那边的比赛更本就没有人看，有趣的是那边学校的丫头片子们也不管那边的傻小子了，和这边的白猪们来交换手机伊妹儿地址了。

其次就是日本学校的技能教育，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教育。学校是培养社会的接班人的，接班人首先得有存活下来的能力，然后就是工作能力。日本小学是有“给食”的，从一年级开始给食就全由孩子们自己轮班负责搬运，摆放，老师只在一边看，你花多少时间，打翻多少瓶牛奶也没有关系，反正最后能让大家吃上饭就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一来是动手能力，二来是对同伴所犯错误的忍耐和宽容，其实第二点可能更加重要，日本人自己人不互相指责可能就是从小就知道了人人都会犯错误。

日本小学有一门课叫《家庭》，里面包括做饭，缝纫，打扫卫生，小手工等等，最有趣的课可能是“购物课”了吧？头天向老爸老妈要多少钱，第二天几个人一组，先开一个单子，中午准备吃什么，然后上街去买，买回来了一起做，做好了大家吃，不准剩，吃不饱算你自己倒楣，用这种方法来培养计划性和可行性。

老冰现在喝茶用的茶杯是小冰在四年级陶艺课时为老冰做的，样子有点怪，（主要是不圆），但这是小冰第一次亲手为老冰做的玩艺，老冰一直用着它，有客人来了就要对客人炫耀炫耀，其实真的挺好的，象汝窑瓷样的颜色，甚至上面都有冰纹，当然老冰从来没有忘记拿去蒙人，说是汝窑瓷，但从来就没有蒙成功过，郁闷中。

小冰还在木工课时为冰娘做过一个八音盒，当冰娘打开那八音盒的盖子，听到那“叮咚当叮”的音乐时，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孙子给奶奶做东西了！激动不已。老冰给冰娘解释：其实不全是小冰做的，那机芯是买的，小冰也就做了个盒子。冰娘一听不乐意了，贬低她老人家的大头孙子那不是大不敬吗？迎头给了老冰一巴掌，“就做个盒子，你倒做一个来孝敬娘啊，活的成天往回抽抽，你有小冰一半能耐吗？还敢褒贬小冰”，老冰挨了打也不敢回嘴，只敢瞪一眼在边上作欢乐状的小冰。

小冰小学毕业时有一个纪念册，小朋友们在册子上写自己的将来志向。60个毕业生，29名男孩子，31名女孩子。31名女孩是清一色：将来要开面包房，可能是那种香味的吸引吧？29名男孩中，想当医生的两名，因为他们老爸是医生；25名想当木匠，因为“看上去挺好玩”；剩下两个想当律师，这两哥儿们不用说也能猜到是谁——俩中国孩子：小老板和小冰。

按照中国的标准，日本孩子都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但是那些“理想”都很踏实，很容易实现，所以他们很容易热爱将来的工作，把活干得很好；而中国的孩子们的“理想”都太伟大，不容易实现，一旦理想破灭，被迫从事自己所不乐意的工作时，对工作的态度也就可以推想出来了。“Made in Japan”和“Made in China”的不同，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表现出来的吧。

这就是中日教育中最不一样的部分，那么在精英教育时，应该一样了吧？

十一：“混帐”的日本教育（4）

国内称死记硬背式的教育为“填鸭式教育”，冰爹原来是高中校长，他的口头禅是“填鸭式有什么不好？北京鸭不就是填出来的吗？”。冰爹以“考察”的名义来过日本，虽然实际是来看孙子，但也确实进行了考察。说白了，是来看看日本人怎么填那些小鸭子的，原来冰爹还想向日本同行传授一点填鸭子的窍门，看了以后才发现中国人对小鸭子们还是太仁慈了，还得加强填鸭力度。

不信你到电车站去看，每天晚上11点多，不少脖子上挂着手机，肩上背着一个大双肩包、手里拎着弁当盒的小鸭子，和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大精英们

同样的带着一脸疲惫，迈着跌跌撞撞的步子从车站里出来往家赶。和小鸭子们不同的是，大精英们的步履艰难往往是因为喝多了，小鸭子们则是刚奔完补习。

日本人填起鸭子来，丝毫不比中国人差。小学三年级，每天早上起来，先做20道小数分数混合四则运算题，那题目能把看的人逼疯！不要以为都是练技巧的速算题，有一半是傻算题！干嘛？磨你的耐心，练你的速度。公立小学可是不让教到小数点以后二位的，理由是减轻学生负担。而补习班却从不考虑那些小鸭子的“鸭权”。用进学塾园长的话就是：“练习到不要去想答案，答案本能地反应出来为止！”

尤其是做鸭子做到第六年，一年没有休息的日子，每天放学后要补习，节假日、春寒暑假更忙，元旦、MayDay都是十时制即早十点补到晚点十点，“从鸡叫忙到鬼叫”，一天十二小时就这么算术、语文、理科、社会循环反复的上课、练习、小测验，就连以喜欢“填鸭”的冰爹都动了恻隐之心，这不都要填成“傻鸭子了”，或许日本人并不喜欢爱异想天开的“天才”，倒是喜欢这么填出来的循规蹈矩的“傻鸭子”。

补习班的老师们是极端热爱教育的，不是那样，这碗饭吃不了，要知道补习班是别人休息他上班的！文部省审定的教科本就不能用，本来就没内容，轻飘飘没几页纸不说，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尽是插图照片，弄得象一本漫画书。各补习班都是自己编的教科书，出的习题集。书和习题集都编得很令人佩服的，比如有这样一道小三的题目：

“有一张长方形的纸，拿短边往长边上折，得到一个正方形，从长方形上裁掉这个正方形后继续将短边往长边上折，一直到最后剩下来的是正方形为止。如果短边是19，长边是596，最后得到的是边长为几的正方形？”

读过十几年书，这是我看到过的所有数学题中最妙的一道题！看到过以后就再也忘不掉，求最大公约数的辗转相除法能用这样形象的折纸来表示，除了说上一句“出题老师天才的变了态”之外，没别的话了吧？

补习班是一门买卖，收费昂贵。但是当你看到补习班的工作质量时，你会觉得，那钱化的，值！不用说平时的尽心尽力了，上考场时，你从HOTEL里面一出来，（很多情况下得到外地去考试，只能住HOTEL，说出补习班的名字就有折扣价）就有人给你指路。刚到考场大门口，补习班的老师就把孩子给接过去了，从

此到考试结束，不让家长碰孩子，以免万一出了事分不清责任。上厕所都有专人接送，千万不能跑，好不容易奔到了今天，跌个跟头摔坏了不能考试了多冤啊。没带笔是不是？就知道你会忘了带，准备好了，只要人来了就行。

补习班是一种绝对的公平竞争，每月公开考试，按成绩分班，每两个月有升降，报考怎样的学校？可能性有多大？补习班的老师都会根据成绩的偏差值给家长 advice，相对来说日本的老鸭子要比中国的老鸭子好当，没有为找不到好老师补习的烦恼，也不需要为了推荐和老师拉关系，总之一切靠实力，补习班是明码标价，不多收一分钱。价格也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不便宜，但绝不贵。

名门私立中学的教育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种和补习班一样紧张的“填鸭式”，反复训练，假期补习等等，让孩子们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另一种则如大学一样自由的“放鸭式”，作业都是一个长期式，假期推荐一些自学书籍，写 report。虽然两种方式的学校都有，但是第一流的私立中学都是“放鸭式”的，因为一流学校的生源好，靠刺激学生的自尊心就足够了，不需要“填”。所谓一流和非一流是以高考时东大、京大、国公立医科的升学率来分的。

私立学校纪律极为严格，有时候严格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不，有比不近人情走得还远的。我们附近有一所也挺有名的进学校，冰太去考察了以后，死活不准小冰报考，我说为什么？冰太说那学校要扫厕所，我说那有什么稀罕的，日本学校的厕所不都学生扫吗？冰太说那所学校的学生得光着膀子扫厕所，于是老冰也就打消注意了，但是有不少家长就冲着这光膀子扫厕所去报考那所学校的。

老冰手下有个日本小伙子，一起外出坐车时从来不坐，老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上初中开始学校就有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准坐，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老冰有个朋友，天天和老冰抱怨她姑娘苦，说他姑娘每天下电车以后要走 30 分钟。我问他没有巴士啊，他说有哇，学校规定不准坐！日本学生的行李多啊，到过日本的人对日本学生的行李肯定都有印象，起码两三个包，有时候还得扛一件大乐器，单簧管什么的还凑合，拉管就够呛了。

小冰考初中时有一个学校是以校服帅著称的，那学校为了强调这一点特地找了八个高中生，在校门口一字排开，学着美国大兵的派头，双手往身后一背，叉开双腿站的笔直。我有点不买账，嘿，傻小子，我倒要看看你能站多久？谁能想

到这八个傻小子从考场开门到关门，一个小时脸不变色心不跳。耶，日本考中学是在一月底诶，这拨傻小子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小冰考完了出来，老冰把刚才所见一说，吓得小冰立即把想穿“很帅的校服”的欲望给生生咽回去了。

老冰说了很多日本公立中小学的坏话，但是不是所有的公立中小学都是这样，比如公认的全日本最好的中学就是公立的——筑波大学附属驹场中学和驹场高中。只不过那是公立的，反而不是首都圈的居民没资格报考：公立学校有学区限制。但是整个来说，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是两极分化得很厉害的：绝大多数公立中小学所进行的 tool 教育，名门私立中小学所进行的 elite 教育。两者又互相补充为社会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看起来挺不错的。但是社会平均度很高的日本，为什么教育上如此两极分化？

可以解释为，正因为社会平均度高才导致教育的两极分化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但是，日本社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平均度也在不断降低，那么，这种教育体系还能维持多久，谁都无法推测。

十二：“分裂”的日本国

本来，日本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比所有的国家都彻底——连“国家叛逆罪”都没有，你可以随便胡说八道。不信，书店里堂堂皇皇地在卖《冲绳独立论》，前不久抓到了防卫厅的一个官员向外国卖情报，却不能以间谍罪起诉：日本没有“间谍罪”这么一说。最后以“违反公务员守秘义务”罪起诉了事，违反了一项义务能有多大事呀，而“日奸”就性质完全不同了。所以，“分裂日本”，不是一件什么能炒作的事情。

但是“分裂的日本”，是怎么一回事？

日本是个“分裂开来”的国家，有两个日本：东日本和西日本，更多的场合叫关东和关西。关东指的是首都圈，也就是东京都 23 区和周围的神奈川，埼玉等好几个县的一部分，而关西指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及周围地区。为什么叫“关”呢？原来的日本分成好些个小国，国境上有检查所，称为“关所”，最有名的一个在现在的箱根地方，出了那儿再往东就是蛮荒之地了，您就得唱一句“东出阳关无故人”了。谁能想到 500 年以后东边如此成了气候呢？

日本一亿几千万人口，首都圈占了一半，京阪神占了30%，剩下的名古屋，广岛周围还有两个圈，其他地方基本上就没有人了，你没听到国会吵架时有人再说：“北海道的高速公路上跑的尽是狗熊”吗？

有人会说了，你拿说的不就是一个地理概念吗？干嘛要如此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我还真没有夸大，你说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网分两个周波数的？日本有两个周波数，关东是50赫兹，关西是60赫兹！怎么会有这种邪门事？很简单，日本人向老外学发电时，关东人跟欧洲人学，买50赫兹的发电机，而关西人则跟美国人学，买60赫兹的发电机！那为什么不买一样的？更简单，那小子他买这种了，老子就得买那种！到现在还是这样，比如索尼和松下就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索尼弄一个东西出来，松下就非的把他给灭了，索尼弄了 β 制式来录像，松下就得推VHS制式。索尼有了一个8mm，松下就有C-VHS，现在索尼是MEMERY STICK，松下还是SD CARD，表面上的理由多的很，真的说穿了，就一个是关东的，而另一个是关西的。但这次下一代DVD这两冤家不知怎么猫鼠同眠，一起和东芝掐起来了就不知道了。

但那时也没有几个人用的起电，多少赫兹也没关系，后来用电一普及，要并网了，这事就出麻烦了。电厂和电厂没法并网不说，用户跟着一起倒霉：你把家从大阪给搬到东京去了，好事啊，没跟您道乔迁之喜之前，问你一句，钱够化不？要不要哥儿们帮忙？您那家用电器可得全换新的了。

日本人也能想出办法来，电网是没办法了，电器有办法。你要是买了日本电器，看到后面注明了50/60赫兹兼用时您可千万别为日本人的照顾全球用户的热心而感动，那是他们那些傻乎乎的老祖宗折腾他们带来的副产品。

还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多了，说句怪话，他就站着不动您都知道他是关西人还是关东人。那位说你太夸张，不夸张。乘自动扶梯你不走的话就得靠边站，给人家让道，就这靠边站，关东人靠左，关西人靠右！所以您要靠边站的时候先得想好了您现在在哪儿，要不然阻碍交通不说还被人笑话。

谁笑话谁？关东人笑话关西人，关西人笑话关东人，谁都看不起谁。关西人看关东人，不就是个暴发户吗？首都有什么了不起的？奈良，大阪，京都，神户，谁没做过首都？俺们做首都那会儿，你在哪疙瘩？所以日本人去了东京，都得规

规矩说普通话，就关西人敢大声说方言，就是，当年俺们这土话就是国语！日本的所谓一流企业，也就是“一部上场企业”（不要看成是“一部分上场企业”，而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场企业”）不管是在那里起的家，几乎总部都在东京。不在东京的扳着手指数的过来，全是关西的老顽固，象松下电器，神户制钢所什么的。

关东人呢？看关西人整个一个土老冒，一天到晚抱着“咱们先前阔”的老黄历不放，也不看看现在自己成了什么模样。有能耐先把经济搞搞好。

关西人的解释就不是这样了：关东人傻，一条粗腿抱到底，只投自民党的票，关西人不同，反对一党执政，投反对党的票。当然自民党要打击报复了。我对这种说法特别感兴趣，自民党在东日本狠是事实，在野党在西日本狠也是事实，京都市的市长都曾经是共产党（不知现在还是不是），但自民党打击报复关西是不是事实？我问说这种话的人有没有证据，回答了半天也不得要领，最后：“反正自民党不是好人，是好人我们不就投他们的票了吗，他们肯定会打击报复”。原来也没有证据啊？全世界的愤青哪儿都一样。

没证据的话咱们不说，说有证据的。关西的樱花银行（原三井银行）摇摇欲坠，关东的三菱银行却长势喜人；国会在吵架，要不要救关西的大荣超市，结果还没出来呢，大荣卖掉的产业全被关东的 JUSCO 收购去了。

最好玩的是，不但关西的经济在恶化，连关西的人都好像在变傻。

再好的朋友，一听着句话也要跳了：“岂有此理，你也太看不起关西人了，拿关西人这么开涮？”

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胡说，我是有证据的。关西的名牌中学在全国排行榜上全面下降，取而代之的全是关东的。这不就说明关西人开始比关东人傻了吗？

那朋友一听，更是气的浑身发抖，大喝一声：“你是关东人啊？怎么也那样傻。关西受自民党迫害，弄的经济不行，关西人穷了，读不起东大了，就在家门口读京大，读阪大。那些排行榜只计算东大的升学率，当然关西得掉下来了”。

原来如此，有道理，但好像没自民党什么事吧？

人要是钻进了死胡同，就出不来了。

十三：“各唱各的调”的大众传媒

说日本大传媒“各唱各的调”是指他们在对外关系上的观点。

日本的大众传媒说多不多，就那么几大传媒加上各地的地方传媒。有趣的是，几大传媒在各地方的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节目都是不一样的，就连国营传媒 NHK 的东京放送和大阪放送所播放的内容也不一样，主要是照顾到各地的地方性，比如东京的扯淡事，和大阪有何鸟干？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的几大传媒的反映是有点不一样的。一般说来，《朝日新闻》最左，《产经新闻》最右，《每日新闻》中间偏左，《读卖新闻》中间偏右。而给老板们看的《日本经济新闻》则是严格中立，你不能用政治感情去影响老板们的投资，经营判断对不对？这里的“左”“右”，按上个世纪的区分方法来分，即亲共亲华度。

《朝日新闻》是即使在文革中都有驻华记者的，很亲共亲华。要么不说话，开口肯定帮中国。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朝日新闻》对中国文革的宣传的。到现在还有不少 50 岁以上的日本人对文革，毛泽东还很有好感。有个作家叫伴野郎，原来当过十多年的《朝日新闻》的上海支局局长，回日本后改行写小说，都是中国题材的，很受欢迎，有一部叫做《蒋介石的黄金》多年前在《世界之窗》杂志上被介绍过的，老冰挺喜欢他的小说，因为他是一个老上海，写的上海特别真实，亲切，比上海人写的还带上海味。

而《产经新闻》则是因为文革和中国关系恶化，起码到去年为止中国还不接受它的记者派驻。（不知道现在怎样）所以他的中国评论一般可信度比较低：没有第一手资料嘛。《产经新闻》的报纸在几大传媒里是最小的，但是他的电视部门“富士电视台”却生机勃勃，经常请大右派石原慎太郎，樱井良子等人和在日的中国名人朱建荣教授，叶向荣教授等人辩论。但极右的西村倒不太出来，西村常在“朝日电视台”出面。这也是传媒为了保持其中立形象的一种姿态：左派传媒请极右，右派传媒请极左。

《读卖新闻》是日本最大的传媒，老板渡边恒雄上大学时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被开除，现在在日本有巨大的影响力。可能由于老板的经历，《读卖新闻》很不喜欢共产党，现在攻击的矛头是北韩，每星期天都有专门节目放映北韩的影象。其实老冰看了基本无动于衷，反而觉得金太阳也好，金二世也好，起码没有什么

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我们三四十年前干的一模一样，没一点新鲜东西。什么户口，成份，凭票供应，个人崇拜什么的，但在煽动一般日本老百姓的感情方面有很有效果了：都到这部田地了，还不去好好过日子，还要造原子弹？

至于《每日新闻》影响力不大，不太引人注目，一般不反共反华，说中国好话的时候多，他们有一档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叫《NEWS 23》，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多事讨论”，原来的背景画面居然是天安门！他们电视里出来说话的大多是一些持自由主义见解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就书生气十足，判断事务的标准和逻辑几乎完全是教科书式的，所以你可千万不要去相信他们的预测——你想想你老师预测准过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日本的传媒都喜欢标榜自己的不偏不倚，代表传媒出来说话时（比如社论，电视台主持人）不太对国际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是采取“诱供”的方法。他的立场主要是看他请来的人里面是左派多还是右派多，还有就是刁钻古怪的问题。左派右派是都得请的，那一派请得多一些就很微妙地表现了他的立场和看法了。但是就在今天（2005/07/03），富士电视的《报道 2001》的主持人和宫崎国立大学的王智新教授为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居然干起来了，比在场的樱井良子还要激动，边上的来宾反而来劝架，这也是很罕见的。

不同观点的人坐到一起辩论，和 BBS 上的辩论比起来不一样的也就仅仅是不开口骂娘这一点，真正的口水仗，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也不可能谁说服谁：谁都有那么一点理，谁也有那么一点非，反正都是抓住人家的非来讲自己的理，用句广东话就是“鸡和鸭讲”。和 BBS 相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那个倒霉斑竹来删你的贴：请你来就是让你来说话的。时间一到，节目 CUT，大家都到财务去拿出场费，拿到了钱鞠躬再见，分头回家去准备下一次吵架，吵架就是他们的买卖嘛。

偶尔也有时候大家意见一致的，就是伊拉克战争，除了自民党内阁外，大家都反对。怎么办？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出来解围了，他是个亲华派，和平派，被日本右翼名列七大“亲华甲级战犯”之一，曾经指责石原慎太郎是“战争贩子”，怎么这次倒支持战争了呢？他的理由是：咱们和老大有安保条约不是？老大有难了咱们要是不管，将来咱们有难了你能保证老大一定会来？这一下把大家

都说哑了。到了现在大家也还是只能说：虽然不帮老大的忙不行，但这回的忙帮的确实有点亏心。

顺便提一句，所谓七大“亲华甲级战犯”是指前总理，自民党前总裁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自民党前总裁，现众议院议长河野良平，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加藤弘一，前科技厅长官，前外相田中真记子，现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等七人，如大家有兴趣，什么时候侃侃。

以前左右两派的势力差不多，左派的势力还好像更强一些。但近来左派的日子不好过，主要是因为北韩的事情，左派一直认为所谓“北韩绑架”事件是右派的造谣，但金正日对小泉纯一郎亲口承认了此事，并且释放了一部分人质，这样一来左派的面子全无，日共，社民党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惨败，主要是因为无法解释这件事。

“绑架人质事件”以外，日朝之间还有一件事，就是五十年代的所谓“祖国归还”运动。当时很多殖民地时代被征集到日本来的北朝鲜人（据统计有9万3千人）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回到了祖国，其中还包括9000和北韩人结婚了的日本人。这些人回去后遭遇很惨，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资本家”，“朝奸”，遭迫害致死的也不少。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经过中国逃了出来，这件事才曝了光。当时在“归还事业”中跳得很高的日共，社会党（现在的社民党），左派传媒只好出来谢罪。这几件事加上中国愤青们的努力，使现在日本左派的日子很不好过。

对外是各唱各的调的，对内呢？日本的传媒对内可以说是“舆论一律”的。

十四：“七大甲级战犯”都是什么人

所谓“七大亲华甲级战犯”是杂志《周刊新潮》6月23日的一篇文章提出来的，指的是前总理，自民党前总裁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自民党前总裁，现众议院议长河野良平，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加藤弘一，前科技厅长官，前外相田中真记子，现民主党党代表冈田克也等七人。

至于为什么说的是“七大”，而不是“八大”，“九大”？那是模仿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而来，其实这个名单很可增加的。

排在“战犯”首位的居然是中曾根前首相，可能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中曾根首开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的先例，在很多人心目中，应该是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无疑，怎么还会被日本右翼分子看作“亲华战犯”？

理由很简单：中曾根开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不假，但他同时也开了日本首相停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

其实，战后日本首相一直在参拜靖国神社，1978年10月，被远东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等合祀到靖国神社以后，这个参拜才成了问题。在80年11月，当时的官房长官宫泽喜一提出了“（正式参拜）是否违宪的疑问还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很具日本特色的日本政府统一见解以后，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在亚洲国家纷纷抗议以后，在1986年又停止了参拜，（从此以后，日本首相再也没有在8月15日参拜过靖国神社）在右翼们的心目中，停止参拜的“罪”要比首开参拜的“功”要大得多了。所以他得以入围并不奇怪。

多扯几句，中曾根做过的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事还有很多。他在职时实行的“10万留学生”的计划也是一个例子。10万留学生的目标是达到了，但留学生们也没有感谢日本，反过来很多日本人把犯罪率的上升归咎于那个计划。最主要的问题是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一套有效的筛选留学生的机制。

桥本龙太郎榜上有名一来是那个被吵得很有名的“二奶”事件，二来日本的对华ODA援助是在桥本内阁时期达到顶峰。桥本本人先后访华30多次，光去年就三次访华，不被右翼看作眼中钉才怪呢。

河野洋平是唯一没当过总理的自民党总裁，他触怒右翼的最大理由是6月1日在议长公邸召集历代总理给小泉纯一郎进言，劝其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则是有名的亲华派，桥本派的中坚。曾经拍着桌子对右翼的小字辈说：“闭上你的嘴，你知道什么叫做战争？”作为从战争中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人，他们的话在有一段时间里是很有用的。但小泉上台以后，森喜朗派（小泉是森喜朗派的）对桥本派打压得很凶，桥本派被人抓住了拿钱不上帐的辫子，几乎被打的溃不成军，过去的荣光已不复存在了。

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纘一是官僚出身，做过外务省中国课课长，讲的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很懂经济，就是他在回答日共的质询是说出“过去我们搞的是社

会主义，现在开始我们要搞资本主义了”的名言。就是他和桥本们一起抗过了战后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期，（当然要看怎么说，你也可以说使他和桥本们一起制造了战后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期）。

右翼们指责他把外务省给办成了一个“中国学院”。日本的官僚是很强大的，政治家玩不过官僚。但小泉上台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小泉敢和官僚正面冲突，因为他有最强大的武器：人气，百分之七八十的支持率可不是开玩笑的。

山崎拓（原自民党政调会长，自民党原副总裁），小泉纯一郎，加藤纮一过去曾是盟友，被人借用拉练的品牌称他们为“YKK”（他们的名字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正好是YKK），但在2000年反对党提出对森喜朗内阁的不信任案时加藤居然要带着他的加藤派和反对党一起干，分裂自民党！后来在森派和桥本派的夹攻之下，加藤派自己倒先土崩瓦解了。加藤留着眼泪在传媒面前收回成命，最后只能自己不到会场参加表决来表明心志。到了这步田地，自民党主流派当然不会放过他，隔不多久，找了一个挪用政治经费的罪名逼他辞了职，虽然后来加藤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又选了上来，但是已经过气黄花，一蹶不振了。

山崎则一直是小泉的死党，甚至在山崎因为女性问题被传媒曝光而导致竞选失败以后，小泉还是给了山崎一个“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的差，据说吓得总理官邸的女职员们都不敢上班。后来总算找出来了那个让他落选的冤家有冒充学历的问题，让那小子辞了职，再次重选总算选上了，反正丢人丢的不轻。

前科技厅长官，前外相田中真纪子亲华可以说是“家传”，当年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就是当年只有28岁的田中真纪子。一来是她老爹留下来了一块牢固的地盘，二来田中真纪子受的是美国教育，想法做法和日本人总有一点不一样，说话很新鲜，田中真纪子在日本的人气也是惊人的。

有人说在中国看到的田中真纪子和在日本看到的田中真纪子判若两人，恐怕这主要是在两地需要达到的效果不一样的缘故。在国外的田中真纪子，要强调是日本国国务大臣，日本国会议员，得注意仪表；而在国内的田中真纪子，更多的是看着选民，注意不能让选民看着反感。看她选举时的装束就更有意思了，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刚从厨房里跑出来的家庭妇女，穿着牛仔裤，T恤衫，头发乱七八糟，跌跌晃晃地跑来跑去，到处和大婶，大妈，阿婆拉手话家常，她最坚决

的支持层，是年轻人和中老年妇女。对前者来说，她具有理想的母亲形象，对后者，她是一个朋友。所以，和小泉决裂以后，她虽然因为克扣秘书工资而被迫辞职，马上还是又被选上来了。

看到名单最后的民主党党代表冈田克也，老冰也觉得有点可笑。日本的右翼和中国的愤青一样，都有一点头脑不清楚的。冈田克也虽然在右翼看来够亲华的了：在国会中追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责任最积极就是他，频频访华的也是他，但那只是在野党的职责，真要论到“甲级战犯”，恐怕不应该有在野党的份吧？说冈田克也是“甲级战犯”也有点太抬举他了，怎么着也得是个执政党的重量级政治家才对。比如前自治大臣野田毅。

野田毅是日中友协会长，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老冰前几天翻译的冈本行夫的文章中所说的“老朋友”指的就是他们，可是他们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小右派们现在就敢跟老“战犯”们公开叫板，上星期天（2005/7/3）上午富士电视台的《报道 2001》中，樱井良子就指着野田毅先生的鼻子说：“知道你们为日中友好作了很多工作，化了很多心血，可是现在呢？你们在那边还能说上话吗？”

从野田毅先生的眼神里，我理解了什么叫“无奈”。

十五：“舆论一律”的大众传媒

既然上次说传媒是“各唱各的调”，怎么你老冰撇过嘴来又说来是“舆论一律”呢？就你横竖都有理啊？不是这个意思，老冰上次说的是外交和国际事务，那玩意儿与老百姓生活无关，怎么说也不会有人跟你叫真，所以你各唱各的调也没关系，天塌不下来。而这里说的“舆论一律”指的是国内事务，一律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不管政府要提什么法案，做什么决定，先反对了再说。有时候到了无理取闹的地步，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乱。

这里说一件有趣的事：第二次桥本龙太郎内阁的时候，任命了一位叫佐藤孝行的自民党议员做总务厅长官，此公何许人也？他是曾经被牵连到导致田中角荣被捕的有名的“洛克希德事件”里面而被法庭判决过有罪的。这一下舆论大哗：这还了得，怎么一个前罪犯当了国务大臣？不行！

桥本一开始很强硬的：为什么不行？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钱该罚的罚了，牢该坐的坐了，那事就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不行？佐藤本人更是想不通：十多年前的事了，怎么现在又提了，这十几年我挺遵纪守法的呀，法律又没有前罪犯不能做国务大臣这一条，我就要做这个国务大臣，再者说了，论资排辈，也该轮到我了，老子就不辞职！

但是你再狠也狠不过已经被传媒吵作起来的舆论，尤其是舆论还在讲着大道理的情况下。过了一星期，桥本不再那么硬了，和佐藤商量，请他考虑辞职。这时传媒口气一下子又变了：你说任命就任命，一星期又要人家辞职，你小子也太无情无义了。大家一起同情佐藤起来了，象同情被抛弃了的杜十娘一样。老冰最喜欢的一个 NEWS 节目主持人，朝日电视台的久米宏，把前几天义正词严地愤怒声讨桥本和佐藤的事给忘的一干二净，拼命给佐藤打气，口气绝对流氓加无赖：“男たつたら、絶対辞めない！”用中文说就是：“是男爷儿们就绝对不辞职！”，你说这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传媒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把事情搞乱了就能看内阁的笑话，甚至可以追究桥本首相的责任：你是怎样用人组阁的？弄的不好内阁垮台，而内阁垮台是传媒最喜欢看到的。为什么？有新闻了呀，编辑们再也不用头痛怎么填满那么多空地了。不一样

这是对政府，你说挑挑政府的刺儿也不是坏事。那么其他事儿呢？我一直就纳闷怎么日本传媒对所有事件的看法都那么一致。比如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以后，警察刚开始作动作，所有的传媒都指向奥姆真理教，我当时就纳闷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为奥姆真理教辩护？就都吃的那么准？万一错了呢？到后来这类事情看得多了，才知道这些传媒都自己拥有庞大的情报网，警察开始调查时或者比警察还更早，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调查，所以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证据，敢那么说话。但现在也引起了相当大的问题：你有了情报，有了证据，为什么警察不动你不说，大众传媒的责任你到底尽到了没有？你是不是在剥夺大众的知情权？

日本的传媒有时候很令人气愤的：警察不说话，传媒不说话，警察一说话，所有传媒顿时铺天盖地，全出来了，一看内容就知道是经过周到准备的，什么他都知道，就是不说，合着警察局的发言人的任务是拨动传媒开关。这点可能是日本传媒和欧美传媒最不同的地方。日本的“官”是很厉害的，官不发话，民是不

敢动的。日本的传媒在报道刑事案件时是“舆论一律”，其他问题也是这样。东方的传媒好像都有一个责任，就是维护社会道德。日本更不例外，有时候讲大道理起来能把人气死，比如前几年出过这样一件事：一些金融公司在逼债的时候使用语言暴力，对债主进行恐吓。顿时所有传媒一齐出动，对这些金融公司进行讨伐：什么非法暴利，无视人权，不一而足。

老冰问过一个传媒的朋友：你们想过没有？在失业率如此之低，而社会平均度如此之高的日本，找这些金融公司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社会渣滓。金融公司的利率是高，但毕竟不是地下印子钱，高在法律的范围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金融公司仅仅只是语言暴力的问题，值得你们那么大花力气吗？要知道正常公司的员工如果被公司知道向金融公司借了钱的话，会被炒鱿鱼的。理由很简单：没有必要向金融公司借钱，向金融公司借钱只能说明该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和能力，这样的人作为员工是不合适的。你不能说一般社会常识错了吧？

那朋友也无言可答，说你说的这一切我都知道，但作为传媒更重视的是“建前”，也就是大道理，有时候社会一般常识并不能上台面，而金融公司的语言暴力则确实侵犯了债主的人权。这就是我们传媒对金融公司进行打击的理由吧。

其实老冰一直怀疑那次行动的幕后策划是大银行，打击金融公司的目的在于银行自己也想参与这种合法高利贷业务罢了。

那么，像田中角荣贪污案那样的案子又是怎样曝光的呢？不也是传媒的功劳吗？

是传媒，但不是前面说的那些传媒，前面说的报纸，电视都是“正统”的传媒，也就是“主流”派，主流派的任务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定。所以不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他们绝对不说。但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传媒，叫“周刊志”，就是一周出一期的杂志，那种杂志是专以揭短为自任的，专门登小道消息，黑幕消息，有准没准的你自己去判断。

主流传媒不是讲究不偏不倚吗？那些杂志则是旗帜鲜明，左倾则左的可爱，右倾则右的可憎。你要是和谁争论起什么来了，记住千万不要去引用杂志的内容：那玩意儿没准，可信度很低，你要是敢引用杂志的内容，没准把你给一起圈进去了。

那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呢？不怕人家告他诽谤？有几点原因，首先日本不是诉讼国家，大家不习惯打官司，一场官司也不知道要打到猴年马月，打赢了也没有多少赔偿金。二来一打官司正好帮他炒作了，本来他那杂志不一定有多少人看，一有名人打起了官司，嘿，那一期在网上准能拍卖出天价。第三嘛，俗话说“哪有猫儿不吃腥”，乱打官司，把没的给打没了是好事，可把有的给打有了怎么办？所以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真打官司的不多。

老冰不太看那种杂志一因为影响老冰的光辉形象。你想想，那玩意儿一周出一期，哪有那么多黑幕好给你揭？于是就靠大量的黄色页面来凑数，这一来你怎么看？办公室里看的话有性骚扰之嫌，那些小丫头就能让你看了？回家了有冰太小冰，电车上看的话，您还不得考虑考虑周围的人怎么想你吗？

冰爹懂一点日语，有一次和老冰在逛书店时问老冰有没有右派刊物，说想看看新鲜。老冰随手就递给冰爹一本，冰爹打开一看，差一点心脏病没发了，一失手掉到地上去了。冰爹一辈子为人师表，那见过这么多奶子屁股欢聚一堂的。吓的哆哆嗦嗦的直嘟哝：“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

老冰给冰爹教训了一辈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对冰爹进行反教育的好机会：“所以说，反动和色情，往往是一个娘养的”。

十六：“无能”的日本警察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是高仓建演的《追捕》。

《追捕》在中国造成了两个误解：其一是“警视厅”是日本的警察总部，其二是日本的警察挺很的。

首先，日本的警察总部不是“警视厅”，而是“警察厅”。警视厅是个什么组织呢？这要从日本的警察是怎么组织的说起。

日本没有全国性的警察组织，警察是归各个地方自治体管的。日本全国分成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京都府）四十三县。北海道的警察叫“北海道警”，大阪府的警察叫“大阪府警”，兵库县的警察叫“兵库县警”。照此类推，东京都的警察是不是叫“东京都警”呢？不是，叫“警视厅”。警视厅只是一个地方警察组织。

另外，所谓警察厅也只不过是起联络，交换情报作用，警察厅并不能直接调动各都道府县的警察。

第二，日本警察根本不象高仓健演得那么牛，相反，日本警察及其无能。

无能到了什么地步？无能到了警察总扛把子的被人打了黑枪，10 来年愣没查清楚是谁打的！你说丢人不丢人？

1995 年 3 月 30 日早上，全国警察的总舵爷—警察厅长官国松孝次在自己家门口的停车场被人打了黑枪：中了三枪，在医院里躺了一年半，换上了人工直肠。当时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闹的正欢的时候，自然而然大家怀疑到奥姆的身上。确实到后来很多线索都指向奥姆，但由于缺乏核心证据，几次抓人又放人，就是无法提起公诉。弄到现在原总舵爷都卸职几年了，傻警察们还不知道找谁去报仇。

老冰和警察做邻居，碰巧车位也是邻居。星期天一般全家去什么地方，老公们总坐在车里等在家里慢慢捣治脸什么的太太们，老冰是摇头晃脑地听流行音乐，那位警察永远是静静地在读什么书。老冰问过他问什么这么用功？回答是想升职，在准备考试。问他怎么老在准备考试？回答是因为想升的职永远有，所以要考的试也就永远有了。

你说 career（上级公务员）考考试也就算了，你个现场的 non career（下级公务员）也瞎起什么哄？你不好好地钻研技术，玩这个干嘛？他说这里面也有技术。我说那破案时用得上吗？他说基本用不上。日本警察破案基本上是先用最原始的拉大网找证据方式，现场周围几十米，几百米到几公里，根据案情不同范围不同，用人海战术一寸一寸找，地面水下天上，什么都不放过。

收集来的证据的鉴定就是高科技了，象 98 年和歌山县发生的氰化物投毒案，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用间接证据结了案。首先涉及的人全部排查，证明其他人确实没有作案嫌疑，然后先是警察的科研班用高频震荡配合等离子发光法证明了现场的氰化物和嫌疑犯家中发现的氰化物是用同一原料，由同一工厂在同一时间内制造的产品。在受到辩护律师关于鉴定的中立性的指责后，又委托东京理科大学，大阪电气通讯大学和广岛大学的三位教授用放射线光谱分析的方法进行鉴定，三位教授都得出同样结论，这才结了案。

老冰总觉得，按比例说来，日本警察中的胖子比别的职业要多。胖子做警察有优势：日本警察在进行职务盘查的时候和美国警察不同，不是先举起一把枪，

而是背起双手，挺起肚子贴着你，怕你告他使用暴力。你如果先出了手呢？好，你小子袭警，妨碍公务。

上星期天，老冰在家，听到门铃响去开门。门一开，外面站着两位警察，老冰立即将门链一拉——不让你进来。为什么？日本警察有两种搜查方式：强制搜查和任意搜查，强制搜查有搜查证，你不能阻挡；但任意搜查不经过被搜查人同意不能进行搜查，但你一让他进门，他可以解释为你已经同意了，所以没事都不让警察进门。

又人会问了：你老冰做了什么亏心事？那么怕警察。不是，是经不起搜查，老冰的盗版 DVD 总有三位数吧，你说这被查出来不就不好说不是？

谁知道那两位警察在门外一个劲地点头哈腰，说什么来晚了，对不起什么的。

诶，出什么事了？小冰可正在外面打比赛呢！老冰一下子慌了，忙问出了什么事？

警察说，大楼的管理人打电话报案，说你们家墙上被人打了一个洞，就赶快来。

老冰一听是怒不可遏，你这警察怎么当的？没脑子啊？也不想想这钢筋混凝土的墙不用火箭筒你能打出洞来？本拉登跟我又没有仇。

我说：“你把通讯记录给我看看。”

一看警察递过来的通讯纪录，心中真有一股把那两个警察送回幼儿园去的冲动：406 他给看成了 604 不说，这不明明白白写着“窗户给石头砸了个洞”嘛！但看看那两个警察站在那里的一副尴尬相，还是对他们说：“您受累了”。

这些警察用中文讲起来是“片警”吧，特别可气，永远糊里糊涂的弄不明白所有的事情。日本的户口是归区役所（区政府）管的，警察不管，但警察又想弄明白管区的住民情况，就老是上门调查。小冰小学一年级到日本来的，警察的账本上就永远是小学一年级。耶，警察不会算加减法的？不知道过一年升一级？更可气的是，你帮他改过来，他下次拿过来的账本上那修改的印子又没了，小冰还是小学一年级！

有一次老冰晚上去电车站接小冰，车站旁边是一家超市，那超市的门口不知怎么的喧哗起来了，隐隐看过去好像有几个警察围住了一个中年妇女，老冰就下车去看热闹。

超市的警备员告诉老冰，那女人是一个惯偷，早被这个超市盯上了。刚刚又在电器柜台里偷了一个数码相机，超市就喊了警察，“监视录像带就在警察手里”。

再看看那女人，撒泼放赖地在大喊大叫，拼命想突围逃跑。三个警察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做到不让那女人跑，却没法把那女人弄上警车。

这时，原来一直就坐在一边地上抽烟的几个看起来明显属于“不良少年”的小混混过来了，“警察大叔，我们来帮你吧”，说着几个人一起出手，把那个女人就弄到警车里去了。剩下三名警察背上象装了弹簧似的向那几个小混混鞠躬。

有时候，好警察不如坏小子。

十七：“烦琐”的选举

小泉纯一郎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他上台时是日本战后经济最黑暗的时期，经济本来就on不好，加上日本人见风就是雨的单细胞性格，传媒再一炒，好吧，整个明天日本就要完蛋的绝望感觉。有一次一位多时不见的日本朋友见面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在日本啊，这儿还有什么生意可做？我以为你早回中国了呢。”笑话，回不回国又不是我说了算，再说了，我怎么就看不出日本有什么不对劲了，这不大家都好好地活着在嘛。

就在绝望的气氛中，小泉的“改革”无疑让日本人看到了希望。可是单纯的日本人就没有想去问问小泉，他那个“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问了也没用，小泉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改什么革。就有一条是明白的，他要搞邮政民营化。

日本的邮政，说是国营，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世袭”的“特定郵便局”，就是说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祖祖辈辈经营郵便局，还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这确实明显不合理。

还有就是邮政同时经营存款和简易保险，因为邮政是国营的，这笔钱就是国家的，有用没用随使用，这也确实很不合理。

第一个不合理，小泉不敢公开说，因为太招人恨。小泉强调的是第二个不合理，日本现在的财务状态很不好，所以首先要重建财政，节省政府支出。而邮政

的钱政府可以任意支配，财政支出就怎么也压不下来。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这笔钱从政府的手里抢走——搞民营化。怎么样？不是你政府的钱了，你还能用？

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问题是有第一个不合理的存在，事情就变得很复杂，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益。小泉的改革出黄信号了：邮政民营化法案在众议院表决时，由于自民党内有 51 人“造反”：37 人投反对票，14 人缺席或弃权，以至法案仅以 5 票的多数通过。

众议院通过了，还有参议院呢，参议院的形势更加严峻，小泉确实没有胜算。如果参院同不过，议案成为废案的话，小泉的面子就完了蛋：他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而他的改革也就只有这一件事是说的清楚的，如果通不过，你让他怎么混？怎么办？

小泉玩命了，他说：“如果参院通不过，议案成为废案的话，等于通过内阁信任案，届时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

其实这有点耍无赖：解散众议院确实是总理大臣的权力，但是是参议院通不过，你解散众议院算哪门（参议院是不能解散的）？这种做法有点象原来天津卫的青皮小混混：我先拉自己一刀，下一刀就是你了。为什么这样说，选上一个议员不容易，解散重选，还能不能选得上？就是那些地盘坚固的议员们，再选一次，你也累是不是。真不想解散？那好办，到参议院去做工作去，让那些端铁饭碗的帮帮你们这些泥饭碗，大家一起继续混。

这就是小泉的真意。他抓住了那些议员们不愿早日解散的心理。

日本的议会选举分两个区选：小选区选举和比例区选举。小选区是直接选某人，比例区是选某党。小选举区好理解，选出谁就是谁。比例区是怎么一回事呢？比如有一个党在哪儿都不占优势，但是全国总算起来支持者还是不少，你不能不让人家进议会吧？所以就有了一个比例区，比例区怎么选法呢？选民选举时有两张票，其中一张是比例票。到时候把比例票数除以比例区的议员名额数，就得到一个议席得多少票。然后计算各党的得票数得到各党的比例议员数。再按照各党事先提出的比例区候选人名单按顺序决定当选议员。

这个方法还可行是不是？问题大着呢。

首先是小选举区的问题，原来是中选举区，就是一个选举区选几个议员。后来成天扯政治和金钱的皮，有人就出主意了，说中选举区不好，候选人的活动范

围太大，花钱。应该把中选举区改成小选举区，每个选举区就选一名，这样候选人不用满世界跑，省他们的钱，他们也就不用成天想着去黑钱了。

嗯，听起来有道理，小泽一郎整垮自民党后上台的细川护熙内阁就搞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根本其实就是选举区的变更。结果怎么样？结果更糟。

比如，原来住隔壁的哥俩，关系还不错，没事还可以扯扯闲篇什么的。现在小选区了，有你没我（以候选人的户籍所在地来定所在选区），我明显干你不过，怎么办？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可这一搬家，要不要钱？

原来一个选区五个名额，就是有八个人来竞选的话，我不要那第一第二，只要琢磨怎么把那三个人踩下去就行了。可现在呢？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你死我活。选举运动更激烈，花钱只有更多。

所以就有人在说了：还是恢复中选举区吧。说的容易，法律又不是旧衣服，说改就能改，再说了中选举区的弊端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干嘛再改回去，结论也不象能出来的样子。

再说比例区，这里面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比例名单是怎么定的？凭什么他排第五我排第六？倒霉的这次还正好只有五个席位，就为了不然我当选啊？

其次就是重复提名的问题，各党为了确保几个人绝对当选，往往有几个人在小选区和比例区同时参选，这就出了个民主政治的理论问题：小选举区落选的人在比例区又被选上了！那个小选举区的民意还是不是民意？自己的选区的选民都不要他了，他是靠什么上去的？

还有就是“一票的差距”问题。比例区大家公平，小选区就很不公平了，一个小选区选一位议员，这个小选区有多少选民呢？比如东京都一个选区的选民人数是岛根县一个选区选民人数的 5.02 倍，这到底算不算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官司就没有断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区也老在变更，但是总好像跟不上人口集中的速度。

这是繁琐，毛病百出的选举制度，下次说闹心，怪事百出的选举。

十八：“怪事百出”的选举

自民党原来有一位“资深”议员叫原健三郎，此公资深到社么地步？从1946年4月战后首次普选当选开始，连续20次当选，担任过两次劳动大臣，一次国土厅长官，一次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1986年7月到1989年6月任众议院议长，1996年继尾崎行雄，三木武夫后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三位在职50年的议员，2000年以93岁的高龄退休，为仅次于尾崎行雄的历代第二位。

够了不起的吧？别急，你要是听了此公的答记者问，保证你啼笑皆非。

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出马参选？此公的回答是：“我三ban俱全，为什么不参加选举？”（什么叫做“三ban”，要解释一下。日本有一种说法，参加竞选要钱包，看板，地盘。这三样东西的日语发音的尾部都是ban，所以简称三ban。也就是有钱，有名又有人的意思。）

记者又问他，有三ban也不一定要自己出马呀，儿子，孙子谁不可以？这么大年纪，干吗不享享清福？此公的回答是，他要做满50年。为什么一定要五十年？原来日本众议院有一条规矩：做满50年议员，给你在国会议事堂立一座铜像，此公就是冲着那铜像去的。但是不幸的是后来众议院又把那条规矩给废除了，就怕人人都冲着铜像来，弄得国会成了养老院，所以原健三郎先生到了末了虽然三ban俱全也还是没捞到铜像。

议员们是被选出来的，据说是为了公众做事。但实际上被选出来以后就为了继续被选出来，理由很简单：别看你在台上人五人六的，一旦要是落了选，你就是一普通老头或老太，因此议员们所有的一切就是围着选举在转。

选举首先要钱，首先出马你就的交30万日元（约3千美金），没这笔钱，对不起，您不能出马。其他的做宣传品要钱，哇啦哇啦大喊的人要钱，交通工具要钱。。。。一切都要钱。没钱您别来。

话说回来，选举一定要有钱，但并不是说有了钱就一定能赢。比如原来的奥姆真理教够有钱的了吧，麻原彰晃教主被逮捕时身上还有7000万日元现钞（70万美元）呢，出马参选照样全部落选。

这次讲一个想当议员想得发了疯的邪门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能想得通。

97年一月在国会开会期间，日本警察破获了一起orange共济诈骗案。主犯是现职新进党参议院议员友部达夫和其子友部百男，国会开会中是不可以不经国

会同意而逮捕议员的，那次是战后参议院第一次通过决议同意警察逮捕现职议员。

随着案情的曝光，所有人都只有一种感觉：莫名其妙。这位参议员先生是个议员迷，怎么着也要过一把议员瘾，成立了一个“年金党”

以年金福利为口号参选过两次，均遭惨败。友部同学痛定思痛，找出来了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组织，二是没有钱。

一般人到了这步田地，就算了，友部同学可不这样想。世界上的事情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既然找出来了原因，就对症下药不就行了吗？他解决第一个原因的方法是去找当时的日本新党（党首是细川护熙原首相）要求把他列为比例区候选人。经过一番银弹攻势，光后来查出来了的就有 8000 多万日元（80 多万美元）。还请细川党首喝酒，喝的是 200 多万日元一瓶的葡萄酒。听说细川喝完了一瓶怎么都还想喝，友部同学的儿子半夜里开着车满东京找，终于在另一家夜总会里找出来一瓶。

插一句闲话，自从老冰知道这个故事以后，所有认识老冰的日本人都无法在老冰面前攻击中国的贫富差别了。老冰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你有能耐也去喝 200 万一瓶的酒，喝不起就别在老冰面前说什么贫富差别。告诉你，有日本人喝得起 200 万一瓶的酒”。

言归正传，花了这么多钱，友部同学终于在 95 年参议院选举时弄到了新进党第 13 位比例候选人的位子。

有人要问了，这不友部同学找出来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钱吗？怎么又有那么多钱啦？这就是整个故事最好玩的地方：没钱？没钱咱们去骗钱！

友部同学成立了一个像互助会那样的组织叫做 orange 共济，说能提供高额利息，吸引了全国 2 千 5 百人去存款。你说这一下就能骗多少钱？

本来私人搞这种互助会在日本就是犯法的，日本有个“集资法”，就是防止这种骗子的。更不要说连影子都没有的“高利息”呢。可友部同学不这样想。第一，不管怎么着，只要能弄来钱，当上议员就行。第二，友部同学很纯真地认为，当上议员了就能当即黄金万两，骗来的钱也能了账。至于是不是每个议员都能够黑钱，而且黑那么多钱，他就不去想了，或者是不愿去想。

俗话说，门背后拉屎会天亮，雪里面也埋不了死孩子。这不，来存钱的人拿不到利息不就要闹了吗？三下五除二，友部同学的作品全曝了光，本人也进大狱去了。

议员在未被定罪以前是不能剥夺其议员身份的，只能劝其辞职。众议院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劝友部同学辞职。可友部同学是怎么想的大家不都全知道吗？人家就是为了当议员，好不容易当上了还肯辞职？多当一天都好，坚决不辞，每天带着参议员的徽章在牢房里自得其乐。一直到了2001年5月29日才判下来，有期徒刑10年。这一下总算能把议员徽章从友部同学的胸前摘下来了，这时候友部同学在牢房里已经过了4年零4个月的参议院议员徽章瘾了（本来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

法制国家就这点邪门，议员未被剥夺身份以前，怎么说也得让人家享受议员待遇。就友部同学，天天坐在班房里，嘿，议员待遇照样享受！一年3600万国费，一个子儿不少。四年零四个月班房坐下来，日本国还得照样乖乖付给人家一亿五千四百万日元（约一百五十万美元），你说这日本国倒霉不倒霉？

这也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怪胎。

十九：“战争恐怖”和战争回顾

在日本最家喻户晓的中国女性是谁？

西太后，孙夫人，毛夫人吧，具体排名怎样不得而知，但是一般人都知道。

这好像太正常了，不知道她们还能知道谁？可接下来呢？我想可能是一位大家觉得很出乎意料的人物：蒋雯丽。

说“蒋雯丽”，日本人可能会摸不着头脑，但你只要提醒他“就是那个《大地之子》里面的媳妇月梅”，估计日本人就知道了。

怎么一回事，十年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NHK合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编剧是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出演的阵容相当豪华，中方有吕中，李炎，朱旭，蒋雯丽，日方有仲代达矢，宇津井健，田中好子，上川隆也。作品在日本引起轰动，并荣获蒙地卡罗国际电视节最佳作品奖。

那是一个讲日本战争遗孤在中国成长的故事，蒋雯丽在剧中出演日本战争遗孤陆一心的妻子崔月梅。故事情节并不很复杂：六岁的陆一心在终战时和开拓团一起撤离，途中遭遇苏联红军，全开拓团就剩下陆一心兄妹和另一女子。三人被分别买给别人，陆一心后来遇到的养父对他很好，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遇上文革，陆一心被怀疑是日本特务，送去劳改，在劳改队遇一旅日华侨，得会日语。文革后参加宝钢工程，日本方面驻华办公室主任正好是陆一心的亲父。陆一心找到妹妹，可妹妹由于贫病交加，弃世而去。妹妹死后第二天，一直在寻找他们的父亲终于找来，才知道朝夕相处的同事居然是亲生儿子。而陆一心又由于受过日本军迫害的同事的嫉恨，再一次被卷入漩涡之中。。。。。

蒋雯丽在剧中是右派子女，医院护士。在陆一心生病，生命垂危，而医生以陆一心是阶级敌人，拒绝救治时仗义持言，挺身救治陆一心，后来喜结良缘，不管陆一心的处境多么艰难都一直跟着他。

好像这部电视剧没有在中国上映，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写到四野攻打长春的事情。删又不好删，一删故事就连不起来了，就干脆不上演了。而NHK这几年起码重放了四，五次。

这部作品深刻地描写了战争和战争创伤。所有的结果都是情有可原的，不可原谅的是造成结果的原因——战争。唯一可恶的就是战争。故事想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点。

经过战争的人看，年轻一代也看。看完了就一句话：“再也不要战争了”。可不是，还嫌战争带来的创伤不够吗？还要再制造出战争遗孤吗？还要让战争遗孤们在周围的白眼和仇恨中长大吗？

结论太自然了。

日本主流媒体的战争回顾主要就是这些对战争恐怖的宣扬，加上从小学开始的和平宪法教育。所以日本人几乎都反战，但有时也反的有点糊里糊涂。一天老冰被迫逛街，正好碰到有人打招呼，原来是一群反核活动家在街上动员人签名要求禁止核武器。老冰一看那人60多岁年纪，斯斯文文的，想想受命逛街多累呀，哪有侃大山好玩。就问他：“核武器不听好的吗，干吗要禁止？”

那老先生的表情就好像有人在告诉他从明天开始“日本国”要改名为“本日国”一样，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那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呀，怎么能不禁？”

老冰在犯傻：“杀伤性武器嘛，当然规模越大越好，不然要他干什么”。

那老先生可能在想“今日个还真没白来，你看，不加强宣传怎么了得，还有人不知道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坏处”，很慈祥地对我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很不人道的，一次会杀死很多人的。”

老冰继续犯傻：“杀死了多少？”

那老先生像是拾着了宝，这年头还有人这么无知，继续开导面前这位无知中年：“广岛的原爆，一次就死了 20 多万人啊。”

“所以就应该禁止？”

“那当然啰。”

“东京大空袭死了多少人？”

“20 多万。”

“那为什么不要求禁止轰炸机？”

老先生一时回答不出，反问我：“那你说为什么呢？”

“不知道吧？战争中轰炸民用目标，是日本人的发明。8.13 上海事变（日本人对淞沪抗战的叫法）时，日本军第一次用军用飞机轰炸了上海。所以日本人提轰炸机，在我看来轰炸机和原子弹一样，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禁一起禁。”

那老先生遭暗算后的脸上一副“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的激愤而又无奈的表情，张口结舌了半晌，问我：“你凭什么这么说？”

“NHK 这几天正在放报道特辑《昭和的战争史》，你可以看看，那里面说的。”

老先生想了想：“对，轰炸机也要禁。对了，你是哪国人？”

“那需要问吗？当然是中国人啰”

二十：“枯燥无味”的日本体育

日本是不是一个“体育大国”？答案要看“体育大国”的定义是怎样的。

如果说奥运金牌的多少是体育大国或小国的标志的话，那日本无论如何不是体育大国。雅典奥运会上由于日本柔道奇迹般的复活，而使其拿到了包括 16 块金牌（其中柔道 8 块）在内的 37 块奖牌。而在此之前的悉尼奥运会，亚特兰大

奥运会，日本只分别拿到了包括 5 块金牌的 19 块奖牌与包括 3 块金牌的 14 块奖牌。作为参考对照，中国拿到的是分别是包括 16 块金牌的 50 块奖牌和 28 块金牌的 59 块奖牌。

怎么样？不能比是不是？日本的体育比中国差多了。但如果不从奥运金牌，而从体育的原点：“体能教育”这一点来看，日本又确实是一个体育大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人中不会游泳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为首先根据法律，学校一定是要有游泳池，体育馆的，体育馆同时兼作学区避难所用。再加上遍地都是的健身房开的儿童游泳训练班，你能体会到在日本找一位旱鸭子的难度了吧。

日本有种类繁多的《sports 新闻》，翻成中文也就是《体育报》吧。可是扣去色情内容以后，真可以说是枯燥无味，起码中国人看起来是这样：棒球，高尔夫球，钓鱼，赛马，没了。当然如果你的耐心够好，眼神也够好的话，在什么犄角旮旯发现一些足球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

日本人特别喜欢两种特别枯燥无味的体育运动：棒球和马拉松。先说马拉松，够枯燥的吧，可人家日本人就是乐此不疲，当然日本人在这项项目上的成绩也不错，尤其是女子马拉松，接连几届奥运会都拿到了金牌。每年都有几次大规模的全国马拉松比赛，为了增加马拉松的观赏度，日本人还发明了一种接力的跑法。没事就办各种比赛，什么高中，高校，实业团，都道府县什么的，不一而足。因此一到节假日，下午的电视节目就特别闹心，很可能到处都在转播马拉松，或者接力什么的。

老冰曾经问过几个日本人，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热衷于马拉松？是不是因为日本人的“がんばる”（咬紧牙关加油干）的民族特性在作怪？得到的解释令人瞠目：“不是，日本人喜欢马拉松纯粹是由于大众传媒的炒作”。老冰听不懂这句话，再问下去，得到的解答是：“还有什么体育运动能把 sponsor（赞助商）的名字如此安定而且长时间地在电视画面上播放出来？”对呀，传播马拉松可不就是盯着跑在前头军团的运动员吗？运动员胸前的号码布可是太好的广告牌了。传媒就看上了这一点，愣把个日本人给教育成了马拉松迷。

老冰永远想让日本人自己承认日本人枯燥无味，就再举棒球做例子：20 多人一起玩，一半人坐着，剩下来还有一大半人站着无所事事，就三个人在干活，里

面还有一个是蹲着的（蹲着的是 catcher, 捕手）你说枯燥不枯燥？哪比得上足球，除两守门的以外，全都累得快趴下了，（遇上个不争气的球队像中国的国足，守门的那哥儿们比谁都累）。

老冰和日本人打了 10 来年的嘴皮仗，象那次那样被日本人说的哑口无言的还真不多：“穷人踢足球，是因为他们玩不起棒球”。这倒是真的，足球什么人都会踢，据说贝利小时候拿个破袜子塞些个烂棉花就踢了起来，照样踢成个球王。而棒球则头盔，球棒，手套，球鞋什么的加起来怎么便宜没有几百美金也下不来。

再加上玩足球的国家除了德国还放在日本人的眼里以外，南美非洲不用说，就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个国家在日本人眼里个个看起来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而棒球呢？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除了古巴是特例以外，还真不太有穷的主儿。

日本人打棒球是明治五年（1873 年）由美国人教师威尔逊教给后来的东京大学的前身第一大学区第一中学的学生开始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棒球的特色就在这儿：它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普及过程，有名大学的学生在玩，其他大学生就也来学。大学生在玩，中学生就跟样。中学生跟了样，小学生也随着上。就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全民族的体育运动。

日本人喜欢棒球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电视转播就知道。《读卖新闻》自己有一支球队，每次比赛都转播。NHK 的卫星频道还有一场，民间放送还有一场，也就是本身就为数不多的频道中，赛季时每晚有三个频道在转播棒球实况。如果您喜欢棒球的话，算你有眼福。如果你不喜欢棒球的话，也可以帮你省点电费——没有东西看，你不如关上电视机。

日本现有两个职业棒球 league，但是日本人棒球赛事中最大的盛典，倒还不是职业 league 的比赛，而是每年春夏两次的高中棒球锦标赛，也就是所谓的“热战甲子园”。日本所有公私立高中的棒球俱乐部的目标就是“进军甲子园”，至于拿不拿名次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肯定会有人担心，既然大家都把目光盯着高中棒球锦标赛，在赛事中会不会有弄虚作假的事情发生，比如虚报年龄，假冒学历什么的。这倒不需要担心，不是说日本人办事有多么认真，而是这个比赛的宗旨保证了没人弄虚作假。因为这个锦标赛的目的是为了职业球队在选拔球员。学校与其说是在希望能拿更好一点

的名次，不如说是在希望能更多打一场比赛（因为是淘汰赛），球员们也是百倍努力，争取在各职业球团的星探眼前打得更好一点，来加大自己被各球团指名的可能性。所以那个比赛，虽然水平比职业比赛要低一点，但运动员的认真和拼命则比职业赛还要更为令人感动。

说起棒球，就不能不谈到一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名字——王贞治。有名的“华侨三宝”之一，原读卖巨人队的有名选手，教练，本垒打的世界纪录创造者，现任软件银行鹰队的教练。他也是第一位得到日本“国民荣誉奖”的人。（华侨三宝的另两人是围棋名手林海峰和歌手翁倩玉）

但王贞治没有进过甲子园，仅仅就因为他当时是中华民国公民。这在甲子园的历史上是一个耻辱，甲子园是一直把几乎所有的职业选手都是从它这儿打出来的作为它的骄傲。所以现在日本高中棒球锦标赛取消了国籍规定，就是不想再出现第二个王贞治了。

二十一：“枯燥无味”的日本体育 2

老冰看奥运会是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那年老冰毕业，在学校赖分配。所里收过总参 51 所一万块钱，一定要人去顶缸。所里看上老冰在党，就支老冰去。老冰其实倒也不在乎穿黄皮。可冰娘发话了：“儿啊，娘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可就见不着你了”（51 所当时在四川灌县）。听了这话，老冰豪情顿失，下定决心和学校泡上了，甚至不惜卖身投靠去找接收单位。那场奥运会是看得最舒服的：每天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光着膀子和所里资料室的一帮 MM 一起看电视，其乐融融。

说句后话，老冰好不容易刚刚赖掉了 51 所的名额，就听说 51 所搬到上海了。老冰当时是一门心思就想自杀。

到得日本来，看奥运会就成了负担了。为什么？不是在欣赏，而是在找明天和客户聊天的话题。前几年，不少客户是搞运动器材的，奥运会上都看得到他们的产品。看到的越多，来年的买卖就能越好。当时日本人看奥运会时可能关心日本产品能不能拿奖牌的心情比关心日本人能不能拿奖牌的心情更加迫切

从悉尼奥运会以后，老冰就不太看奥运会了，因为与日本没什么关系了。体育器材，玩的就是资金，没了钱做广告就卖不出去。最牛B的时候，卡尔·刘易斯，米切尔，郎平穿的全是美津浓。现在看看还有谁穿日本的？老虎伍德，沙拉波娃穿的都是耐克，阿迪达斯。日本人已经付不起钱了。

亚特兰大奥运会，米切尔马失前蹄，预赛中就摔了一个跟斗。刘易斯退役以后，美国的希望就在米切尔身上，而美津浓的希望也在米切尔身上。一个跟斗粉碎了美国和美津浓的美梦。美国人到底兵多将广，过不了多时又牛了起来，可是美津浓则到现在还没有翻过身来。现在的 TOP 选手中还是没有穿美津浓的。

也是亚特兰大，中国女队和韩国女队比射箭。比赛前一天，雅马哈的朋友还在问老冰中国人为什么不用雅马哈的弓，老冰在那制弓工艺上跟雅马哈参和过，当时打个哈哈：“有老冰这个二百五跟着参和的东西还能有个好？中国人当然不用啰”，把那哥儿们气的直哆嗦。

话音未落，现世报来了：中国女将们输了。那哥儿们不含糊，比老冰厚道，第二天见了面就说：“别难过，不是中国人输给了韩国人，而是美国人输给了日本人”（韩国队用的是雅马哈，中国队用的是美国货），老冰也随棍而上，全忘了头天说“就你们那种十八世纪的制造工艺，能作出现代竞技体育的用具？”时的那股张狂劲。

日本的冬季体育不错，冬季体育用品在前一时期也很牛，大有直逼本家欧洲的势头。那时候光做滑雪鞋的就有十几家。94年挪威 Lillehammer 冬奥会，Nordic Combined 项目日本队拿了团体冠军。那是个什么项目呢？先是高台跳雪，然后是 5 X 4 的滑雪接力。日本人在体力上不如欧洲人，滑雪滑不过他们，就在跳雪上下功夫，跳的比那些大鼻子远，（也可能小鼻子空气阻力小？）最后总成绩一算，拿了冠军！

这下滑雪用品会有销路了。谁知道还没高兴完呢，那边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人们说美国人喜欢搞种族歧视，在老冰看来美国人还真不太搞什么种族歧视，欧洲人搞起来是最厉害的。欧洲人认为冬奥会是他们的节日，黄皮猴子拿些个花样滑冰，短距速滑什么的奖牌他们还能忍受，拿这种重量级的团体金牌那就是大不敬！不能给黄皮猴子们拿。

不给拿的办法就是修改游戏规则。修改跳雪和滑雪的得分比例，让你怎么跳都跳不出我主基督的手心。你还能再拿金牌吗？

连老冰在边上都看不过去了，这也太欺负人了。问日本人：“就这么忍气吞声算了？”

“那还能怎么样？”

“怎么着也得抗议一下是不是？”

“抗议有什么用，人家人多势众。再说了，参加竞技也不一定是为了奖牌，玩的人越多，厂家才能赚钱。你真要是弄得欧洲人不玩了，那冬季体育不就死翘翘了？”嘿，他倒想得开，整个“买卖第一，比赛第二”。

其实日本人在这些方面是比较能忍气吞声的。拿柔道来说，那可是日本的国技。可现在的竞技柔道，小冰绝对不看，为什么？他们学校的第一任顾问就是当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校长的嘉纳治五郎，就那姿三四郎的原型。所以他们学校对柔道绝对重视，虽然都是些“白猪”，也练不出什么名堂，但老冰还是不敢和小冰叫板，怕让小冰给摔个大背跨。

现在的柔道，穿的是五彩缤纷，讲究的是个头一边大小。两人在塌塌米上爬来滚去大半天，最后来个判定胜负。让小冰那个气哟，小冰他们是柔道的“原教旨主义者”，讲究的是“一本”，就是大背跨。精彩的是小摔大。你说他们看现在的竞技柔道能不痛心疾首吗？

但你要走向世界，要让这个运动国际化，你就只能遵守欧美的游戏规则，要不然别人不玩，你的哄者他。冠军谁拿无所谓，你只要能卖柔道服不就行了吗？老外拿冠军越多，玩柔道的外外部就越多嘛，你的柔道服也就越好卖了。管他是白的还是兰的是不是？

卖运动器材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赚钱，有时候是为了企业形象，充当公关之类的角色。老冰知道一个挺大的企业，主要搞电子产品的，他也有一个运动器材部。说是运动器材部，其实也就是做几双高档滑雪鞋，批量很小，所以亏损的利害。有一次他们公司帮三菱自动车做的刹车片出了问题，三菱自动车要严办他们。他们就带了几双滑雪鞋，叫上几个滑雪的 mm。到了三菱，几张合影一拍，几个签名一留，几双鞋子一递，那事儿没了！“今后注意，下不为例”。

喜欢拿点小便宜，到处都一样。

二十二：“枯燥无味”的日本体育（3）

老冰在《冰眼看日本之十九》中曾设过一问：“在日本最家喻户晓的中国女性是谁？”。这次反过来了，“在中国最家喻户晓的日本女性是谁？”

我想现在的回答很可能是“瓷娃娃”福原爱。

福原爱在日本的人气是极高的。小姑娘从3,4岁开始学打球，一来有打球天才，二来长的逗人可爱，输了球就要哭鼻子，再加上他妈妈极会利用传媒，所以一直就是有名人。

按说小小年纪就有了十几年的成名史，够心高气傲，耍大牌的了吧？不是这样，老冰和福原爱在狄村杯上见过两面。冰太去打义工，帮着做中文翻译，老冰就蹭票去看比赛，票倒不值几个钱，主要是能坐在挡板边上看，看的清楚。完了还能找球员们留个影，签个名什么的。小姑娘为人很谦虚，随和。脸上永远挂着笑，说的一口带高粱茬子味的中文。请她签名就签名，请她合影就合影。没什么大牌明星的臭脾气。

小姑娘本来为人就好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是一个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的人气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日本的职业运动员都把“表现好”看得很重的，不仅是在赛场上要表现好，私生活也一样，起码不能让传媒知道。

日本的职业运动员不太有耍大牌的，连最牛b的棒球选手也不要。原因很简单，脾气怎么大也不能跟钱耍脾气对不对？棒球选手的收入除了年薪，奖金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来源就是做广告和卖纪念品。你的形象越好，请你做广告的就越多，印有你的号码的球衣也就越好卖，你的提成当然就越多了。

不仅是职业选手，就连业余选手都一样。比如刚刚发表的消息，明德义塾高中就不得不放弃今年夏天的甲子园高中棒球联赛的参赛权，因为选手偷偷抽烟和打架被媒体报了光（日本法律未成年者不准抽烟）。有点不可想象吧？多么艰难得来的参赛权，就因为几支香烟，没了。

一开始我对日本媒体如此炒作福原爱也觉得不解，问过一位日本桌球协会会员：“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来，福原爱的成绩都不是最好的，为什么在传媒上就只能看到福原爱？是不是有点不公平？”这位官员的回答是：“日本原来曾经是桌

球王国，现在衰落了。衰落的原因是桌球人口的减少。现在要振兴桌球，首先就是要增加桌球人口，必须要有一个偶像，福原爱就是这个偶像。这么多观众不就是要来看福原爱的吗？”

听了这话，茅塞顿开。原来这种看起来是纯商业行为的炒作还有官方的背影。

老话叫“宣传”，新派叫“炒作”，用俗话说就是“八卦”了。体育还真离不开他。没有了八卦，就没有了人气。不相信你去办一场“西巴”对“志意德”的足球赛试试看，踢出花来也没有人看——从来没有被八卦过，没人知道那两个队是个什么玩意儿。

日本有一句俗语，说的是三样人气东东：“巨人，大鹏，玉子烧”。巨人是说的《读卖新闻》的棒球队，大鹏说的是一位相扑选手，玉子烧则指的是荷包蛋。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八卦的重要性了。巨人队的人气的根本就在于它的老板是日本最大的传媒《读卖新闻》。每场比赛都有电视转播。所有选手都想去那儿，现在巨人队有一位运动员叫清原和博，高中时代是甲子园的英雄。但是加入职业队时没有被巨人队指名，被另外一个球队要走了。因为巨人队那年要的是投手，指了一位他的同学的名，这口气清原同学憋了十年，（职业队员非经球团解雇十年内不能转会）到十年后熬出 free agent 的身份了，还是要去巨人队。

说到相扑，就得多说两句了。不知道相扑的朋友可能也认为相扑是一种枯燥无味的东西：不就是两个肥仔相拥抱吗？其实不然。相扑的规则十分简单：两个人，不管用什么法子（打人不行，拉头发不行），把对手弄出圈子，或让他除双脚之外再一点着地，你就赢了。所以技巧挺多的，挺有观赏性。你别看相扑选手一个个肥猪似的，真测一下，那拨肥仔们的身体脂肪率其实很低，都是肌肉。原来有个小个子叫“舞之海”，身高一米七零，体重 85 公斤，特有人气，为什么？这家伙能把身高一米八四，体重 250 公斤（！）的巨汉“小锦”给搬倒了！怎么样？想象一下也够酷的吧。

十来年前，相扑在日本走到了人气的顶峰——有足够炒作的八卦话题。那时有一对亲兄弟，叫做贵花田和若花田。两兄弟的大伯是横纲（相扑选手的最高级别），老爹是大关（仅次于横纲的级别），而且这哥俩还都不赖。有评论说：“弟弟（贵花田）强，哥哥（若花田）油”。意思是弟弟的力量，哥哥的技巧。加上弟弟还有一段最八卦的故事：和漂亮的女艺人，日荷混血儿宫泽理惠订婚又悔婚

的绯闻。弄得宫泽理惠得了拒食症，给送到美国去看病。巧还是不巧，著名歌手卡莱·卡彭特正好就是死在那个诊所的，而且卡莱·卡彭特得的也是拒食症！

当时的日本相扑界美国帮挺狠的，有小锦，曙，武藏丸这三位从美国来的庞然大物，能和他们对抗就只有这兄弟俩了。再加上几个象舞之海这样的小精灵，那时候的相扑，真能叫做“辉煌”。辉煌到什么程度？辉煌到自民党都要弄一个叫“旭道山”的相扑选手去做比例参议员！

但是俗话说“月盈则亏”，随着那一伙的退役，相扑的人气好像也跟着退了役。怎么了？没可炒的八卦了。这还不够，祸还偏不单行，又来了一个蒙古人叫朝青龙的，相着扑着就扑上了横纲，还没人能治他。你说怎么办？传媒们就只好拼命往“日蒙友好”上去扯了，可怎么扯也有点觉得底气不足。底气一不足，人气也就跟着掉了。相扑一年比六次，逢单月开扑，可现在都有比赛场子坐不满的事了，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的事。

有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气体育也会变。比如，棒球，相扑，高尔夫这三样就有了一位挑战者：足球了。

二十三：“枯燥无味”的日本体育（4）

说到体育，好像必须要侃一侃足球。

大家都知道日本近十年来在足球上的进步。可能有人会误认为日本一直是足球落后国家，其实不然，日本足球在亚洲是最辉煌的：日本在亚洲国家中是唯一拿过奥运会足球奖牌的国家——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日本队拿了铜牌！当年足球也很风光过一阵子，到现在50岁以上的人中足球迷也不少。前几年足球又重新热起来的时候，常看到大叔们在给小哥们讲足球，因为小哥们不知道哇。那幅光景怎么看怎么觉得给弄颠倒了，怪怪的。

日本人原来对足球老有一些个偏见，其一是足球是穷人的运动。其二就是足球是野蛮人的运动，这是多亏欧洲 hooligan（足球流氓）的英勇奋斗，愣给足球整出来了一个不是流氓不来看的光辉形象出来了。

但是日本足协愣就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把个偏见给纠正了过来，而且打进了奥运会，世界杯。

人家怎么能做得到？有点不可思议是吧。可不是，如果把西班牙世界杯预选赛作为中国全民足球热的起点，有 20 多年了吧？中国足球怎么样？整个一个王小二过年。有时候老冰也在想到底用什么词形容中国国足合适，往好听了去说是“有韧性”，往难听了去说就是“不知羞”——怎么还在踢啊？

日本职业足球 league 是 1993 年成立的，成立当时的日本足球水平是够低的。原八一队的贾秀全，当时在日本踢球，92 年底还入选全日本最佳阵容的。职业化以后，在大阪还踢了一年，再往后就不好混了。日本职业联赛的水平提高的就有这么快。

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是位相当能干的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日本足球的今天。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职业足球的华丽的开幕式，一下子就成了传媒炒作的话题。不过那时候传媒们也还不会炒足球，传媒的炒法本身还更八卦。比如有几个球员是留长发的，传媒们就出来解释：“足球选手大多留长发，因为经常要用头顶球，要保护头”。正好那位头上还是“地中海”，传媒立刻打蛇随棍上：“你看是不是，老是用头顶球，把头发都给蹭没了”。那时的传媒，就这水平。

日本职业足球 league 成立时，请了三名世界顶级球星：英国的莱因克尔，德国的利特巴尔斯基和巴西的济科。当时 J-League 一共十个俱乐部，球员工资总共 20 亿日元（当时的汇率两千多万美元），这三位大腕就拿了其中一半，10 亿日元。

这笔钱付得值不值？绝对值，尤其是济科，他对日本的足球的贡献是太大了。不只在传授技术方面。原来日本的足球裁判和原来的中国足球裁判差不多，主张踢球一定得“温良恭俭让”，（还有人记得一次全运会的足球决赛被某“德高望重”的裁判给吹得枯燥无味的事吗？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给球员们一把刀，他就能把足球场改成屠宰场。）对比赛中的身体接触吹得很严。济科为这事和日本足协不知道干过多少次架，结果足协特记济科的仇，请谁做教练都不请济科。按说照济科的名望，在日本的资历，早够做日本队教练的资格了。

日本足球和巴西渊源很深。日本国家队的两个主力，过去的拉莫斯和现在的桑切斯都是巴西人；教练济科是巴西人。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三浦知良，他就是在巴西学的足球。其实日本足球和巴西的关系还不止这些。球迷们应该记得和济科一起的巴西队中场三剑客的其他二位，苏格拉第和法尔考。其实法尔考也

做过日本队教练的，就只做过一个星期：订了君子协定，以一场球（对苏格兰？）的胜负考试，结果法尔考没能通过。

在请外国人做教练的问题上，当初的日本足协也是极力反对的。一直到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一败涂地以后才真正下了决心请老外。但还是请谁也不请济科，结果请了法国人特鲁西埃。这位特鲁西埃特也不含糊，上次世界杯上硬把日本队给领进了复赛。

东亚民族好像有个共同点，对国家队的教练的国籍看得很重。好像老外当了国家队教练就丢了多大的人。其实在一般运动队里老外教练多了去了，比如当年袁伟民的头号敌人，美国女排教练赛林格就在大荣女排里干了很多年，现在不知道上哪儿了。

所以特鲁西埃在日本国家队干的还是很不顺心，世界杯一比完就辞职不干了。老冰看那事总觉得是当时国家队的付教练山本昌邦策划的阴谋。但日本足协也没有让山本遂愿：只让他做了奥林匹克队的教练。国家队的教练嘛，还是要外国人滴，但这次反对济科的理由好像没有了，于是济科总算坐上了国家队教练的宝座。但是总坐得不太稳，原因其一是济科的成绩始终不太辉煌，还有就是总有人看济科不顺眼，老在组织什么“把济科拉下马的联合会”之类的东西。

但是济科有济科的武器：运气。关键时刻他总能赢，这点你没治。所以看起来济科在这个位置上还能坐几天。要下台也是德国世界杯以后吧。

日本队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J-League 球员的敬业精神。日本足球选手的年薪是很低的，不要和棒球选手根本不能比，就和中国的一些“足球超级明星”都不能比，踢足球的日本人确实是喜欢足球。还有一点就是想踢好了去欧洲俱乐部踢，象中田英寿，小野伸二，中村俊辅那样挣大钱。而济科在这点上也特别能理解球员的心思，能不用在欧洲踢的球员就决不用他们，让国内的球员露露脸。增加他们去欧洲的机会。您说教练这么够意思，球员能不好好踢吗？

老冰原来也是足球迷，但这十几年愣没有看过中国国足的比赛，用冯巩的话来说叫做“生不起那气”。想想如果大家都不去看中国足球队的比赛，电视也不转播的话，那帮自封的“大牌”们可能还会踢得像样点，国内联赛也可能会真实点，不会那么黑了吧。

二十四：“无根有据”的解散（1）

老冰在《冰眼看日本之十七》中侃了一下小泉扬言有可能要解散众议院以报万一参议院和他作对的仇，话音未落，还真成了事实。

好像怎么说也说不通这个理：众议院不是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法案了吗？为什么参议院没能通过反而要回过头来和已经支持了他的众议院拼命呢？你别说，这里面还真有这里面的道理。

老冰说过，日本文化是一个“见前（大道理）先行”的文化。就是这次从反对党一直到自民党内反对邮政民营化法案的“造反议员”，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反对“邮政改革”，说来说去就只是反对这个法案。反对“改革”的罪名是没有人能担戴得起的。

好吧，这就被小泉抓住了弱点：仅仅是反对法案你可以说法案本身有什么问题，提出你的改进意见，而且小泉确实在某些具体问题向已经反对派做了让步，为什么还要造反？再者，上次选举时的自民党公约里就有一条“邮政民营化”，为什么那时候不反对？那时候就可以反对这条公约，不要自民党的公认嘛！那时候要借小泉的人气当选，当选以后再过河拆桥，所以反对派也说话底气不足。

所以小泉就得理不让人：你投了反对票，我就不给你自民党公认资格，换句话说就是自民党不支持你。不但如此，小泉还干脆斩尽杀绝，采取所谓“刺客”战术，也就是送一个有名望的人到你的选举区去以自民党公认候选人的资格参选，把你那点残存的以无党派人士参选的指望也彻底打消，结了你的扎，看你怎么闹。

又回过头来了，就算小泉这次给闹成了，这也只是“净化”了众议院啊，并没有对参议院有任何动作，而且众议院本来就支持了他，闹来闹去，于事有补吗？

有。既然是议会民主制，你就不能太意气用事，得让选民看得过去，要不然你就不要在外面混了。如果这次小泉在选举中获胜，那就是说选民支持小泉改革。参议院再一次审理邮政民营化法案时，自民党内没有人敢造反了，或者说没有人能造反了：选民们刚刚表明了意见，怎么了，你和选民们就是过不去？

有点不可想象，日本本来是一个讲究和气中庸的社会，怎么会发生如此不给对方面子事情呢？

这与小泉的个人性格有关。小泉这人气量很小，爱记仇。前几年小泉和小渊惠三，媿山静六一起竞选自民党总裁。当时大家都看好小渊，因为小渊派当时是最大派阀。可是也有人指出了一点，小渊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小渊在第一轮投票中不能直接过半数的话，在第二轮投票时，第三名将票投给第二名就能够战胜小渊。在《每日新闻》的电视辩论会上当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时，媿山静六表示如果他是第三名的话，他就在第二轮选举时支持小泉。而小泉则坚决不松口，自始至终就一句话：“我不可能是最后一名”。（结果是，小渊第一轮就过了半数，而小泉恰恰就是最后一名！）

再举一个例子，小泉是离婚的（离婚本身在日本就不多见，政治家离婚就是罕见了），老大老二跟了他，前妻带走了小三子。前不久，那小三子去找小泉想认爹，而小泉拒绝见面，说：“我讨厌你们”！

这就是小泉的为人。以他的为人来看，能轻饶了那些造反议员还真不是小泉了。但小泉人气的理由也就在此：和以往的政治家不一样，小泉敢说敢干。你别说他说的尽是废话，干的尽是傻事，但有很多日本人把现今日本社会的众多问题归结到老政治家们的窝囊劲上，现在有了一个敢公开叫板对着干的邪头，就把希望寄托到这个邪头身上去了。说废话总比不说话好，干傻事总比不干事好。

小泉的个人性格只是这次邮政解散的一方面，小泉敢这样干还有一方面就是这几年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邪头在见多。

长野县有个知事叫田中康夫，原来是个作家，不知怎么的想起来参选知事，还选上了。打的也是改革的旗号，一上台就和县议会干上了。去年7月份，县议会通过了一个对知事的不信任决议，要赶知事下台！

当时田中知事有两种选择：其一，解散议会，大家一起完蛋。重新选举，看谁厉害。第二，不啃声，24小时后决议生效，知事自动下台，重新选知事。这位田中可称得上是一代损王，他采取了第二种方法。田中知事在办公室里坐了24小时，决议生效，知事自动下台，重新选举。这时候田中前知事宣布：他将再次参选！

这一下议会就傻了眼，田中这家伙可太会恶心人了。凭田中和传媒的关系，这件事肯定会被炒做成改革和反改革，田中再选几乎是肯定的，这一下咱们哥儿

们怎么混？果然田中在随后的8月份选举中大胜，议会的自民党会派9月份宣布解散，大家只能认了田中是大哥大，从此以后由大哥带着大家混吧。

这事儿可真新鲜。议会和知事不都是选出来的吗？不都代表着“民意”吗？原来民意和民意还能比大小！不仅如此，新民意好像还比老民意吃得开。

与是大家都学开了，桥本龙太郎的弟弟桥本大二郎是高知县知事。去年10月因为金钱问题被高知地方法院宣判有罪，县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决议劝他辞职。这位大二郎从田中那儿学会了恶心人，于是很痛快地就辞了职，重新参选，再次选上。看你们议会怎么收场。弄得现在议会不敢随便和地方行政首长作对，算是怕了这拨借人气来恶心人的青皮光棍。

有了这些个前例，加上强权在手，真理在握，你说小泉还怕谁？络腮胡子一天刮三遍——你不让我露脸，我就不让你露头！现在不是大家要不要一起混的问题，而是我要混但不让你混。这就是这次解散的“有据”。

但是，这次的解散，还是没有“根”的，为什么这么说？以后再接着侃。

二十五：“无根有据”的解散（2）

老冰说这次小泉解散众议院是“有据可依”的，有权力依据，有法律依据，有环境依据。但是这次解散是“非传统”的解散，也就是说，没有“根”。众议院从来就没有这样解散法的。

所谓解散众议院，说俗了就是指众议员就任期满以前全体被炒了鱿鱼。那么，研究一下由谁来炒这些鱿鱼也是挺有意思的。日本宪法上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只是提了一句“解散众议院是天皇的国事行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指天皇有权解散议会，而是指议会解散由于天皇诏书而正式生效。

那么由谁来解散议会呢？从一般宪法学者的观点和惯例来看都是由内阁来解散议会。召开内阁会议来讨论，全体内阁大臣在阁议书上签名同意。往天皇那儿一送，天皇下一张解散诏书，这议会就算解散了。那么如果有内阁大臣不同意呢？那好办，首相把他的职撤了就行了，换一个人签一下名就行，嫌麻烦的话干脆首相自己兼任一下就更简单了。所以说极端了的话，只要首相一个人说要解散议会，就能把议会给解散了！

那么是不是首相看议会不舒服了就把它给解散了？也不是，首相是议会选出来的，议会解散了，内阁，首相也就没有了（到下届内阁产生以前只是看守内阁）。由重选出来的下届议会再次选举首相。然后由新首相再任命新内阁。所以并不是说解散众议院就是首相炒全体议员鱿鱼，而是大家“卷堂大散”：干不下去了，大家一起死。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解散议会。

战后日本众议院的中途解散包括这次一共有 21 次，其中有四次是内阁不信任案被通过了而解散。下面就是这四次解散。

1. “发疯”解散；1948 年 4 月 23 日，吉田茂的执政党民主自由党是少数党执政，因为谁有权解散议会和在野党掐了起来。执政党主张权力在内阁，在野党主张权力在国会。话说不到一块，野党就通过了一个内阁不信任案。好吧，一解散重选，民主自由党成了多数党了，理由太正常了：野党你不是老想着解散解散的，是不是不愿干了？那就别干得了。可见不能老想干不该干的事情，尤其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

2. “八格野郎解散”；1953 年 8 月 23 日，当时的吉田茂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右派社会党的西村荣一议员关于“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里对国际形势是不是太乐观了？”的质问时回答说“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滴，英国首相，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都是这么认为滴。他们这样说了，我也是这样认为滴。”

这位西村议员也不含糊：“我是在问日本国总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没有要日本国总理翻译英国总理，美国总统的话。”

太也不给面子了，吉田可真火了。一不小心从嘴里咕哝出了一句“八格野郎”。这下给安上了个“蔑视议会罪”，先是通过了一个对吉田茂的惩罚动议，再接着来一个内阁不信任议案。吉田茂只好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可见首相还是应该做到“五讲四美”，起码要“语言美”。不能骂街，尤其不能公开骂街，更不能公开骂大街。

3. “碰巧了（happening）解散”；1986 年 5 月 16 日，由于自民党浜田幸一议员在美国拉斯韦加斯赌博的丑闻被人发现，在野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提出了大平正芳内阁不信任案。其实野党自己也知道提出这个不信任案有点胡闹：肯定会被票数多的自民党否决，徒增笑柄。但是俗话说得好：“就怕你碰巧了”。正好当时自民党自己在内讧，议案表决时福田派，三木派，再加上中曾根

派里面的中川组造反不参加表决。这个胡闹的内阁不信任案居然有了个谁都没想到的结果：通过了。这可真叫做“碰巧了”。遇上大平正芳首相还像三国里面那周瑜郎君，好生气。一气之下进了医院，没撑过一个月，选举前的6月12日就含怨而死。可见首相还是要肚子里能撑船，不能太会生气，尤其不能被气死，更不能被活活气死。

说句题外话，接下来的6月22日选举时。自民党把老大被活活气死的悲痛化作了力量，各派摒弃前线，玩命上阵，居然大获全胜。看起来老大也不是白死，为党的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死得其所滴。

4. “说谎解散”：1993年6月18日，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宣布把预定在本届国会内进行的政治改革推迟到下届临时国会进行，引起在野党抗议。社会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由于自民党内大量造反议员出现（总共55人），议案得到通过。解散众议院重选，自民党惨败，1955年后第一次尝到了在野党的味道。宫泽喜一事后有句名言：“本来不是有意说谎的”。更让人觉得可笑，可见首相还是不能说谎，尤其不能公开说谎，更不能记得自己曾经公开说过慌。

可以说到现在为此凡是任期未了的解散都是不得已的，都是被在野党逼出来的。但这次小泉的邮政解散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小泉这次是主动出击，先把解散的底牌亮出来以后再行动（将邮政民营化法案送交参议院表决）的。如果小泉是象以往的自民党总裁那样把解散众议院看作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的话，在参议院表决以前他有的是办法可以争取时间，可是小泉和自民党上层并没有尽力，或者是看上去没有尽力。所以这次解散在前一段时间被叫做“やぶれかぶれ解散”，意思是“自暴自弃解散”。可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为什么？到现在大家才发现小泉没有自暴自弃。甚至都觉得是不是小泉其实早就在盼着他的法案被参议院否决？这样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解散众议院：早就说过了要解散的，你们还是不给面子，我没有搞突然袭击，是你们自找的。

自民党内的反对派也没有看清楚形势。说实话，领头的几位都太老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了起码十年以前。对现在日本社会和自民党内的政治动力学的感觉太迟钝了。因此就注定了要被淘汰。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现在的自民党和过去的自民党不一样了。

二十六：“无根有据”的解散（3）

小泉一直被人称作“怪人”（用日语写出来是“变人”），这个名字好像是田中真纪子在帮小泉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创造出来的。田中真纪子在给人起绰号这方面有天才，小泉可真是“怪人”。不信你看：参议院表决以前就威胁说要解散众议院；对造反议员不给自民党公认资格；更有甚者，在造反议员的地盘上送一个有名人去参选，对着干。总之一句话，不按常理出牌。

且慢，那个“常理”真是所谓“正常的道理”吗？也不一定。小泉的做法里面除了在众议院泄参议院的愤以外，其实在议会政党民主政治中是很正常的。就拿议会民主制的老家英国来说，议员平时可以胡说八道。但真到表决时，你如果真的造反，就得准备好被党除名。很简单，执政党要实现选举时对选民许下的愿的话，就不能容许党员造反。这其实是政治常识。反之党员如果能够随便造反才是非常识呢。

这就是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了“日本的常识是世界的非常识，日本的非常识是世界的常识”。日本的常识和世界的常识是反过来的，在日本议员造反不是什么稀罕事。小泉本人不也在1993年11月把宫泽喜一内阁弄下台的政治改革法案表决时投的弃权票吗？也造过反。现在的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不也在2000年反当时的森喜朗首相的“加藤之乱”中和加藤弘一站在一起，造过一反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屁股上不干净的何止这二位，多了去了。受到的所谓处分不就仅仅是停止党内职务吗？干吗就这次不依不饶的。非得赶净杀绝了。

这其实也是这次领头造反的几位老大爷看错了眼的最大地方：现在的自民党和过去的自民党不一样了。

现在的自民党和过去的自民党有哪儿不一样了？

自民党1955年后除了1993年以后一段时间外，一直是一党执政。但也没有弄成什么一党独裁，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民党里的派阀政治。把自民党看作几个不相干的党也没什么不合适。自民党内分“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所谓“主流派”就是那些弄到大臣名额入了阁，或者混到了所谓“三役”（指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这三个仅次于总裁的党内官职）的那些派阀，否则就

是“非主流”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主流和非主流也在不断变，套用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在野党的概念可能更加便于理解。

原来是中选举区，参选人自己去找选票，找到了选票再去找自民党的哪一派阀。那个派阀就能够给那位以自民党公认资格了，回头再和党本部打个招呼就行。候选人的公认没党本部什么事，所以党本部也就没有资格来处分党员了。议员们不敢和自己的派阀翻脸，但是造造党本部的反，哼哼，要看本大爷有没有兴致。

但这种“党中有党”的怪事，不仅让外国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就是日本人也弄不清楚，对这种派阀制度极为反感。所以自民党在 1993 年大选失败下野后，当时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宣布的自民党改革的措施里面就有取消派阀这么一条。

那么多年的派阀传统，不是说说就可以取消了的。一面是说取消了，另一面确实派阀在公然活动，也是日本政坛一大奇观。但是从中选区改革到了小选区，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把议员选举改成了政党选举：你死我活，一个选举区就只有一个党能赢，这样就逼着大家要打破派阀的门槛进行选举协力。派阀的力量就大不如从前了。甚至象第一大派阀桥本派多时没有了会长这么原来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也没有人当作一回事。没了就没了，到该有的时候自然会有。

还有就是自民党内已经没有了象过去副总裁金丸信那样一言九鼎，能把各方面的人捏到一起，在困难时候找出解决方法的实力人物了。被称作“最后的实力派”的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也已退休多时了。而且野中广务和金丸信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主要是敛钱能力差的太远。金丸信由于太会敛钱而被逮捕时，光在家里就抄出来几十亿日元，据金丸信说是政治活动资金。倒也是，有几十亿现钱作后盾，怎么样的王八蛋说话都会有人听的。

说到金丸信，还想多扯几句。有过日本生活经验的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相比特别便宜？而且日本葡萄酒品质并不差。据说这是托了金丸信的福。金丸信的家乡山梨县是葡萄酒产地，所以日本的葡萄酒税就特别低。虽然金丸信已经死了，但是影响还在，所以无论是自民党税调会还是政府国税局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会去动葡萄酒税的脑筋。

金丸信特能敛钱。能到什么程度？能从从北韩的金日成手里弄到过价值几个亿的金条！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能从金日成手里弄出钱来？也就这个金丸信了。以后有空再侃侃这位奇人。

派阀没有用了，金丸信那样的大佬也没有了，可不是自民党不一样了？派阀罩不住了就只能让权给党本部了，谁叫你硬要抱住自民党这条粗腿呢？有本事你另立山门。其实细心一点从当年加藤弘一起兵造森喜朗反而刹羽而归就可以看出一点名堂出来。加藤造反不成，结果加藤派灰飞烟灭不说，加藤本人也给找了个茬子革去了功名，被逼着辞了议员。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不会有如此重的处罚。

但是老资格的前政调会长龟井静香硬是没有看到这种变化，或者是看到了而不愿意承认。愣是领头和党本部干上了。可能年龄也有关系吧，看看这位弄出来的“国民新党”的平均年龄就知道了：70.5岁！嗅觉有点不灵。其实这位龟井可不是一般人，警察厅的职业官僚出身。镇压极左势力的好汉。浅间山庄事件，成田空港事件，日本赤军袭击特拉维夫空港事件的现场指挥都是他！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武斗派，从来就不知道怕过谁。虽然一直有谣传说他在黑钱，但从来就没有人想过去查查他，有去查警察的吗？这回算是碰上了。

倒霉的小泉还要恶心他，给他也送去了一位“刺客”。这位刺客不是别人，就是老冰在本文第七回中提到过的生命之门的CEO掘江贵文。要说政治家们也确实够无耻的：前几个月掘江贵文要收购“日本电视”时，不就是自民党上层批判得最厉害吗？不仅批判，还专门为了这位掘江贵文修改了《证券交易法》以限制时间外股票交易。现在用得着别人了，又请他出山帮忙去打龟井。没准还涮他一句：“上次全是龟井那老家伙闹的。”到底是谁在闹和掘江贵文倒没什么关系，选的上选不上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位追求的只是广告效果：哪儿去找那么好的免费广告？不管怎么说，龟井静香和掘江贵文的争斗特别有象征意义：新旧之争。改革和保守之争。可以说是小泉的得意之笔。

没准广岛县警和警视厅还在等着找这位前警察厅官僚去喝茶呢，额面还不会少。

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关键：小泉纯一郎到底有几分胜算？小泉如果获胜又说明了什么？

二十七：“无根有据”的解散（4）

“9.11”，是不是有保守的魔力？

2001年的“9.11”以后，美国进入了新保守时期。今年的“9.11”以后，日本又将向何处去？

现在的问题，好像不是小泉能不能在这次的大选中获胜的问题了。而是小泉的获胜将对日本政治发生什么影响的问题了。

现在，日本政坛上能和小泉一争高下的人物是没有了。四分五裂的自民党已经被小泉最后统一了起来，里面有可能和小泉作对的人已经被消灭了。原来自民党内有一个田中真纪子，也有一定人望。甚至被炒作为日本第一任女首相的有力人选。说起来田中真纪子对小泉是有恩的，没有了真纪子的帮忙竞选，小泉能不能当上自民党总裁也没人知道。所以传媒称田中真纪子为小泉总裁的“生身之母”，小泉一开始也没有亏待田中真纪子：让她做了外相。可是一旦和小泉翻了脸，小泉可是心狠手辣的。罢了田中真纪子的官不说，还找了个挪用秘书工资的罪名，愣逼得“生身之母”把议员都不得不辞了。

可是真正把田中真纪子送进棺材的是那些玩八卦的传媒。田中真纪子丢了一枚戒指，硬说是她秘书的责任，要秘书赔。秘书只好半夜里在东京到处转，为田中找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此事传出，舆论大哗，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又不失时机地在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田中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患更年期综合症的大妈”。被这一句话一说，无论谁做总理也轮不到田中真纪子了。

党内没有人了，党外呢？日本现在党派是有不少，但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对党的，或者说是没有有力的反对党的。日共，社会民主党倒可以算反对党，一来人微言轻，二来他们甘居于万年野党的位置，从来没有过建设性的反对意见。那些反对意见在选民看来也就离胡说八道不远或者干脆就是胡说八道。再加上北韩的人质事件，就更让这些左翼政党抬不起头来。

不是还有号称议会第二大党的民主党吗？不能寄希望于他们战胜自民党吗？

不可能，民主党和原来的社会党不同。作为民主党的最大来源的新进党的主要组成力量的新生党，日本新党，新党先锋几乎全是从原自民党分化出来的保守派政党。换句话说，民主党只是自民党的分舵这句话没多大错误。不信你看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们，从党代表冈田克也开始，最高顾问羽田孜，副代表小泽一郎，石井一，……全是原自民党的。民主党内非自民党出身的头面人物就只有前代表菅直人。民主党和自民党之争，与其说是政策之争，不如说是个人意气之争。本来小泽一郎策划的就只是美国式的两党制，好像并没有想过有没有必要把本来就只有一个的党人为分裂地开来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过自民党内的派阀就已经是很有效的党派制度了，而且系统代价（system cost）还特别低呢。

所以在民主党在议会里反对自民党案的时候，老是给人以为反对而反对的印象。反对理由的水平比从自民党内部发出来的反对意见要差得多了。指望民主党取代自民党，不太现实。大家都是保守派政党，有自民党执政不就行了嘛，干吗还要你民主党来插一脚。

所以自民党的反对党从来就只是自民党本身，别的党对自民党构不成威胁。只要自民党认小泉作老大，其他党就只能干瞪眼。

要说自民党真就那么贱，非得小泉不行？那倒也不是，问题是没有人了。所有的派阀都蔫搭了，据说有点能耐的又全让小泉给收拾了。不捧小泉作老大，累您费神，倒是给自民党想法找个老大出来呀。

在战后日本，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过，象吉田茂，田中角荣等。但那都是利益诱导，暗室谈判。先定下游戏规则，游戏时间再玩。没有象小泉这样破除常规，主动出击，搞恐怖政治的。从这一点来说，小泉做到了他上台时所说的。小泉刚上台时，在回答有关自民党会不会粉碎他的改革计划的问题时说：“如果自民党想粉碎我的改革，我就粉碎自民党”。现在小泉的改革是看不出个所以然，传统的自民党可真是被粉碎了。

责任在谁？小泉的那种给三两颜色就开起染坊来的二杆子性格是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责任是在传媒，尤其是那些“建前先行，舆论一律”的各主流传媒。小泉和桥本这两位庆应大学毕业的首相，都是改革派人物。但由于小泉的大众迎合主义，传媒对这两位待遇可有天地之差。桥本和传媒一直是在打冷战，传媒

总不放过任何可以打击桥本的机会。而对小泉，就差一点没有给小泉编一本“红宝书”了。离开了传媒，小泉也就只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倔老头而已。

日本从来是政治家干不过官僚的。但小泉愣是把官僚们给打下去了，其实这里面有桥本在任上时搞的“省厅再编”改革的诸多功劳，这样小泉才能把所谓“阁议（内阁大臣会议）”的效率发挥到极点。有什么事，几个大臣围在首相边上开一个内阁会议就行了，既不通过自民党，更不去咨询官僚们。日本国总理，自民党总裁大都是些和稀泥的角色，没多大威风。像唯一没做过日本国总理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说好了和桥本龙太郎来一次竞选，临到头时突然不干了，桥本你愿意干就你干吧。弄得桥本嘟嘟囔囔很委屈地当了那个总裁，后来又当了那个日本国总理。还是当得天怒人怨，凡怪不到奥姆真理教和阪神大地震去的坏事全可以归到桥本身上去。

也就是这个小泉，愣把个荣誉职位给做实在了，可见还是事在人为。只要挖山不止，什么太行，王屋的照样搬走！但那位开路先锋的改革家桥本龙太郎，却在昨天（2005/08/20）暗淡地从政界隐退了。可不是嘛，那张一亿日元的支票事件，要不是小泉开恩，送桥本去笆篱子住几天也不是没有可能。

9. 11 小泉如果获胜，到底是谁的胜利？是改革的胜利？还是大众迎合主义的胜利；是自民党的胜利？还是恐怖政治的胜利；是“建前”（大道理）的胜利？还是传媒炒作的胜利；是个性的胜利？还是意志的胜利？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但是有一点几乎是大家公认的，这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最要命的是：无论怎么说，小泉的所作所为，还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的。

所以丘吉尔说过：“人类发明的社会制度中最糟糕的就是民主制度了”。

怎么办呢？丘吉尔也没有办法：“在找到更好的社会制度之前，就只能用民主制度来凑合”。

二十八：“不可接触”的贱民

老冰刚到日本不久的事。

来了一个客户，老冰送他出门时看到了一辆锃亮的奔驰。回到办公室，随口问了一句：“刚才那位是什么来头？暴力团？”因为老冰一到日本就被反复谆谆教导过：见到奔驰绕着走，因为开奔驰的几乎都是暴力团。所以才有这一问。

一位前辈对我摇摇头：“倒不是暴力团，是这个。”说着话在我面前伸出四根手指头，比划了个“四”字。

什么意思？“四爷”？这位是新四军？什么乱七八糟的？新四军和奔驰有什么关系？不对，和我说话的这位前辈是日本人啊，他知道什么八路军新四军的？

我在这边瞎琢磨，那位前辈也知道我没弄清楚，又加了一句“untouchable”。

这边话音还未落，那边又出事了。只听的“诶。。。。当”！往那边一看，正在洗咖啡杯的小姑娘，把咖啡杯给砸了。

那位前辈满脸气得通红，照着那个小姑娘就吼了起来：“干什么你，搞歧视啊”。那小姑娘吓得手足无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够乱的，老冰不知道乱的原因，但猜得出来肯定和老冰问的问题有关系。看看周围的日本人的脸色，也知道现在不是搞清楚的时候。心里老大一个疑团。

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就知道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在西日本，曾经存在过一群“不可接触的”贱民！

原来以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只存在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也是从乔冠华和马立克吵架时听来的），没想到在号称单一民族的日本居然也有这样一群。

以前日本的社会等级和中国相似，也是“仕农工商”。但在“商”之下，还有一个被称作“秽”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好像没人说的清楚，但起码在平安时代（距今约1000年前）就已经有了。那时日本分成无数个小国，成天打仗，就必须要有有人处理战场上的死尸，据说那就是贱民及其之所以叫“秽”的由来。

日本人过去是不吃四条腿的动物的，唯一吃的好象就是兔子。所以日语里面数兔子的量词是“匹”，不象一般的动物那样用“头”，意思是和鱼一样（日语数鱼用“匹”），能吃。日本人开始吃肉好像还是从明治以后的事情。但不吃肉并不意味着不饲养家畜，皮革是制造盔甲的原料，所以宰杀动物，做皮革制品只

有贱民们去做。所以日本人提到贱民时伸四个手指头，那意思是吃四条腿动物的人。

贱民们一般住在被河围起来的地方，与一般人隔绝，河上是连桥都没有的。贱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有时帮人打工换得一口饭吃。吃完后主人肯定会把“污秽”的贱民们用过的碗砸掉，这就是一开始的故事里面听到的那一声响的由来。

部落民只存在于西日本，主要分布在兵庫，奈良，三重等县，最东只到长野县。东日本则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说东日本就民主平等，大家富有人权观念？不是，东日本的发达还是这几百年的事情，原来出贱民的时候，东京那儿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呢，没有那个余力去维持那个奢侈品，就把这个恶名给西日本独享了。

一直到战后，自民党才给了贱民们选举权，改称其为“部落民”。让贱民们和其他国民平等，但是部落民们还是在升学，就业时容易被人认出来而受到歧视。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本的表格有“本籍”这一栏，和中国的“籍贯”意思相近，但比中国的籍贯要精确的多。中国的籍贯只到县市一级，而日本的“本籍”到了村。部落民只居住于特定区域，所以只要一看这人的“本籍”，就能毫不出错的判断这人是不是“部落民”！

为了保护部落民的人权，政府采取了容许部落民更改户籍上的本籍记载的措施。到这几年更是把有关表格上的本籍填入栏干脆就取消了。

部落民把这些措施看作是自民党的恩惠，于是部落民成了自民党的大票田。其他党派也看出甜头出来了，大家一拥而上，争向部落民献媚。只要是有关保护部落民权益的法案，没有通不过的。而部落民们由于自己过去的惨痛经历，也对政治特别关心。甚至有这么一种传言，说兵库县选出的全部国会议员，无论党派，全是部落民出身。但不知真假，因为无法查证。你总不能找一个国会议员去问一下：“喂，你是不是贱民？”。但老冰确实知道有几位国会议员是原部落民的。

一来一去，矫枉过正。现在不是歧视部落民的问题，而是逆歧视了。部落民不用交税！这就是本文开头那个小老板能开奔驰 500 的原因。部落民主要从事皮鞋业及其他鞋业，为了保护他们，日本海关对皮鞋进口课以 27% 的重税。老冰原来想过在中国生产滑雪鞋，返销日本与欧洲产品一争高下，一听到那个 27% 的税率就消了气。老冰还真不知道除了贩毒以外还有什么能超过 27% 利润的买卖。只

能气忿忿地发牢骚：“滑雪鞋是塑料制品，又不是皮革制品，为什么也按皮鞋课税？”有知道内情的告诉了老冰迷底：日本做滑雪鞋的全是部落民出身。

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对部落民的偏见和歧视总不是那样简单地就能消除的，尤其是在结婚的时候，关西人是很讲究这件事的，决不能让那些“贱民”玷污了血统。其实不止一般人，就连神户制钢所这样的一部上场的大企业都不例外。几年前，神户制钢所雇用私人侦探调查雇员的出身是否部落民，并制成名册备用的事让媒体曝了光，成了一大丑闻。

神户制钢所是这样，其他关西的大企业呢？都差不多，只不过神户制钢所特别倒霉，撞到枪口上罢了。所以说，偏见，不是那样容易就能消除的。

二十九：“有女莫嫁帝王家”

日本天皇号称是“万世一系”，从有天皇那天起，就一直是他们家在练那活儿。不象中国，讲究的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隔三岔五的就要交交班，换换岗。

他天皇凭什么就能一直做下去了呢？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天皇一直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从来就没有什么实权。所以别人也不把那个皇位放在眼里，不稀罕那个。日本历史上权倾一时的梟雄也有过不少，除了织田信长曾经打过一阵皇位的主意以外，就没人动过那个念头。

天皇呢也知趣，这活儿自己家练了这么多代了，不能到这辈子给练没了。所以也更加放低姿态，千方百计不让别人有话柄可拿。要知道即使是在日本，反对天皇制的也有人在。日共就是其中之一。

二战以后，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天皇发表人格化宣言，废除华族（旧贵族），缩小宫家（皇室成员）。这些措施无一不是为了提高皇家的形象，继续往下练而煞费苦心的。

就皇子们的纳妃这件事，也和战前全不一样了。

皇家叫“纳妃”，老百姓叫“娶媳妇”，全是一回事。讲究的也一样：眉眼长得好，脾气和顺，娘家人要能帮衬着点就更好了。战前天皇家娶来的媳妇全是

华族家的，讲究的就是一个娘家人。战后就不一样了，现在的明仁天皇当年做皇太子的时候就给他们家娶回来了一个平民家的闺女，现在的美智子皇后。

在那年月这可是惊世骇俗之举，反对的人可不少。但明仁愣就顶住了压力反潮流，把个美智子妃子给取回了家。凡事开了头就容易了，天皇现在的两个儿子，皇太子德仁亲王和次子文仁亲王娶的全是平民家姑娘。

说是说平民家姑娘，可平民和平民也不一样。当上妃子的这几位，都不是一般平民人家姑娘。正田美智子皇后，那是日本最大的食品公司日清制粉家的长女千金。老二文仁亲王娶的是学习院大学教授的女儿川岛纪子。

这两位说到底也只不过仅仅是好人家千金而已，本人倒也不是威名赫赫。本来日本女人受到的教育就是相夫教子。嫁进皇家，除了皇家礼节多规矩重，一开始不习惯以外，时间长了倒也其乐融融。

可现今皇太子德仁亲王妃小和田雅子，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家世显赫。外祖父是海军中将。父亲就更棒了，当时是现职外务省事务次官，公务员的顶峰。小和田雅子本人呢？在莫斯科读的小学，纽约读的中学。大学就更牛了，读了三个国家的最高学府：美国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回日本重进东京大学，在校时考上外交官资格，进入外务省后被送到英国的牛津大学进修。外交官在日本是比高级公务员还更加难考的资格，可人家就能考上了。桥本龙太郎担任通产大臣时和美国进行半导体谈判时，她是首席翻译。

够牛的吧？可是一开始内阁和宫内厅都皱眉头。为什么？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发生过因为有机汞污染而引起的公害病叫水俣病，而小和田家是造成污染的元凶 CHISSO 公司的股东。内阁和宫内厅怕人们把水俣病和皇室联系起来，给左派以攻击天皇制的口实，所以坚决反对。但德仁皇太子寸步不让，非小和田雅子不娶，而且皇太子年事渐高，有点那么老大难的味道了。内阁和宫内厅才不得不让步。

谁知嫁进皇家，真的是小和田雅子噩梦的开始。繁琐的规矩礼节不说，一个精英外交官，现在必须成天按照宫内厅画的道走路，按宫内厅写得稿说话，不准乱走乱跑乱说乱动乱……人家受得了吗？

最要命的是，小和田雅子不会干妃子那个专业。人家的是职业外交官，干得挺好。可妃子专业是生儿育女，小和田可不在行，结婚多年愣没见动静。倒楣的

传媒又特别喜欢提那壶不开的，老是盯着问：“您到底什么时候请咱们吃红鸡蛋呐”？气的皇太子都和传媒干上了：“你们不能说点别的拉？”

奋斗了好一阵，总算有动静了。可养的是个闺女，闺女就闺女吧，有总比没有强。可小和田雅子也因为长期的精神紧张，不适应环境及其和宫内厅的冲突而得了忧郁症，到现在还无法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本人是这样，家人呢？一人得了道，鸡犬怎么了？是上天还是入地？看看两位国丈爷的下场就知道了。

第一位是美智子皇后的老爷子，正田英三郎。18岁就当上了日清制粉的社长（总经理），因为女儿嫁进了皇家，45岁正当年的时候不得不从社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去当那个挂名的会长（董事长）去了。然后54岁那年连会长都不当了，干脆退休回家。女儿嫁进皇室以后，正田英三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说过话。生怕给女儿，女婿和女婿家招来麻烦。1999年96岁时默默去世。

还有一位将来的国丈爷小和田恒呢，也很惨。小和田恒在女儿未嫁时是外务省事务次官。细川护熙在组阁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当外务大臣，当时起用民间人的小和田恒担任外务大臣的呼声很高。但是女儿的婚约一发表，好吧，您一边歇着去吧。还外务大臣呢，给找了个闲差：驻联合国大使，就把个未来的国丈爷从东京给发配到纽约去了。那时日本还没有入常那么一说，您上联合国那种领了饷买便当混吃等死的地方去惹不了麻烦。

那后来不是又想起入常来了吗？想起了入常捎带着把个被扔在联合国了的小和田大使也给想起来了。联合国成了香饽饽，那位可不能再让他在那儿呆着了，得让他挪挪。往哪儿挪？有人也真能琢磨，把他又给挪到海牙国际法院去了，反正那儿也没人打官司，去了也惹不出口舌。反正一句话，就不能让你回国，不能让你开口说话。

估计要是让这二位开口的话，肯定是这一句：“有女莫嫁帝王家”。

三十：是“天灾”还是“人祸”

老冰有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敢坐。

一家是台湾的中华航空，它的安全纪录实在太有名，大家肯定可以理解。另一家是全日空，可能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全日空的安全纪录并不坏，老冰怕坐全日空是因为全日空的飞机机头上装了摄像机，起飞降落时在客舱的电视屏幕上实况转播，老冰受不了那个。

有一年华航在名古屋机场出了一次空难事故，事后日本传媒整整十天全是那次事故，弄得人人都清楚了飞机的构造，起飞降落的过程，事隔多年，别的全忘了，就“两个恐怖的三分钟”（飞机空难多出在起飞降落的三分钟内，所以有了这个名词）记得特别清楚，每次乘飞机起飞降落时老冰本来就害怕，他还给你来个实况转播，你受得了吗？所以老冰干脆不坐全日空—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嘛。

日本的传媒特别喜欢炒作事故，尤其是大事故。老冰一直怀疑那些传媒学过马哲，而且学得很好—老冰还记得当年考马哲时背过一句“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反正那些传媒们能钻天入地，收集各种信息，然后找一大堆自称是“有关方面专家”的人物，找出一大堆联系，提出一大堆见解，抓出一大堆犯人，有时甚至逼政府修改法律。这么说吧，就是专找阴暗面，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

就拿半年前的 JR (JAPAN RAILWAY) 西日本出的电车出轨事故来说吧。2005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 点 18 分，兵库县尼崎市一辆快速电车（中国叫轻轨）在转弯时发生事故，七辆车厢中前面五辆出轨，其中最前面两辆撞上铁路旁边的住宅大楼，107 人死亡，轻重伤 549 人，为日本近四十几年来最大的铁路交通事故。

当务之急当然是救人，不过传媒并没有什么“事故无情人有情，救死扶伤奏凯歌”的标题，关心的焦点在“为什么会出事故”上面。

JR 的前身是“日本国有铁道株式会社”，由于出现天文赤字，十几年前被分割成几个公司，实行民营化。原来在收支上面有问题，安全面上倒没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JR 还创造了一种“哟西哟西”的操作方式来确保安全，也就是前面开车的司机和后面押车的车掌对每一个信号，标志都要眼到，手到，嘴到：看见信号，标志，手抬起来指一下，然后嘴里吆喝“哟西”，用这种方法来集中注意力。这种方法现在在日本企业里被广泛应用，以保证安全生产。

那么，这个安全生产的老祖宗，怎么会出了那么大的事故？

其实事故的直接原因很简单：超速。本来那个弯道上速度不能超过 70 公里，而据事后的测算，事故电车以 120 公里的速度进入了弯道，这样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而造成电车的脱轨。

OK，是不是“司机超速酿成车毁人亡惨剧，有关方面提请注意行车安全”的标题就完了？

完不了，司机为什么要超速？为什么能够超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下次照样有人超速，照样会发生事故。

事故电车在事故前面一站发车时，车掌（日本电车是两个人运行，前面开车的叫“运转手”，后面押车的叫“车掌”）向控制中心报告过发生了停车时超过了停车线 8 米的故事。电车因此倒了车，耽误了发车时间。那么很可能是运转手为了抢回时间而超了速。

可是事后的调查表明，超线不是 8 米，而是 60 米！

车掌说了谎，他为什么要说谎？

车掌交待是帮运转手说谎？运转手为什么要说谎？仅仅是由于个人品质问题？

不是，所有的人都反映运转手人品没问题，工作态度也不错，就是开车时间不长，才十一个月，发生过三次超速事件。

为什么有那么多超速事件？是不是人人都在超速？为什么要超速？

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就骇人听闻了，JR 的内部时间表是精确到秒的！而那个时间表则完全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不可能做到，要做到只有超速。否则肯定会晚点。

晚了点会发生什么事？——要知道上下班高峰时间电车间隔是三分钟，有一班车晚了点，势必象雪崩似的全线乱套，所以，点是万万不可晚的。

晚了点怎么办？——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怎么样的处罚？——轻则停岗“再教育”，屡犯者调岗。

怎么个“再教育”法？——写检查加上扫厕所之类的变相人格侮辱。

到这时候，运转手为什么撒谎，为什么超速的答案就全出来了：他害怕，他不想承担晚点的责任。

那么，是不是运转手想提速就能提速，有没有限制速度的硬件设施？回答是有的，可以在铁轨下面埋设速度监视器，在列车超速的情况下强行降低列车的速

度。那么为什么不用？答案很简单，采用最新型的速度监视器需要几十亿日元的投资。JR 西日本好不容易在民营化以后扭亏为盈，还没有哪个资金余力。

到这时候，事故的原因就很清楚了。这不是一起偶然的事故，而是一起迟早会发生事故。JR 西日本也不得不承认，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企业的经营方针，管理方法引起的。民营化以后，公司的全部目标就是扭亏为盈。把营业额，利润率放在了最前面，忽视了安全，以至酿成了如此大的惨剧。就是说，列车出轨事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这篇东西是半年前写的。当时想开一个系列叫《他山之石》，主要介绍日本的一些灾难和对策。以至忙于《冰眼看日本》以至一直没有继续下去，现在干脆把它并到一起来算了）

三十一：“想不通”的买卖（一）

世界上买卖成千上万，什么莫名其妙的买卖当然都是有的。这里说的几种买卖有点不一样。这几种买卖世界上到处都有，可日本人把这几种买卖做的怪里怪气，让人想不通。

第一种买卖是卖报纸。报纸哪儿没有卖的？从美国到北朝鲜报纸不都有卖的吗？

是到处都有报纸卖，但是卖的人不一样。在日本是什么人买报纸呢，说出来吓你一跳：黑手党。

日本有一句话叫做“知识人编报，黑手党卖报”。卖报的是黑手党，这种买卖你想得通？

怎么会有这种事？得从日本人的读报习惯说起。前两天有过一个舆论调查，问题是“你认为最可信的信息来源是什么”。结果是：报纸为 72%，电视为 65%，杂志为 1.2%。从这个结果就知道日本人对报纸的信赖度了。

日本几乎每家都订报纸，多数都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这三大家，喜欢知道地方消息的人就订各地方报。这些一般报纸每天出两次，朝刊和夕刊，朝刊每天早上六点钟以前送到你家里，夕刊每天五点钟左右送到。除了这些一般大报以外，还有各种有大量色情半色情内容的体育报和专门晚报之

类的小报。基本上日本人家里订大报，大叔们在上下班时再买一份小报作消遣。你看日本的报纸消耗量大不大？

那么价格怎样？订一份报纸一般月费四千日元，一天 140 日元。可是报馆卖给他们是多少？56 日元一份！这就已经是一半以上的差价了。其实还不止这些，每天的早报厚厚一叠，除了三十几版报纸以外，还有一大堆广告（日语叫“折入广告”），那都是报摊的收入呀。怎么说这送送报纸也没有什么很高的技术含量对不？大凡是个人都会送。

话又说回来了，大凡是个人都会干而又有钱赚并且赚头还不错的活，就是个人都干不了——只有黑手党能干。不要说这种送送报纸的活没有技术含量，就是前一阵子 IT 泡沫的时候大量 IT 企业股票上了市，被黑手党控了股的 IT 企业不也大有其在吗？IT 企业总够有技术含量了吧。

报纸的发行是黑手党的卖卖，并不是说你们家门口见天有两个黑西装黑皮鞋黑眼镜的彪形大汉对你吆喝：“咳，订我们家的报纸。”没那事。黑手党的卖卖只是说这买卖归黑手党管，人家做起买卖来也是挺本分的，更何况真正干活的可不是黑手党。来劝人订报纸的全是慈眉善目的老大爷老大娘，手里拿着一摞子商品购物券：“怎么样，不考虑考虑订我们家的报纸吗？”

现在干什么都竞争激烈，报纸发行也一样。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大家的买卖都不好，折入广告也大为减少，要争取折入广告的客户，就必须扩大订户。因为发折入广告的商家肯定首先找订户最多的那家报纸。所以市场份额的问题对报纸发行商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各家报纸为了自己的市场份额，玩了命的争夺订户，最简单有效的就是降价。但是日本的出版再贩制度（报纸也是出版物）是禁止出版物降价发行的。发行商对这种政策的对策是：价还是那个价，钱少收。一年只收你 10 个月的钱，另外两个月算请客。怎么样？还嫌不够的话，再送你份礼物怎样？多少钱？决不低于两个月的订费。什么礼物？喏，这有礼品清单，自己捡喜欢的挑。这就等于降了 1/3 的价了。

老冰订的是《读卖新闻》，最早反正是订报，什么报都一样。《读卖新闻》的人一劝，就和他签了合同。后来老觉得《读卖》有点不太友好，《朝日》又像个被去了势的太监一样，一直想改订《每日新闻》。《每日新闻》里边持自由派

知识分子观点的人多，说的话虽然有点书生气十足，但敢捅马蜂窝。象老冰前些时候翻译了贴在网上的“靖国与政治”系列，就是《每日新闻》的连载，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靖国问题解说的如此透彻的文章。别的报纸又不是不知道那些个破事，而是谁都不愿意去讲清楚，愿干这事的除了《每日新闻》的那些书呆子编辑再无别人。

但《每日新闻》尽职的也就一些编辑了。买报的那位，起码老冰那一片卖《每日新闻》的那位有点糊涂。他永远是每年五月份敲老冰的门，老冰对他说老冰的《读卖》是10月份到期，你9月份来吧。他说现在签约也行。老兵 just 说不行，老冰记性不太好，记不住了回头订几份报那看得过来吗？谁知道那老爷子记性还不如老冰，下一次敲门还是明年的五月份。

《读卖》就不一样了，他记性好。估摸老冰可能有点想跳槽，每年到要续约的时候都不忘记给老冰一点甜头。什么甜头？8，9月份特别难搞的“巨人”对“阪神”的棒球票。“巨人”就是《读卖新闻》办的，所以他们有招待票。其实老冰现在不看棒球，但棒球票照收不误。记得一次和用户因为交货期扯皮的时候，老冰突然在桌子上排出两张“巨人”对“阪神”的球票，那用户激动得脸都变了型。问老冰是哪儿来的，老冰说您甭管，想看球就答应老冰的条件。那位是“巨人”的fans，都能看成球了，他还要那货干吗？

但你也千万不要以为买报纸的就满面春风，一视同仁，为你提供所有便宜折扣。他那便宜折扣是属牙膏的——不挤他不出来。有一年老冰去看冰太原来的老师，那老太太见到老冰特别高兴。说你来得正好，快带我去交报纸钱。

老冰一听弄不懂，是不是大知识分子订的报纸也比较知识，得专门去什么地方付钱？就很崇敬地问了一句：“您订的是什么报啊？”

“不就是《读卖新闻》嘛，都40多年了。”

咦，“那他不是上门来收钱吗，干吗还得专门给他送了去？”

老太太满脸得意之色，压低了声音对老冰说：“他们给了我优惠，说是一年的订费一年交清的话，明年给我免费两个月。但要把钱直接交到他们事务所去。”

老冰一听，嘿，这拨可真够坏的。本来就是12个月交10个月的钱，他们居然骗老太太14个月交12个月的钱。就又问了一句：“那他们平时有没有给过你什么礼物什么的？”

“还有礼物？”

老冰一听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抄起电话就打了过去。那边一听，知道东窗事发，连忙问：“您是哪一位？”

“我是她的学生。”

“知道了，立马就到。”

真的立马就到，三分钟不到，两位从颈部到腰部作着规则运动的就来了。一开口便是：“对不起，合同重新签。”说着话递上一本册子：“本来一年合同是一件礼物，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请您选两件。”

二位走了以后，老太太一句话让我傻了眼：“你可真行，黑手党的便宜也讨？”

没那事，谁敢讨黑手党的便宜，就不愿吃黑手党的亏。

三十二：“想不通”的买卖（二）

日本人是没有什么幽默感的，但是看到这句句子时，你又会怎么想呢？“和尚的儿子去休学旅行，给他老子带回来一个十字架做礼物”。

这是一本日本漫画杂志的读者幽默征文中的一句，中国读者不一定看得懂。首先，和尚怎么有儿子呢？

日本和尚就有。日本和尚是一种买卖，而且是一种很不错的买卖。

中国和尚是一种身份，日本和尚（日语叫“坊主”）是一种职业，一种世代家传的职业。和尚得有跑不了的“庙”吧，那可是一个“宗教法人”，就是一个公司，得有营业执照才行。而且这个公司还有优惠政策，就是大部分一般公司要交的税都可以减免。说起来倒也有一定理由：宗教嘛，进行的是精神或文化活动，没什么钱赚，减免税收怎么不合理呢？

但是实际上呢？您只需要看看和尚们开的车就行了。记得当年闹“奥姆真理教”的时候传媒对所谓宗教法人有了兴趣，有一次找了不少土洋和尚来聊天。发现牧师，神父什么的洋和尚好像没有土和尚有钱，土和尚开的大多是奔驰。主持人就问了：“象你们这样应该讲究精神生活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开奔驰呢”。

和尚们的回答很世俗化：“不是我们非要开奔驰不可，而是为客户着想。”

为什么是从“用户第一”出发和尚才开奔驰呢？“如果我们不开奔驰，别人就会说闲话：你看他们家寒酸的，请的和尚那个穷渥。”

其实这是和尚为什么有钱开奔驰的原因而不是为什么开奔驰的理由。

绝大多数日本的和尚不是“研究”宗教的，而是“实行”宗教。不，还不能说是“实行”宗教，应该说是“帮顾客按照社会习俗完成思念亡去亲友的仪式”。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位“追悼仪式完成人”。当然这种角色也可以是牧师或者神父。但是日本人信基督教，天主教的很少，所以丧事都是和尚来操办，而牧师和神父主要是管结婚之类的喜事。敲锣卖糖，各干各的一行，见面倒也不会掐架。

日本人办丧事繁。先是守夜（日语叫通夜），然后是丧礼（日语叫告别式），然后是火化。火化完了骨灰搁家里七七四十九天，从头七到七七，这才入土为安。日本现在还有盂兰盆节假，只不过把这个盂兰盆节从阴历的七月十五被改到了阳历的八月十五，而且盂兰盆节除了上坟之外没多少宗教意义，反而是高温假的意义更多了一些。上坟除了盂兰盆节以外还有一次是春分，日语把春分前后叫“彼岸会”，也是一个和彼岸的亲友交流的时间。丧事后的三年内，这些日子也得做法事。

没了和尚，这些个事全办不成。守夜，丧礼不用说，就是坟地也全是庙里管的。日本人办丧事的牌位上用的不是名字，而是“某某居士”，“某某信女”，这个有点像中国古代皇帝驾崩后的谥号样的“某某”，就是庙里的和尚给谥的。所以一般日本人家，肯定归一个什么庙管。要不然死了连丧事都办不起来。可不是吗？“谁”来办，给“谁”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办什么丧事？

办丧事，得请和尚来念经。来几位念几段，全明码标价，可以商量。一般一大和尚带一小和尚来，大和尚40万日元，小和尚20万日元，加起来就6千多美金了。那位要说那天日子不好，几家办丧事怎么办？那得看先来后到，大家将就和尚大人，要么改时间，要么改日子。接下来从头七到七七一般就来一位，价码一般是五万日元，450多美金。

这是拿大钱。到了彼岸，盂兰盆，那就是薄利多销，金钱滚滚。到那两个日子和尚大人的事太多，忙不过来。也就不开汽车了，改骑摩托，在庙管区内穿梭。那日子不念经，倒不是和尚不敬业，实在是要跑的人家太多，没念经的时间。就

到你们家门口，合一合掌，拿了钱袋就走人，钱袋里面装多少？一万。反正心到则灵，大家都相信只要和尚大人从你这里拿了一万块，你们家人在阴间准不会受阎王小鬼的欺负了。从这点看日本和尚还有点象收保护费的黑手党，只不过人家的营业范围是在那边。

这么着，您说日本和尚的小日子过的怎样？够滋润吧。

这还只是专业所得，还没算副业呢！什么叫副业？他那是个公司，总的搞点多种经营什么的。都搞些什么多种经营呢？和尚开卡拉 OK 的不少，可能是发挥专业特长。和尚大多嗓子不错，成天得念经嘛，练出来了，所以开开卡拉 OK 那是活学活用。就是离庙的专业远一点。

还有更远的。开什么？开土耳其浴室的都有。什么叫“土耳其浴室”？那是一种半色情场所，可能得名是由来于安格尔的那幅著名油画吧。但是人家土耳其人不乐意了，提出了抗议。因此现在不用这个名字，改称肥皂乐园（SOAP LAND）。

也不知道开肥皂乐园的和尚们信不信来世报应？

三十三：“想不通”的买卖

先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台 45 寸液晶彩电，一家卖 40 万日元（3,700 美元），100 米开外的另一家店，卖 80 万日元。您会不会想，另一家店是不是发了疯？他买得掉吗？他那店开得下去吗？

这也是日本一种想不通的买卖。

那第一家店，是普通的电器超市。第二家店是日本特有的一种家用电器贩卖方式：町电器屋，用中文来说叫街道电器店吧，一般都是一些某厂家的专卖店，比如松下，索尼什么的。

日本的商品贩卖渠道，极为复杂。大概是厂商出来，给问屋，问屋再给卸卖屋，卸卖屋再给小卖屋。问屋，卸卖屋就相当于中国的批发商，而小卖屋就相当于中国的零售商，普通用户就从小卖屋里买东西。

问屋，卸卖屋只是一种买卖形式，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名堂，问屋，卸卖屋根据行业不同，有时还分好几级。

这原来是日本生产企业为了减少内耗，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制度。所以在日本商品的背面经常可以看到一行小字：“厂商希望贩卖价格”。那就是厂商制定的零售价格，不管你们批发商们怎么折腾，反正你卖给最终用户时不能超过这个价格去。

应该说在原来没有超市的时候，这种流通体系维持了价格的稳定，也有积极的作用。副作用就是企业反过来受制于流通渠道。您看不管是汽车还是家用电器（日本最拿得出手的两个行当），头牌都是贩卖力最强的企业：丰田和松下。

仔细看看松下就可以发现，他从来没有自己发明过什么东西。任何商品的推出都慢其他公司半年以上，但是松下就是在这个时间差里面检讨了其他厂商的缺点，改进了自己的设计。所以松下的东西从面世开始就可以说是完美的，加上他强大的贩卖网络，虽然出东西比别人慢一点，但用金庸大侠的话就是“松下既出，谁与争锋”？

反过来说，在技术上最棒的夏普，由于在功能设计上总差一步（几乎在所有的夏普产品总上可以找到一个特别令人佩服的地方，也同时可以找到一个特别弱智的地方）加上几乎没有贩卖能力，再好的东西也卖不掉。老冰的冰箱是一直用夏普，就因为夏普冰箱的双向开门吸引了老冰。但那功能设计实在弱智：原来的一个冰箱容积 350 立升，冷冻室居然有 120 立升。还给不给人用冷藏室了？现在的一个 500 立升，冷冻冷藏不平衡的问题是没有了，但又发现那个显示屏居然用的不是夏普最强的液晶，晚上可以用来看书读报。看来确实用一句宁波话最好解释：“百病有百药，蠢大嘅没药”。看起来夏普这弱智的毛病三天两头是改不掉了

老冰就这毛病，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再说那个厂商希望贩卖价格的问题。十多年以前，有一家“大荣”超市的老板中内功提出了挑战，中内功提出了“价格应该是消费者决定，不应该由生产厂家决定”。中内功的哲学，立即受到全国消费者的欢迎。大荣也一度登上全国零售业榜首的宝座，中内功的“价格革命”成功了。

多说几句，最后大荣还是在泡沫经济中垮掉了，曾经荣任日本经团联副会长的中内功也于前几天黯然逝去。关于中内功等人老冰一直想开一个《败军之将》系列侃一侃。中内功是个好人。在阪神大地震的时候，他下令全部灾区能够开业

的大荣店铺坚持开业。当时道路寸断，无法上货，中内功租用直升飞机为店铺上货，坚持向市民提供货品，不加一分钱价。因为有大荣，受灾地区没有出现价格的飞涨。但是阪神大地震在大荣倒闭的事件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当时在抗拒中内功的“价格革命”时，松下是站在最前列的，而且也坚持到最后。好像在整个90年代中，在大荣里面看不到松下的产品——松下拒绝向大荣提供。

价格革命的实质，就是取消不必要的流通环节，取消那些莫名其妙的问屋，卸卖屋。由商家直接从厂家进货，从而降低价格。

随着价格革命的进行，那些街道电器店的买卖就可想而知，很难做了。当然难了，你比人家超市要贵出那么多来，谁来买呀。一时间那些街道电器店纷纷倒闭，不少人以为，这个街道电器店可能会成为历史名词了。

但是俗话说：“不愁过不去，只要拖得起”。那些街道电器店，倒闭了的就倒闭了，熬过来了的也就不需要倒闭了。

有些费解，那样的价格，怎么可能买卖做得下去对不对？这与日本人的性格有关系。

日本人性格比较保守，不喜欢变化，特别是上年纪的人。他认为从他们家爷爷那辈子开始就在这家店买东西，他怎么能不在这家店买？不少日本老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价格更重要。年轻人虽然不那么极端，但也不喜欢成天换店家。老冰飞来飞去的多，每次都在网上乱找折扣票，谁便宜就订谁的票。订完了给出纳小丫头一个账号：往那账号寄钱。那小丫头永远是一个很不以为然的眼神：“又变了？”

可不又变了，那边便宜呀。小丫头可不那么以为：“不就一两千日元，值得那么折腾吗？”

光是一个重历史，重感情的理由，还不能解释这种街道电器店为什么能够生存。另一个就是现在的家用电器本身就给了街道电器店存在的理由了。现在的家用电器花样繁多，功能繁多，更新也繁多。您让那些老人们怎么弄得明白？上超市去问那些营业员小哥吧，那些小哥的解说充满了时代气息：“USB接口，光输出，5.1频道”什么的，您让那些老人家如何听得懂？得，咱听不懂不听还不

行吗？找街道电器店去，就我们家，你甭摸着给配台电视吧。甬跟我说那么多，那玩意儿弄不懂，我信得过您，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那边街道电器店呢，也不蒙人宰人（不能蒙，不能宰，都是街坊）。挑个合适的，给这位送过去：“您先用着，不会用的时候言语一声，立马就过来教您。现在的电视，就一个毛病：难用”。您说是不是比超市强多了。

日本还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种街道电器店呀，一时半会儿的，成为不了历史名词。

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反正这种买卖就是有。

日本人看外国人之一，日本人看美国人

日本人怎么看美国人？

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殖民地人怎么看宗主国的人，您就清楚了。

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那位说你胡说八道，您别着急，这可不是我说的，左派的日共这么说，右派的石原慎太郎这么说，中间派的前自民党干事长代理野中广务也是这么说的。

民众游行的第一支乐队永远是“驻日米军管弦乐队”。前几年有一艘美军驱逐舰要进大阪港，大阪的反战市民团体反对，要求大阪府不许可，官司打到了外务省，外务省告诉大阪府：根据日美安保协定和在日合众国军队地位条约，日本港口没有拒绝美军舰只入港的权利。就是说，不是你准不准的问题，而是人家来不来的问题。

美军在日本是享有治外法权的，日本警察无权逮捕，扣留美军士兵。

香港过去真的是殖民地，其中一条就是香港政府的钱要存到英国银行去。而日本的对美贸易黑字，也全得买成美国三十年债券，知道吗，这也就是说日本人是在借钱给美国人买日本产品。有一次前面提到过的前自民党干事长代理野中广务被逼急了，就说了一句“再这样我们把债券卖了他”，结果被老大一顿口诛笔伐，吓得从此以后人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事。

我们公司雇了一个日本小姑娘，她说她一个同学跑到冲绳去上大学去了，刚去不知道，在学校周围一个人溜达了一趟。前辈们听到可吓坏了，告诉她后可千万不能这样了，碰到了美国大兵，给他们操了算白给，警察绝对不管。

那么这么说日本人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吗？倒也不是。因为驻日美军的90%以上在冲绳，别的地方几乎没有，受不到骚扰。还有就是到底美国在帮日本看门，日本人省了钱。GDP 的百分之一就把安全给打发了，其中还包括驻美军经费。合算。

美国人什么都管，麻烦不麻烦？麻烦，但有时麻烦了也会有想象不到的结果，说两个日本品牌，“尼康”和“佳能”，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吧？哪儿来的？打了败仗的副产品！尼康的汉字准确地写应该是“日光”，日本光学株式会社，三菱集团的。佳能呐，不用讲了，加农炮！原来干吗的？造炮瞄仪的。美国电子工业棒，二战时就用上了炮瞄雷达。而日本当时就只有光学炮瞄仪，但性能很不错，30 公里的距离，误差 30 厘米，可以和现在的民用 GPS 相比，想想那个镜头的研磨精度吧。战败了，不准造武器了，把造镜头的技术拿来造照相机，怎么样。尼康的镜头够好了吧？可尼康的老人还是痛心疾首，说现在的人简直不要脸，这样的镜头怎么能拿出来卖？尼康的招牌全毁在他们手里了。原来那才叫镜头呐，现在的只能叫做玻璃片。

这样的东西多着呢。SUBARU 汽车的富士重工，原来是中岛飞行机，造轰炸机的。老大不准日本人造飞机，改行造汽车了，飞机的引擎都能做，汽车还不是小菜一碟，这不，SUBARU 就是最好的运动型轿子之一。

老大不准日本人造飞机，原来还是从不准日本重整军备出发，到了现在那就是纯粹小算盘。这几年 IT 闹得挺欢，美国的 CPU, OS 还能卖卖，以前美国人除了卖电影，音乐，蔬菜，肉类之外就只能卖飞机给日本。弄得美国在日本的印象是一个农业国。

说了半天，就可以知道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看法了。

1. 懒惰，美国人不干活，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除了农民种地以外，城里人就会混吃等死，什么都不会，东西做的哪个差呀，但是电影，音乐真得不错，别人天生了该玩的命嘛。
2. 霸道，力大无穷。说不上话了他还真能开打，你又打不过他，惹不起。

说白了，就是收保护费的黑社会老大。讨厌归讨厌，还得罪不起，也离不开他。

五年前的 G7 峰会是在日本冲绳开的，开幕宴会上当时的小渊首相祝酒，第一杯酒是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因为他是“自由世界领袖”，第二杯才是祝在座各位的。你相信不相信？

对不少日本小丫头来说，美国是大国，也就是说美国人大，什么都大，所以喜欢傍老美。老夫日语虽然也还凑合，但单独出外不说日语，说英语，加美国腔，有时可以沾一点光，嘿嘿。

日本人看外国人之二，日本人看德国人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让大和民族服气的民族的话，那就是日耳曼民族了。（大和民族也称倭族，顺便说一句，“倭”和“大和”这两个字是一个意思，指在现在西日本奈良，和歌山一带的日本古国，到底怎么回事，未解决的考古疑问还很多。在日语中的读音也一样，yamato。倭字并没有贬义，相反，因为是中国人给他的名字，他还挺高兴。你看，给他取名字的是三国的魏国，委字边上是一个鬼，他那边上还是个人呐。）

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自己具有手工艺人的气质，会做东西。自己做的东西最好，别人都不如他。就一家人做的不比他做得差，或者说做得比他还要好，那就是德国人。而且日本人会做什么，德国人也会做什么。

不相信？日本人有尼康，德国人有莱卡；（世界杯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日本记者清一色是莱卡，而德国记者则清一色是尼康。看起来崇洋迷外也不是国人独有）。日本有东芝，德国西门子。日本有丰田，德国人有奥迪，还有欧宝，还有宝马，还有奔驰，还有宝时捷呢！你比得了吗？不服不行。

日本人做过研究，最后发现影响因素是血型，日本人里面 A 型血人的比例高达 40%，据说 A 型血的人做事认真。而德国人的 A 型血人所占的比例也是 40%。所以世界上就他们会做东西，其实是说，就他们做事认真。老夫自我表白一句：我是不同意这个论点底，因为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日本的医生写病历，用的是德文！那位要说了，难道日本的医生都这么牛 B？那倒不一定，反正日本的病历不给病人看的，你知道他在上面画的是什么符？但

你不用德文人家厚生省（卫生部）不干。那位又要说了，那出了医疗事故怎么办？嗨，一个小诊所，看看伤风感冒，流青鼻涕，治治大便不通，月经不调什么的，有什么医疗事故？真的看大毛病的大医院的大大夫，人家也许就真的会德语呢，这咱可不敢说。

除了佩服，还有就是亲近。哥俩的经历都差不多，都是偷鸡不成蚀过一把米的，有诗云：同是败将不言勇，今朝一起牛烘烘。所以日本人做什么事都想拉德国人一起上，有什么事都喜欢拿德国人做例子。但德国人一般不理日本人的茬，倒不是德国人怎么有正义感，只是高傲的条顿骑士们看不起黄猴子罢了，种族歧视在作怪。

话说回来了，日本人和德国人绝对两样。日本人见人矮三分，德国人见人长一级。这也没办法，历史就是这样的嘛。日本人牛B不起来，先学中国，又跟荷兰人学，现在又跟着美国老大转，从来就没有人学过他！可德国人不一样了，撇开宗教革命什么远的不说，20世纪以后，侃什么大山能离开讲德语的人？你要搞共产主义，马克思讲什么语？你要玩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讲什么语？你要投原子弹，爱因斯坦讲什么语？（前面三位都是犹太人，倒是德国人不愿意提起的。）投原子弹得用导弹吧，冯布劳恩讲什么语？这一切都要计算机吧，冯诺伊曼又讲什么语？（当然最后的一位，匈牙利人不一定同意，但都是奥匈帝国的后裔嘛）。上学的时候学物理学化学，多少日耳曼人的名字啊，就是干坏事，别人都能拉出希特勒来和你比，怕你不服？

说到德国，老夫倒要饶几句舌了。愤青们特别喜欢举德国人来比日本人，其实愤青们根本不知道德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听了几句德国总统的发言，看了一张德国总理的照片，就想当然在瞎哼哼。

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吗？由于欧洲各国同属基督教文明圈，是非善恶容易得到共识。再加上老毛子受德国人害实在太深了，干脆把他给分了尸；美国又为了冷战，不想在NATO（北大西洋条约组织）里面出现不和谐音，这才在大框框里面给德国人定下了死条条。不是德国人有多少反省精神，而是外界的压力实在太太。

实际上呢？德国的NEO NAZI（新纳粹）不会不知道吧？日本的右翼只能喊喊，或乘着天黑去砸左派人士，左翼组织的门什么的，基本上属于“动口不动手”类

型的，而且不统一，而新纳粹们呢？敢公开烧土耳其移民的商店，敢公开杀害土耳其移民。对 NEO NAZI 来说，杀人放火算个什么？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大家都知道吧，阿拉法特的卫兵全是德国的金发小伙子，当然阿拉法特的性取向是一方面，但为什么是德国小伙子？为阿拉伯国家服务的有多少德国专家？联合国从伊拉克核查出来的化学武器制造设备都是哪儿来的？不都是德国公司提供的嘛，德国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要把犹太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的“神圣使命”。

和愤青们赞美德国不同，我倒记得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人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德国人发动的，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还会是由德国人发动。

他的结论是：德意志民族是个邪恶的民族。

日本人看外国人之三，日本人看俄国人

有一次和日本人侃大山，侃到了有没有优秀种族，邪门，大家还都同意有。但谁是优秀种族？争了起来。

日本人说是日耳曼民族，我说是俄罗斯民族。

理由全一样：近代史上这两个民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顶尖人物。

日本列举的德国人，我都知道。我列举的俄国人，日本人几乎都没听说过。就是这样，日本人对于那个有百年恩怨的邻国，几乎到了无知的地步！

日俄战争，日本赢了，从此日本也就迈进了列强的行列。列强大国沙俄，愣是败给了官民一体的日本。波罗的海舰队一出来，一举一动都在三井物产所有支店的监视之下，当时的电报，比现在的因特网要牛 B 吧？日本人可是用的漂亮，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的胜利算不算高技术的胜利？回过头来再看看沙俄，整个一个“傻鹅”。

既然是傻鹅，不欺负欺负似乎就吃了亏。苏俄内战，日本人又有了机会了。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朋友，都还记得一个名字“高尔察克匪帮”吧？这位高尔察克上将匪首，可真是位傻鹅，沙俄中央银行的黄金在他手里，他拿着 16 吨（？记不清楚了）黄金向日本关东军买军火，剩下的请日本人帮忙保管，当时的军部还没有后来那么牛，遇到这么大的事自己不干做主，因为这可太冒天

下之大不讳了，得向政府请示。当时的藏相高桥是清一听到有这么好的事，天上会掉黄金？要，不要对不起天照大神！就这么着，把个黄金经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给运了回来。

刚运回来，那位高尔察克傻鹅匪首就碰到了夏伯阳，没戏了，给抓去枪毙了。这金子，可就算被日本人贪污了。老毛子要过几次，日本人装傻，就是不给，老毛子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

有了两次甜头，日本人算看好了那只傻肥鹅了，又要在满蒙边界和老毛子干了。这次可没讨着好：老毛子有坦克！那位要说了，日本人不也有吗？不错，日本人也有坦克，但日本人的坦克只能欺负一下张学良那样的傻蛋二世祖，跟老毛子的比起来，可差远了。当时日本人连坦克得用柴油都没弄明白，全是汽油发动机，炮弹一打上去就着。碰上质量差的，不用炮弹打上去自己都会着。那时可没有日货质量甲天下这句话哦。不过，挨了打，学了乖，日本总算知道正经坦克该怎么做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的。

没讨着便宜，看来北面没戏，只能看南面，可又怕老毛子在北面搞鬼，签个互不侵犯条约怎么样？

条约是签了，日本人也放了心，可万万没想到，到了最后，老毛子还是给了日本人最后一刀。关于这最后一刀，日本老有人在愤愤不平地嘀嘀咕咕，说那是乘火打劫。可NHK有个主持人说：就冲那笔被日本人私吞的黄金，老毛子不算乘火打劫，人家那是报仇。

那仇报的叫彻底啊，人，全给我到西伯利亚做苦力去，东西，管是谁的，全搬了走。等日本人醒过神来，嘿，那四个岛也姓了苏啦？这就种下了到今天日苏（俄）还没有和平条约的根子。

从此以后，日本人看老毛子就一个字“怕”，成天求神拜佛的，天照大神睁开眼，让老毛子抽抽回去，从“北极熊”抽抽回“傻鹅”去。

也不知道是天照大神真的显灵还是怎么的。西方黑，月亮出，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老毛子还真的抽抽回去了。北方四岛也可以谈了。但是只肯还一半：两个。于是乎就到处可见老毛子的依然可恶的形象，“库尔斯克”潜艇事件记者招待会上给遇害者家属打麻醉针；莫斯科的剧院事件中的猫和老鼠一起杀；意思是，老毛子还是老毛子，没抽抽回去，起码没全部抽抽回去。

近几年不对了，这老毛子不但不抽抽回去，还大有抽抽回来的势头。看起来得罪不得。这不，传媒中老毛子的光明面也多了：俄罗斯网球美女军团就是漂亮。老夫在上海有位日本朋友，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大喊了起来“non bra!”，手舞足蹈，兴奋无边。从此就迷上了网球，没事老跟我说那个什么什么“娃”，我问他你说的是谁呀？“就是那个 non bra! ”。人家带没带 bra，干你鸟事！

那么，北方四岛怎么样了？天知道。前几年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和人掐架，结果把个外相给掐没了。和她对掐的那主儿，叫铃木宗男，更没落着好：给掐进了大狱。那主儿是北方四岛归还运动的总舵爷，进了大狱，平时干了些什么邪事，说了些什么怪话，落井下石，全给抖落出来了。据说那哥儿们说过这么一句话：谁要他北方四岛啊，还回来了反而麻烦。这下可了不得，这可是正宗的日奸啊，顿时举国上下，愤怒莫名。高呼一定得把那家伙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其实铃木同学也冤枉，人家说的不是国益问题。他是总舵爷，发明了经济补偿这一手，也不知道黑了多少钱，反正老毛子远东地方的人一提起日本，就想起铃木同学。你说老毛子真要是犯糊涂了，把四个岛还了回来，那不断了人家财路，麻烦不麻烦？

大凡场面上叫的欢的人，背后打的小算盘都差得不多。

我见过的日本的右翼

在日本，“右派”和“右翼”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右派”指个人，象臭名昭著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通产相中川，甚至外相町村我也认为他是右派。我分右派的标准很简单，这几年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就是右派。因为近几年这件事很敏感，你还要去的话就是在对着干，所以是右派。但是以前去的，我倒不认为一定是。比如中曾根康弘，我想怎么也还算不上右派，最多中间偏右。

而“右翼”则指右翼组织，比如“皇民党”，“亚细亚青年联盟”什么的。种类繁多，到底有多少，恐怕只有警察厅才知道。

右翼组织到底是一种什么组织呢？也说不清楚，和暴力团差不多，都是普通人避之不及的玩意儿。和暴力团不同的一面呢，笔者认为可能在资金源上，暴力

团的资金源是小企业，以行动暴力为后盾，加上贩毒，包娼这些公开的犯罪。而右翼组织的资金源是大企业，以语言暴力为后盾，打法律插边球。右翼组织往往向大企业卖一些胡说八道的出版物，要得是天价。你敢不买？好，你有没有什么猫腻行为？我把大宣传车往你门口一停，你做不做生意？你的企业形象还要不要？搞这些个敲诈活动。

右翼宣传车经常能看到，常见的是：挂着一面膏药旗，大喇叭里放着旧日本军歌，在大街上晃悠。有时停下来，有一个人站在车顶上大声疾呼，也不知道瞎嚷嚷些什么。我问过日本人，那是在瞎嚷嚷些什么？日本人说：你管他在瞎嚷嚷什么，人家也不容易，人家也要生活。人家不就是从嚷嚷里讨生活吗。

最有趣的一次是在神户的唐人街边上看到的。那是一个六叉路口，对角线上一边是一个什么右翼组织的宣传车，一边是日共的宣传车，一左一右，会不会打起来？不会，相安无事。一边车上有一人在哇啦哇啦地喊，八月份大热天的，只见演说者汗流雨下，行人管行人走，根本没有人理茬。一副场景，让人由衷感叹：讨生活真是不容易呀。

有时候看到右翼的宣传车，问在场的日本人：真有那么精力，在这儿瞎吵什么，美军基地多的是，冲进去报仇不就行了。日本人笑了，真有那能耐就不在这里混了，美军基地边上谁敢去？那里是治外法权，给美国人抓住了，随随便便给安个罪名就能治了，他们不敢。就只能给日本人添堵。

右派都是大人物，我这样的小民见不着，只能在电视上“瞻仰仪容”。右翼，倒还真打过一次交道。挺好玩的。

中日贸易发展不错，我们也财源兴旺。赚了又不愿交税，老板想出来买车。其实我们不要车，车位又贵，城里堵车，上哪儿你都不能开车，再加上我们都是流浪汉，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干吗做长期打算？

老板想法不同，钱不用，就交税了，傻帽一个。又不能分，留下来也是引来送往给哪个王八蛋用了去。不如买辆车，“实在用不起来每天在停车场里座五分钟也舒畅”（这是原话，哈哈）。

化了400多万，买了一辆尼桑的FUGA。老板就这德行，喜新厌旧，FUGA是新车型，他就买了（喜新厌旧只是就事论事，天地良心，老板的老婆还是老老婆），一次我去拿车，看到边上是一辆奔驰，嘴里还在嘀咕：买车也不买辆好车，这不

整个掉价嘛。仔细一看，可了不得，那奔驰上面贴了一面太阳旗，怎么着大楼里有右翼？问管理人，管理人说不知道，我说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给我把车位换了，我不和右翼作邻居。车擦了碰了什么的我不想找麻烦。管理人说知道了。

下午，突然从外边冲进来两个人，冲我们就嚷了起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客户来索赔来了，纳闷是谁这么牛B，自己就进来了？（日本规矩，没有让进是不能进人家房间的）马上就明白了，肯定是我们不愿和他们做车位邻居被他们知道了，跑来讨说法来了。再不解决，就得出钱买安宁了。

我一拍桌子：谁让你进来了，出去。再在这儿捣乱，小心我灭了你满门！

说完，那俩小子愣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向我鞠一个躬，“すみませんでした”（对不起），走啦。

怎么回事？原来，托我们那些在日本为爷爷奶奶报仇的同胞的福，他们可能把我们看成 CHINESE MAFIA 了。想想玩不过我们，只能认栽了。

日本的右翼，也就和咱们这儿的粪青差不多。

飞行着的石头和愤青

有一句名言“如果一块被扔出去的石头会思想的话，它也肯定会认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识在飞行”。

现在全国上下反日高潮方兴未艾，到处都是“只要反日就是有理”，但是在这些反日战士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日本的呢？

就说南京大屠杀吧，国人知不知道日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这是战争犯罪，即使极右翼也只敢在到底有没有 30 万人上做文章。据我所知，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就只有原民进党，现属民主党的西村一个人，石原慎太郎都没有否认过。

日本的教育，可能让国人很吃惊，是左派把持的。中小学教师的最大工会组织“日教组”是由日共控制的，他们否认天皇，否认自卫队，否认太阳旗，否认“君之代”（日本国歌）。这点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吧？日本没有“国旗国歌法”的，所以太阳旗，君之代在日本经常被扯皮。前年文部省要求学校的毕业仪式上要升国旗，唱国歌，遭到很多学校抵制，有不少校长被撤职的。

国人知不知道，在日本“爱国主义”这个词是犯忌的，谁都不敢用的。因为让人想起军国主义。

国人知不知道，日本入常其实只是小泉的政治秀，没人想入，就小泉想，小泉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上台以后却处处碰壁，内政搞不好，就只能在外交上玩玩了。小泉上台后的几次国政选举都是靠打北朝鲜绑架这张牌才如履薄冰地走了过来，现在这张牌打到头了，北朝鲜不可能再有让步了，怎么办？玩入常这张牌吧。

“军国主义复活”？那是笑话，看看地图就知道了，美军的横田基地在什么地方？就卡住了东京湾！日本人敢动？所以石原慎太郎作为东京都知事，看着横田基地就有火。有火也没办法。谁让你和老美去打的？谁让你不听山本五十六大将的话的？国人看到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受人尊敬可能会想到军国主义复活什么的。其实不然，山本五十六受人尊敬是因为他反对对美开战，而且准确地预言了战争的结果。因为山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知道美国的工业实力，美国是无法战胜的。

日本是只有战死的军人才能用方尖型墓碑，那个墓地里都有这种墓碑。看看上面的字就知道几乎全是死于二战的，每家都有人在国外战死，在国内被炸死。所以日本人最不能想象就是再和谁打仗。夏天8，9月份日本各地都有象中国庙会那样的节日，最后的高潮是游行，各大公司，民间团体出彩车，出乐队游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的是谁，国人可能猜不出来吧？猜不出来不要紧，看那牌子上的汉字，是个中国人都认识，“驻日美军管弦乐团”。我曾经问过不少日本人“看见他们烦不烦？”要知道驻日美军的费用是日本人买单的，每年每名美军要花费6000多万日元，就是60多万美元。日本人怎么回答？“不烦，有了他们就拥有了和平，不会打仗了。”

我不知道从那里看得出来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

日本人不肯正视历史？不肯向受害者赔罪？如果美国在南海撞机事件后的“I am sorry”就可以算是道歉的话，那么日本已经道过多少此歉了？田中首相，日本天皇，包括国人最恨的小泉，小泉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说了些什么可能国人都不会去记忆了吧？

89年欧美各国制裁中国，就日本没积极参加，不但不积极参加，而且还派天皇访华。这算什么？这不算对华友好？有人有要说了“那是想做生意”，可我要问了，你要别人怎么样啊？

歪曲历史，确实有歪曲历史的人，确实有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但是有多少人？日本是个民主国家，你不能不让别人说话，至于听不听是你的自由。所以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学校用了扶桑社的教科书的。

话说回来，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历史的呐？不说别的，抗战史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有几种版本？那个版本是真的？什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乾隆大帝”什么的是不是在歪曲历史？和坤是谁都知道的大贪官，雍正是大兴文字狱的暴君，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可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了。那算不算歪曲历史？对，那是文艺作品，没人把那玩意儿当真。可为什么就一定认为日本人拿扶桑社的玩意儿当了真？

20年以前，国人最恨的是苏修，苏联人最坏，最不是玩艺，中国所有倒霉的事全是因为有苏修在搞鬼。只要苏修完了蛋中国就好了。现在也一样，只不过苏修换成了日本。日本人最坏，最不是玩艺，中国所有倒霉的事全是因为有日本在搞鬼。只要日本完了蛋中国就好了。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

现在知道了，当年的恨苏修只是被人洗了脑，那么，现在呢？

经常有这种事：你所想的，不是你要想的，而是有人要你想的。

“入常”与日本政治的邪门

现在，关于日本的“入常”问题被炒的沸沸扬扬。

有人说，一旦日本申请入常成功，大街小巷一片欢腾，那是国人最不能忍受的。

我看不管能不能成功，起码“大街小巷一片欢腾”是不可想象的。想了半天，能够引起“大街小巷一片欢腾”的，可能只有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东证指数涨到三万日元（现在是11,370.69），或者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跌到二百比一（现在是107.7）。除此之外，想让日本人“一片欢腾”，不容易。

日本人的“无关心”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在开爱知万国博览会，知道的人居然不多，政府很低调，因为老百姓反对。为什么？因为将来赔的钱肯定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买单，这还不都是税金嘛。三年前的参议院选举，爱知县的一位无党派中年家庭妇女靠反对万博会作为口号，居然战胜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候选人而当选。仅仅当选是成不了全国新闻的，问题是后来她老人家又投靠了自民党。这一下选民不干了，投过她票的人联合起来告她，违反选举公约，要求法院判决选举无效，这才成了新闻。大家也都从这个新闻里面知道了“啊，还有一个什么万博会要在日本开”。

那场官司后来也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万博会也就被人淡忘了。直到前两天开幕了，大家才又想了起来：“啊，说到底还是办成了”。

日本人现在特别讨厌干那种事情，事情干完了不知道谁来揩屁股，大阪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日本最人气的新闻主持人久米宏就在他的“NEWS STATION”中就说“奥运会好，像过节似的，我喜欢。但自己来办，我反对。因为太累了。”

“入常”问题和万博会很相似，人们都不关心，甚至反对。其实日本想入常的提法有年头了，已开始还没想到入常，就想删去联合国宪章里面的那个“敌对条款”。联合国从一开始是五大战胜国讨论怎么惩治那三个混蛋的会议室，德意日是敌国，所以有一条敌对条款。日本是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以后才加入联合国的。旧金山和约也是一个扯蛋的条约，引起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的混账说法。这个责任在讲解时，有机会再说哪个话题。

删除条款怎么回发展到入常了呢？安理会有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由选举产生。说是选举，实际上是轮流坐庄，不太有落选的事的。有趣的是前几年有一次居然日本落了选，这一下日本人想不通了。我拿出来的钱最多，怎么我进安理会还有唧唧歪歪？（理论上美国人付钱最多，但美国人成天抵制联合国，有什么决议不和他的胃口，他就不付钱。日本人老实，要钱就给，所以他付得最多）我也要当常任理事国，皇帝轮流作，今年到我家！这才有了这个念头。

光有这个不管用呀，老大怎么看是最重要的。探了探老大的口气，正好老大那时候对联合国也是一肚子气。那时有一阵子美国有一种特别极端的论点，说联

联合国应该改革，常任理事国应该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其他的穷光蛋都不要了。这一下王八绿豆正好对上眼，话就从这儿开始了。

话归话，日本人也知道真的要干也不容易，所以历届政府都是想起来了说上一句，想不起来也就不说了。

到了小泉这儿，事情有了变化，小泉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上台的。可是为什么要改革，怎么改革，也是结结巴巴的讲不清楚。改革的成果在哪儿，也没人知道。小泉自己就亲口承认他是经济音痴，不会搞经济。

堤外损失堤内补，内政不行咱们玩外交。小泉上台后一直打北韩牌，也不知道他偷偷摸摸给了金二世多少好处，反正金二世和他配合得特别好。几次国政选举，金二世都帮助小泉颤颤巍巍地从独木桥上走了过来。

但是，金二世也要过自己的日子啊，让步让到了底线了，从此让不了了。可小泉也要过日子呀，怎么办，这才想起来了入常。

从去年开始的吧，入常入常什么的，才见诸政府要人的口中。伊拉克战争日本又出钱又出人，连印度洋上的英美军舰的油料也一手包了，光这一笔开支，一天就是十亿日元。加上这次安理会也太唧唧歪歪了，一点面子都不给，以后老大还要不要混了？所以老大鼎力支持。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好事多磨，这话一点不假，先是南韩闹，现在中国也开始了。老大毕竟是老大，想些什么不是做下人的能够猜得透的，这不，跑咖啡俱乐部去和一百多个国家一起去玩去了。赖斯的支持虽然音犹在耳，兑现不兑现，老大的事儿，说不准。

但是，对小泉来说，够了。他努了力了。日本文化中，PROCESS 往往比 RESULT 更重要。他努了力，天不从人，他也没办法。反正你总不能说他在混吃等死了。

可能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天真地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立国家，谁都知道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常任也罢，常常任也罢，就算是常常常任，也还是美国人的口，美国人的手，美国人的保险箱。反正说美国人的话，举美国人的手，掏出钱来跟美国人走。

打了败仗的人惨呀！

这就是日本人的想法。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所知道的一些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和日本人打过不少交道。也到过日本不少地方。

中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场战争”。

十几年以前，每见到一个日本人，几乎都会对你鞠一躬：“对不起，那场战争太对不起你们了，给中国带来了太大的灾难。”

有人也许会说，日本人到中国做生意，那还不是拣好听的说呀，要不然生意不就做不成了吗。

可是我说的，是我在日本出去玩的时候，随便遇上的日本人。

日本投降（日本人叫终战）的时候，日本的大陆派遣军还有 300 万人。（可以去参考冈村宁次回忆录）所以很多日本人到过中国，他们知道他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公平地说，现在 50 岁以上的日本人，大多数人对中国是有愧罪意识的。经历过战争的人不用说，战后的一代（日本叫团块世代）是日教组教育出来的，也就是受日共的影响相当深。反战思想是很浓的。

加上麦克阿瑟的思想控制，“战争就是罪恶”在日本人心里可以说已经扎下了根。年轻人虽然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的反战感觉，但是有很深的“不战”思想。

举个例子，去年我和几个日本人在一起看电视，北韩人质问题，金二世说有五个人还活着，但不肯放人。我就说了：绑架了别国公民还有说的，放不放？日本人问我：他就不放，你怎么办？我说：那就打呗。话音未落，几个日本人象看珍稀动物似地看着我，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有一个人说“你是在说战争？到底是中国人。”我这才注意到日本人的非战意识是多么强。

为什么日本人不想打仗，原因很简单，被打怕了

原子弹就不要说了，光 B-29 的空袭，就炸平了几乎全日本。我认识一位日本人，终战时在上海，是曹长（班长）。回国时，手下的士兵们犯嘀咕，说听说国内被炸的很厉害，回国后有没有饭吃。他家很有钱，说你们不要发愁，去我家吃饭，一年半载的没问题。他家在神户，回来的船正巧就到神户，大家都挺高兴。谁知道船快进港时他傻了。天哪，那还有家呀，只剩一片焦土，他还能认得出家才叫能耐呢。

他还算平安回来了的呢，在满蒙被老毛子俘虏的那才叫惨呢。被老毛子押到西伯利亚去劳改，死了一大堆不说，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也被结结实实地洗了一回脑，最后放回来了，下船时，举着红旗，唱着“国际歌”，雄赳赳气昂昂的。听着象笑话，却是真事。

也有当俘虏当出瘾的，我认识一位中学老师，他是在菲律宾被澳大利亚人俘虏的，押回澳大利亚去了，说吃的那个好呀，天天牛奶牛肉。最后将他们遣返回国时，谁都想赖倒最后一批。

有一次和日本人一起看老电影。菲律宾海海战的故事，名字忘了，有个日本舰长不肯弃舰，和沉舰共存亡，我在一边说，怎么那么傻呀，军舰可以再造，舰长就不好找了。在场的日本人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多亏这些死硬派死了，那战争还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喜欢说日本人不肯正视历史，真的吗？这几年国内终于回想起了70年前的那场战争，书店里的有关书也多了起来。但是说句老实话，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大同小异，引用的史料也无法认证，没有几本有价值的。人们喜欢批评郑浪平的“中日战争史”，但是又有那本比郑浪平写得更好的呢？不信，你只看国内的书的话，你能讲明白抗战史算你有能耐。

日本却不然，你去哪个图书馆，日中战争（我们称之为抗日战争，顺便说一句，日本人称甲午战争为日清战争）的书总有5、6书架，其中南京大屠杀的专门研究书籍都有满满一书架。很详细的。有史料型的，有反思型的，当然也有强词夺理型的。

我家老爷子退休后回老家，老家县政府托他写县志，老爷子写到抗战这一段写不下去了，没有资料。我说这段我来写，两个月就拿出来了。资料我一直在收集着的，我只要看到那本书上出现了我们老家的名字，肯定会复印下来的。现在只要整理一下就行了。至于鬼子干的具体坏事，我在老家插过几年队，听老乡讲过。现在加上具体资料，都可以指控到具体的部队。出书后老爷子还受到了表扬。其实老爷子对我“干鬼子活”（这是老爷子对我的工作的定义）很有微词，（原因在此就不说了，有空的话在下会另文说明）却又无法干涉。那次以后总算说了一句“干鬼子活有时也能派上用场”。

我不是专职研究者，无法提供具体的研究数据，只是在我接触到的普通日本人之间，我没有看到为那场战争评功摆好的。